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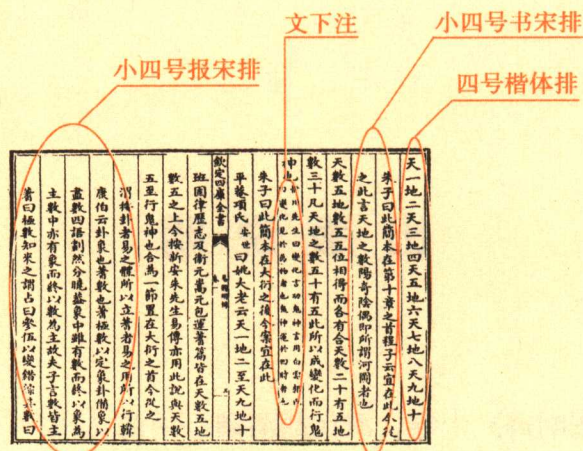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一、《易图明辨》十卷，清代胡渭撰。胡渭（1633—1714），字朏明、东樵，原名渭生，浙江德清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易图明辨》一书正式完成，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行。此书被学术界评为最详尽的研究易图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称其与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均可谓有功于《易》道矣”。胡渭于经学及舆地之学，有很大成就。主要著作还有《周易揆方》、《洪范正解》、《大学翼真》、《禹贡锥指》等。

二、此书的整理，底本选用《四库全书》本，参校以《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种。全书点校工作由谢路军教授主持，主要点校者为谭德贵先生（易学博士在读）。王芙丽、林冬子、周妍、刘长亮、李可新、董沛文等也参与了本书的点校工作。此书最后由谢路军教授统稿。

三、全书简体横排。文字、标点、人名、书名，按古籍整理通例处理。

四、为方便读者阅读，凡原书所要重点解释引用文字，一律以四号楷体字排版。凡正文文字，一律以小四号报宋排版。凡原书行文中注文，一律改为文下注。如下图所示：



五、凡点校者所加的校注，一律加“点校者注”四字以别原注。

六、凡书中所提到的易图，而原书并没有收入的，一一由编者补入，并以阿拉伯数字标识，并配以图说。如图一、图二等等。凡本书中自有之易图，统一以汉字标识，图说一如其旧。如图 1、图 2 等等。

九州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8 日

《易图明辨》题辞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圆之体，复姤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图，可也，安得有“先天”、“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

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就邵子四图论之，则《横图》义不可通，而《圆图》别有至理。何则？以其为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虽出于《易》，不过依仿而托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故吾谓先天之图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伊川不列于经首，固所以尊

圣人，亦所以全陈、邵也。观吾书者如以为西山之戎首，紫阳之罪人，则五百年来有先我而当之者矣。吾其可末减也夫！

康熙丙戌上巳

七十四叟东樵胡渭书于颍溪客舍

卷四 《易图明辨》

提 要

《易图明辨》十卷，国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肱明，号东樵，德清人。是书专为辨定图书而作。初，陈抟惟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

夫测中星而造仪器，以验中星无不合，然不可谓中星生于仪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经》，以验交食无不合，然不可谓交食生于《算经》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故《易学启蒙》及《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

然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庵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其说尤明。则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

说也。元·陈应润作《爻变易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辨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易学象数论》

定价：38.00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汉唐以来各家学术流派纷纷援《易》著书立说，到明清时期，易学体系已经十分庞杂。其中象数易学涉及天文、历法、音律、占卜等内容，尤其难治，被学者称为“绝学”。如何在纷繁的学术流派中寻找易道初旨？如何认知汉唐以来各家流派的演变、得失？《易学象数论》便是这样一本答疑解惑之书。本书作者黄宗羲，是明末清初学术泰斗、明清三大家之一。本书是他的易学研究的代表作，前三卷论象，后三卷论数，议论有据，辩论精详，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为“有功《易》道者”。



◆《易图明辨》

定价：32.00

易学的起源，便是始自伏羲的八卦图，而易学中的许多哲学思想，也都是用图来表现的。所以说，易图学是易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易图明辨》正是一部重要的易图学专著，它以时间为序，依次辩驳《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先天太极、龙图易数等，囊括了从宋代以来的所有重要的易图。不仅追溯了易图学说的历史源流，还涉及到了当时最新的易学理论，与《易学象数论》一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有功《易》道者”。



◆《易学基础教程》

定价：39.80

易学并不容易学。徊在易学大门外的易学爱好者们经常会觉得易学太过艰深，太难理解，甚至连经文都很难看懂，更不用说去体会《易经》的精妙之处了。这些困难，在《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面前，将迎刃而解。本书由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易学哲学研究”学科创始人朱伯崑主编，著者汇集了王德有、唐明邦、郑万耕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是一本真正的名家力作。本书不仅对易学基础知识作了通俗浅显的讲解，更采纳了最新的、公认的易学研究成果，特别适合初学者使用，是登易学之堂、体易学妙境的一把神奇的钥匙。



◆《周易入门》

定价：38.00

李一忻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易学研究者，他醉心治易四十余年，出版过许多深受读者好评的易学专著。《周易入门》是李一忻教授根据自己的多年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着重阐发义理，兼而论及象数。全书从最基础的知识开讲，逐字逐句讲解《易经》，既吸收了古今学术名家的解易成果，也有作者个人智慧的点滴积累。其中谈象、演数，阐理，莫不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读者如同亲身直面大师的教诲，是学易之人不可不读之书。



◆《周易折中》

定价：79.80

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人奉御旨修纂的《周易折中》一书完成。书成之后，康熙帝亲自撰写序言，对李光地的学问以及《折中》大加赞赏，并指出“折中”一名的由来是“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李光地是清初著名学者、文源阁大学士，此书又是奉皇帝御旨修纂，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易学权威书籍。经李一忻教授主持点校以及重新编排后，大大降低了对读者的古文水平的要求，也更加通俗易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集历代易学大成之作。



◆《周易集解》

定价：78.00

唐代的李鼎祚以及他的《周易集解》是易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价值，李鼎祚也凭借此书名垂千古，成为唐代易学两大家之一。郑玄、虞翻、荀爽、王弼、韩康伯、孔颖达等从汉魏至唐初三十九家易说，作者将其一一整理汇集成书，为后人研究汉易提供了最有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了方便读者，本书除了点校整理以及重新编排外，还依照经文顺序，逐条加入清代易学家李道平的疏文，更利于读者的融会贯通。



◆《周易内传》/《周易外传》

定价：68.00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学术泰斗、明清三大家之一。他研究易学主张求真务实，批判矛头直指佛老之学，与明清之际的“实学”一脉相承，领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是集明代易学研究之大成的学术经典之作，并且在训诂和释义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方法。解读先贤的哲理名言，感受各派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享受“开卷有益”的快乐！



◆《周易集注》

定价：68.00

《易经》包罗万象，足以让一个人穷尽一生去玩味、研习。明代著名的易学大师来知德就曾经在虬溪深山中隐居二十九年，潜心研究易学，著成《周易集注》一书，震惊《易》林，成就了“来易”之名。本书以象数阐释义理，以义理印证象数，使失去了一千多年的象数，又回到了“四圣”原处，因此被称为“绝学”。来知德本人也成为继孔子之后，唯一用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注释《易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因此世人又尊称他为“来夫子”。



◆《周易浅述》

定价:35.00

本书作者陈梦雷，是清初学术名家，受康熙之命主持编修《古今图书集成》，深得康熙赞赏，并获赐康熙亲题联句“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他也因此自号松鹤老人。本书的写作纲领为以“理、象、数、占”四者解易，颇有个人创见。书末附陈梦雷之友杨道声所作易图，依据潘雨廷先生所校定易图订正，图文参照，更加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周易述》

定价:68.00

惠栋是清代经学大师，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及其祖、父三代治易学，都是著名的经学家。惠氏一家三代传经，一时传为佳话。惠栋本人尤其专精于汉代易学，其代表作便是《周易述》。本书打破宋代以来易学常规，按照古本《周易》篇次安排，融会贯通汉代易学大家之说，一扫魏晋玄学空谈的风气，是乾嘉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易学著作。



◆《周易禅解》

定价:23.80

在义理、象数和古史解易的主要途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研究门类，这就是将入学与佛学相融合，以禅解易。以禅解易的首部佳作和代表作就是晚名高僧智旭的《周易禅解》。智旭是净土宗的重要传人，被后人推崇为净土宗九祖。同时，他也是禅易会通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本书行文灵动活泼，或者采用直陈式，或者采用问答式，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一代高僧的风范与智慧，在《周易禅解》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周易正义》

定价:58.00

《周易》成书后，历代出现的卷帙浩繁的注疏，其中最经典、最权威的，莫过于《十三经》中的注疏本《周易正义》。本书为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颜师古等奉唐太宗御召所作，是官方确认的科举用书，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易学从学派分立转变为学派融合并统一，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典籍。



◆《周易本义》

定价:25.00

朱熹是宋代经学大师，并在此后的历朝历代被学界奉为宗师。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都一直被尊为官方正统学说，在儒学界的影响力仅次于孔孟，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学界重视。宋代易学是汉代易学之后，易学史的另一高峰，这其中一个人令人瞩目的名字便是朱熹。他的易学代表作《周易本义》成书后，广泛流传，并一度成为科举用书。朱熹在本书中提出“易”的本源是卜筮，并从占筮的角度入手解释卦爻辞，可以说是还了《周易》本来面目。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他被誉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易学三书》

定价:68.00

《易学三书》，即《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是清代乾嘉时期经学大师焦循研究《周易》的代表作，书一问世，便引起当时学界的振动，被推崇为“石破天惊”之作。焦循因为运用自己独特的哲学方法来研究易学，被同时代的学者誉为“非汉，非晋唐，非宋，发千古未发蕴”。他的易学方法论的确立，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易学三书》在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易经》的必读之书。



◆《京氏易传解读》

定价:48.00

《京氏易传》为汉京房撰，吴陆绩注。京房是中国易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灾异解释卦象，推衍人事。京房学说一派在当时名声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京房何许人也？京氏易学有何独特之处，对后世又有哪些方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卢央教授的力作《京氏易传解读》找到。在这本书中，京房以及京氏易学以完整、具体、直观的形态展现在读者眼前，是深入研究京氏易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周易尚氏学》

定价:35.00

易学研究到了近代，由于一批易学大师独特的研究方向，已经出现了与古代易学截然不同的特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尚秉和，他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包含在《周易尚氏学》一书中。尚秉和是晚清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晚年着力研究易经，出版了多种易经专著。他解易着重于对易经象的阐述和发挥，以易象来讨论筮法，并通过对卦象的整理归纳和推衍，提出了相对完整而详细的卦象解说，自成尚氏易学一派，对易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经解析与致用》（修订版）

定价:32.00

古老的易学与现代科学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火花？让《易经解析与致用》告诉你。本书作者王以雍，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在专业领域内出版过多种重要专著。因为偶然的机缘进入医、易、佛、道、儒，从此潜心研究三十余年，笔耕不辍，将自身心得体会、现代科学理论与古老的《易经》智慧相结合，著成《易经解析与致用》一书。书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已经重印多次。



◆《杭氏易学七种》

定价:58.00

《杭氏易学七种》即《读易杂识》、《易楔》、《易数偶得》、《学易笔谈初集》、《学易笔谈二集》、《愚一录易说订》、《沈氏改正撰著法》七种著作，为近代易学家杭辛斋所作。作为近代科学易的先驱者，杭辛斋学贯中西，在《周易》象数的研究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应用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对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易经探源与人生》

定价:30.00

台湾易学大师吴秋文讲学于世界各地，推广易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实用化，着力以易法净化人间，以易学美化人生，以易理度化人心。本书是以吴先生在“国学研究会”、“台湾周易学会”《易经》班的演讲稿整理而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配以大量易图，与论说相互参照，更加便于理解。



◆《生活易经》

定价:20.00

本书是台湾易学大师吴秋文先生“易经生活化”的鼎力之作，以实用的《易经》风貌来展现其魅力，从生动活泼的生活小故事入手，深入浅出地讲解高深的易道真理，兼而论及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读来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释卷。迷茫者可以从中得到解惑，经商者可以从中得到安顺，治学者可以从中找到变化，执政者可以从中找到智慧。读《生活易经》故事，得易理名言启示。



◆《易书小语》

定价:38.00

除了释义说理,还有没有其他更轻松的方式来解读《易经》?答案就在台湾易学大师吴秋文的温馨关怀力作《易书小语》中。这是《易经》风貌的另一种展现,以白话哲理,隽永的生活小故事,感悟人生价值,探讨生命意义,带领读者进入无穷无尽的易道领域,体会无所不包的易道宗旨。即使没有易理基础的人,也能一览而悟。本书读来趣味盎然,让读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易道的无穷奥妙。



◆《增广校正梅花易数》

定价:49.80

邵雍,宋代象数易学的开山鼻祖,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称为“北宋五子”。他终生不为官,潜心研治易学,创立了先天象数易学一派,对易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梅花易数》主要讲述了象数义理、体用生克、占断总诀、字画指迷、拆字杂编等。着重突出的是《周易》的“简易”原理,将《周易》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由于注重实用功能,本书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增广校正梅花易数》对之前出版的《梅花易数》作了多处校正,并增加了许多易图、易理解说、基础知识讲解等内容,更加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



◆《易经的智慧》(彩图版)

定价:28.00

这部雅俗共赏的易学著作是国际易学联合会特邀教授殷岳、殷珍泉父女的力作。它以生活中平凡的小故事为引,将《易经》的源头活水引入现代人的心田,唤醒人们被压抑的想象力。其中妙语微言,令人如沐春风,如听家常,处处透着作者温情的关怀,能由作者之悟开启读者之悟,从而引导人们回到《易经》的本真。

目录

《易图明辨》题辞	
《四库全书提要》	
易图明辨卷一	
河图洛书	1
易图明辨卷二	
五行	29
九宫	37
易图明辨卷三	
周易参同契	47
先天太极	77
易图明辨卷四	
龙图	83
易数钩隐图	95
易图明辨卷五	

启蒙图书	107
易图明辨卷六	
先天古易上	125
易图明辨卷七	
先天吉易下	145
易图明辨卷八	
后天之学	169
易图明辨卷九	
卦变	179
易图明辨卷十	
象数流弊	209

目录

扬子玄图	35
明堂九室图	40
太一下行九宫图	44
地承天气图	51
月受日光图	52
后天卦离南坎北图	53
先天承乾上坤下图	53
天地日月图	54
乾坤坎离图	54
木火金水图	55
八七九六图	55
乾坤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	56
坎离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	57
既济未济反对一升一降图	58

屯蒙二卦反对一升一降图	58
周易参同契金丹鼎器药物火候万殊一本之图	59
水火匡廓图	61
三五至精图	63
参同契纳甲图	87
汉上纳甲图	68
新定月体纳甲图	69
天地自然之图	78
古太极图	80
太口氏授龙马负图	96
河图两仪	97
河图四象	97
河图八卦	98
洛书五行生数	99

目录

洛书五行成数	100
蔡氏河图	114
蔡氏洛书	115
伏羲八卦次序	127
伏羲八卦方位	138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147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151
文王八卦次序	171
文王八卦方位	174
易外别传先天六十四卦直图	199

易图明辨卷一

河图洛书

1

《系辞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朱子曰：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

草庐吴氏（澄）曰：气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天有雷风日月，雷风，气也；日月，象也，言象可以兼气。地有火山泽，水火，质也；山泽，形也，言形可以兼质。鸟兽之文谓动物，地之宜谓植物，身就人而言，物该服食器用而言。神明，天地之气象形质，妙而可测，显而可见者也。德若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及鼓之、散之、润之、晷之之属。万物，凡动植人器皆是。情，犹言其意义也。

渭按：《易》之为书，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画，上画为天，下画为地，中画为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观而得天道，

俯观而得地道，中观于两间之万物而得人道。三才之道，默成于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为六十四。所谓兼三才而两之也。言八卦，则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观下文所举离、益、噬嗑等，皆因重之，卦可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备于此。《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河图》之象不传，故《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起藁，^① 则又首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

右论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图书。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云：宜在此。今从之。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②

朱子曰：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案：宜在此。

平庵项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历志》及卫元嵩《元包运蓍篇》皆在“天数五、地数五”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传》亦用此说。与“天数五”

^① 见《宋史·儒林传》。

^② 伊川先生曰：变化言功，鬼神言用。白云郭氏曰：变化见于万物者也，鬼神运于四时者也。

至“行鬼神也”合为一节，置在“大衍”之首。今从之。

渭按：卦者，《易》之体，所以立。蓍者，《易》之用，所以行。韩康伯云：卦，象也。蓍，数也。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四语划然分晓。盖象中虽有数，而终以象为主。数中亦有象，而终以数为主。故夫子言数皆主蓍，曰“极数知来之谓占”，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凡此类，无一不以蓍言，而此章尤为明白。举天地之数，正为大衍之数张本。其曰五位者，即五奇五偶，非指天数之中五。一、三、五、七、九同为奇，二、四、六、八、十同为偶，是谓五位相得。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一奇一偶，两两为配，是谓各有合。于五行、五方曷与焉，于天地生成曷与焉，于《河图》、《洛书》又曷与焉。

又按：章中言数者三，一曰“天地之数”，二曰“大衍之数”，三曰“万物之数”。盖天地之数，为大衍之法所自出。而万物之数，乃二篇之策适相当耳，于画卦全无交涉。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为伏羲所则《河图》之象，夫子何难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图》也。而顾瘦辞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推测邪！至其后章，虽言《河图》而与《洛书》并举，且与神物、变化、垂象比类而陈，文势语脉，遥遥隔绝，又安见此《河图》者，即前五十有五之数邪？

或问：五位以蓍法言之，其相得有合之实，亦有可见者乎？曰：有。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二则右亦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亦四，非奇与奇相得，偶与偶相得乎？二变、三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

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非一奇一偶，两两为配而各有合乎？若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合，而为天地生成之数，水、火、木、金之象。此后世五行家言，岂《易》之所有哉！

右论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①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②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③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④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⑤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

① 兼山郭氏曰：凡数有母、有法、有实。蓍之母，四十九是也。蓍之法，四是也。蓍之实，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是也。数有是母，必有法以用之，然后得是实。三者关一，则蓍道绝矣。此圣人幽赞神明之道也。白云郭氏曰：是三者之数，莫知所立之后先。谓四十九为先乎？则非法之四，亦不用四十九矣。谓法之四为先乎？则非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亦不用法之四矣。故三者之数，一有一无，则蓍之道不立；一先一后，则蓍之用不成。惟同有同立，莫知先后，故其数一本于自然，如环之无端，虽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② 朱子曰：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间，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别起一挂也。又曰：挂一岁，右揲二岁，扚三岁，一闰也。左揲四岁，扚五岁，再闰也。

③ 韩氏曰：阳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白云郭氏曰：九、六，天地之数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于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④ 朱子曰：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未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闰，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

⑤ 二篇谓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

卦。^① 八卦而小成。^②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③

朱子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

按：大衍之解，康节云：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汉上》云：小衍之五，参、两也。大衍之五十，则小衍在其中矣。此说近是。五十非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盖古之立数者，凡畸零不用，故于五十五数去其五，亦犹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去其畸零，以为三百有六十也。且蓍草之生，一本百茎。中分之，得五十。彼此参会，皆由自然。及其用也，则又止四十有九。王弼云：一不用，以象太极。妄也。诸家穿凿附会，尤无理。唯郑康成云：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是为正义，而李泰伯、郭子和宗之。^④ 此正所谓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损益者。又何必以《河图》太极之五一为蓍法之所自出乎？

① 四营，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易，变易也，谓一变也。三变成爻，十八变则成六爻也。

② 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

③ 引伸、触类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④ 子和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是，则不必四十九。数以四十五、四十一，皆初揲非五则九，再揲、三揲非四则八矣。岂独四十五、四十一为然哉！自三十以上论之，则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与四十九数为母者无以异。独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数，故蓍数四十九为不可易之道。可易者，非圣人之法也。

萧山毛太史（奇龄）《河洛原舛编》曰：间尝学《易》淮西，见郑康成所注大衍之数，起而曰：此非《河图》乎？则又思曰：焉有康成所注图，而汉代迄今不一引之为据者？则又思大衍所注见于李氏《易解》者，干宝、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并无《河图》之言？则又思康成所注《大传》，其于“河出图”句，既有成注，何以翻引入春秋纬文，^①而不实指之为大衍之数？于是恍然曰：图哉！图哉！吾今而知图之所来矣。抟之所为图，即大衍之所为注也。然而大衍之注之断非《河图》者，则以《河图》之注之别有在也。

大衍之注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东；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阳无耦，阴无妃，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②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③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④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⑤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⑥而大衍之数成焉。则此为注，非即抟之所为图乎？康成但有注而无图，而抟窃之以为图。康成之注即可图，亦非《河图》，而抟窃之以为《河图》。其根其柢，其曲其里，明白显著，可谓极快。然而赵宋、元、明，千年长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说有二。

一则世之言《河图》者，亦皆知大衍之数，然第以为《河图》之阳二十五点，《河图》之阴三十点，与大衍之数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数相合已耳。

① 《河图》九篇、《洛书》六篇。

② 一、六在北。

③ 二、七在南。

④ 三、八在东。

⑤ 四、九在西。

⑥ 五、十在中。

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为水为火，能方能圆，有单有复，按之可为形，指之可为象，则《河图》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数，其为形为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长夜。二则魏晋以后，俗尚王学，^①而郑学稍废，其所遗注，第散见于《易》、《诗》、《书》、三《礼》、《春秋》疏义，及《释文》、《汉书》、《文选》诸所引注，而迄无成书。故唐惟李鼎祚略采其注于《易解》中，而其在他书，则惟王氏应麟复为汇辑而补于其后，此在刘、邵言《易》时，皆未之见。今转得其说而不言所自，或亦转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则冥冥矣其长夜。

二乃幸而得白，显有从来，但当名之为《大衍图》，非然，则名《天地生成图》；非然，则名《五行生成图》，而断断不得名之为《河图》。浸假《河图》即此图，则此图固康成所注者也。其于《大传》“河出图”下，何难直注之曰：所谓《河图》，即揲蓍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龙图》，发其书九篇，则岂非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乎？

《原舛》云：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二句真千古格言。顾其说，犹有不尽然者，余不可以无辨。

谨案：大衍者，揲蓍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数，出于天地之数，而非即天地之数。盖天地之数，《易》与《范》共之，凡天下之言数者，未有外于此者也。大衍之数，则唯《易》有之，《范》不得而有之也。康成注“大衍”与“四象”，皆本《汉书·五行志》，《志》据刘向父子《洪范·五行传》，以

① 谓王弼。

推灾异，其所引左氏陈灾传说。盖刘歆取《大传》之六、七、八、九、十，以续《洪范》之一、二、三、四、五，而为生成妃牡之数，意主《洪范》，初不为《易》而设。即其末举坎、离二卦，亦以证水为火牡，火为水妃云尔。终于大衍无涉也。唯《律历志》言备数则引《易》“大衍之数五十”，言钟律则引“参天两地而倚数”，言历法则引“大衍之数”“四营之象”，而以天地之数终焉。大抵《五行》主《洪范》则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历》主大衍，则附以《春秋》而不及《洪范》。考厥源流，区以别矣。故刘说虽未尝有图，而图实在其中。藉今绘以为图，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图》或《五行生成图》，而断断不得名之曰《大衍图》。何也？蓍无五行，无方位，无生成，无配耦也。

今试就筮法而按之：自四营成易，以至十八变而成卦，格中之所陈，版上之所画，孰为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邪？孰居北而为水，居南而为火邪？方者、圆者、单者、复者，皆安在邪？而《原舛》云：大衍之数，其形其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窃之为《河图》，则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圆、单复，一一不爽，如宋人之所说矣。幸彼不见郑注，苟见之，则援以相证，更增一重金汤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数”终不得为《河图》者，则以《大传》无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不可以画卦也。毛公惟知数不得为图，而不知“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不可混而为一；惟知衍不得为画，而不知郑注乃刘氏《洪范》五行之数，非伏羲大衍四营之数也。长夜始旦，明尚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无辨也。

总之，康成以九篇为《河图》，久已认贼作子，而复据生

成配偶之数以注《易》，遂为伪关《易》之嚆矢，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于抟乎何尤？毛公恶宋太过，故其立言往往刻于宋而宽于汉，夫岂平心之论与！

右论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刘氏（禹锡）《辨〈易〉九六论》曰：一行《大衍论》云：三变皆刚，太阳之象，三变皆柔，太阴之象；一刚二柔，少阳之象；一柔二刚，少阴之象。

东坡《苏氏易论》曰：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乾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①为主，故乾之男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老阳、老阴者，乾、坤是也。少阴、少阳者，乾、坤之子是也。

汉上朱氏曰：乾，老阳也；震、坎、艮，少阳也；坤，老阴也，巽、离、兑，少阴也，故四象生八卦。

平庵项氏曰：凡《系辞》之称八卦者，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变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称之。

虚斋蔡氏（清）曰：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该六十四卦者也。故继之以八卦定吉凶。

《仲氏易》^②曰：此为揲蓍三致意也。夫只一揲蓍，而本乾坤，而前民用，至于如是。是故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数，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说文》：极，中也。屋极谓之中，言不分于一隅也。崔憬云：舍一蓍为太极是也。而于是分之为二以象两，则是太极生两仪也。李氏《易解》只四十九数，而未分为太极，分之

① 上声。

② 萧山毛锡龄，字天与，善言《易》。早卒，其季奇龄述之，为《仲氏易》。

为阴阳，是也。而于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则是两仪生四象也。虞翻谓四象即四时，是也。而于是一扚再扚，再变三变，而八卦成焉，则是四象生八卦也。荀爽云：四时通变，为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则大业即于是生，而况其他乎？所谓生生之谓易，如是矣。其不及挂一象，三归奇象闰者，略言之也，犹后文只言象四时也。

旧以“太极”，“两仪”泛指天地，则于“易有太极”、“易有四象”，两“易”有不合。一、谓是伏羲画卦时。则画卦是作卦，不是生卦。《系辞》凡言生，如生变化，生吉凶、生情伪、生利害，皆是筮卦，非画卦也。二、伏羲画卦是由乾而坤，而六子，而因重以至六十四。夫子本辞自言之，并无由一而二而四之法。三、太极只中而不分之义，而为图为说，聚讼不决，此必不可为训者。四、四象从来无解。五、且后文明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与下“所以告”，“所以断”同。若指画卦言，则阴阳老少但画时取资之象，谓可以示世、告世、断吉凶乎？

蠡吾李刚主（堪）《与毛太史（奇龄）讯〈易〉书》曰：“易有太极”一节，先儒旧说，反复思之不解。以两仪为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岂天地生天地乎？若以两仪为阴阳，则乾坤，阴阳也，亦阴阳生阴阳矣。一不解也。四象为木、火、金、水等说，先生辟之详矣。况乾、坤之上，先儒以太极为主宰，尚有理，若又有两仪、四象，则乾、坤之上，不容有许多物件也。二不解也。《系辞》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则易者，从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乃言易有太极，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先生直以太极为乾，两仪为乾、坤。各三，而成八卦。堪亦未了然。今忽从先生解“夫《易》何为”句，谓阐大衍五十之数，生一妄解：

谓太极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① 两仪者，分而为二以象两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也。^② 八卦统六十四卦而言，四揲十有八变而成之者也。言《易》大衍之数，递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趋吉避凶，而大业以生，仍阐明揲蓍之故也。不言挂一归奇者，即在两四之内也。观前文有兴神物以前民用，后文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龟，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似仍阐大衍之数者。惟先生教之。^③

四象，余旧主东坡、汉上之说。乾、坤为老阳、老阴，三男三女为少阳、少阴，盖以四象即八卦，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岁庚辰客京师，因金索公得交于李君。晨夕过从，间以此说就正李君曰：八卦原该六十四卦，但经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即八卦，是八卦生八卦矣。似难通也。因出《讯易书》并《仲氏易》以示余，余参酌其说，而为之解。

谨按：“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节上文曰：“蓍之德，圆而神。”而继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是卦爻即揲蓍之所得，非《易》书已然之画也。故又曰“神以知来”；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皆指蓍言也。故唐一行以三变皆刚为太阳，三变皆柔为太阴，而朱子释此节，亦兼主揲蓍。《讯易》之解良是。但以分而为二为两仪，揲之以四为四象，则其义犹未惬当。

盖分而为二，不过分四十九策为左右。即不舍一为太极，其将不可分乎？安见此两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过以

① 唐崔憬有此说。

② 先儒以四象为老阳、老阴、少阳，少阴，然亦揲之以四中事也。

③ 《仲氏易》旧主卦，后改主蓍。李未见，故有此讯。毛惊其暗合，答书大称赏。

左右手四四而数其策。即不分而为二，其将不可数乎？安见此四为两之所生乎？且太极，形而上者也；两仪、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则两仪、四象亦必粲然成列。当分二揲四时，正在手中般^①运，其所谓天地三才四时再闰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两仪、四象，则参伍错综之余，通变而成文者也。四营未毕，格中无奇耦之数；三变未终，版上无老少之爻，又安见为两仪四象哉！展转寻绎，终未豁然。

窃意所谓太极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即是太极。迨夫四营而成易，合挂扚之策，置之于格，或五、或四，则为奇；或九、或八，则为偶，是谓太极生两仪。至于三变而成爻，画之于版，三奇为□，曰老阳，三偶为×，曰老阴；一奇二偶为一，曰少阳；一偶二奇为——，曰少阴，是谓两仪生四象。至于九变而为三画之小成，十八变而得二体之贞悔，是谓四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谓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趋而凶者避，是谓吉凶生大业。故下文结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脉络分明，辞旨融彻，其为揲蓍之序也何疑。

总之，四象二字，苦无定说。今既主一行之刚、柔、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与单称象者不同。单称象者，即《易》书已然之画，“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则蓍策过揲之数，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两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为圣人画卦自然

① 同“搬”。点校者注。

之次第，以后“四象”为揲蓍所得阴、阳、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岂容有二解哉！太极、两仪、四象之递生，其为揲蓍之序，益洞然而无疑矣。

解成，以复于李君。李君答书曰：拙解虽成，然清夜思之，尚未自信。以舍一分二揲四是相连之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真是相生之序矣，真是生生之易矣，何快如之。

此节于图书之义，似乎差缓。然《钩隐》，《启蒙》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悉附会于图书，传习已久，世莫敢违，故详著其说以明此节与图书无涉，且与画卦亦无涉，而“先天”八卦次序之谬，因以见云。

右论太极两仪四象非图书之所有。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①天地变化，圣人效之。^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④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程氏遗书·入关录》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岂不作？大抵须有发端处。如画卦，因见《河图》、《洛书》。果无《河图》、《洛书》，八卦亦须作。

紫岩张氏（浚）曰：“天生神物”，谓蓍龟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是也；“圣人则之”，以明易之象数。“天地变化”，谓阴阳

① 秀岩李氏曰：《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生每百茎。汉儒之说如此。今犍为郡田野间生此蓍草，一本百茎，绝无余支。愚亲观之，但长可二尺余，不尽如先儒之说，问诸土人云：其生亦如常草。但一本百茎，此为异也。

② 汉上朱氏曰：天地变化，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故圣人效之。

③ 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之以象，吉凶见矣，故圣人象之。

④ 朱子曰：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之消息盈虚，往来进退者是也；“圣人效之”，而为六十四卦。“天垂象”，谓天之经纬错杂，纵横昭著者是也；“圣人象之”，而为三百八十四爻。夫易之象数卦爻，圣人皆得于心。而必参之天地者，盖圣人与天地之心相似，其爱人之心，未尝不同也。然天欲雨，山川必先云气，况《易》之兴也，岂无先至之祥乎？是以圣人必终之以“河出图、洛出书”，而又则之者，其则皇天以兴其《易》者乎？又况“河图不出，吾已矣夫”！孔子尝有是叹。“九洛之事，治成德备”，庄周尝有是言。“圣人则之”，度其时以卜其道之将以兴也。而郑康成溺于纬书，乃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又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此皆芜秽圣经者矣。甚至以神物、变化、垂象、图书为四象，此尤不经，学者不可以不辨。

按：此言圣人作《易》，准天地万物之理，而未尝自用其私智。蓍草一本百茎，中分为五十，而大衍之数以定，四营之法以立。是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变化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圣人效之之事也。日月五星，天之垂象也。顺序而行，则示人以吉；薄蚀陵斗，则告人以凶。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使占者知所趋避，所以象之也。河、洛者，地之中也。圣人兴，必出图书。伏羲则之以画卦，文王、周公则之以系《彖》《爻》，而开物成务之道备矣。上三者，无时不有；图书则旷世而一出，故未言之。观下文“系辞”与“四象”并举，则此实该三圣之事，不必专主伏羲，亦不必谓《洛书》禹时所出，于《易》无与也。

《易》有筮无卜，而卜筮者蓍龟并言。伏羲所则者，《河

图》也，而并及《洛书》，学者疑之。蔡季通云：《易》岂存龟卜之法乎！亦言其理无二而已。愚窃谓上文虽著龟并言，而此但云“神物”，即专指蓍，亦无不可。图书原不止羲禹时出，汉《五行志》刘向曰：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诏曰：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李寻传》对灾异曰：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沟洫志》谷永上言：河，中国之经渚。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由是观之，历代有道之君皆受图书，非独羲、禹时出也。《河图》象也，故则之以画卦；《洛书》，文字也，故则之以系辞。《河图》，非必八卦，《洛书》，不尽九畴也。墨子言周文王时，河出录图。故《易纬·乾凿度》有“入戊午蓍二十九年，受录应河图”之说。沈约《宋书·符瑞志》云：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凤凰见，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荣光幕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玄龟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其言自周公至于秦汉盛衰之符。此皆本诸纬候，殊不足信。然《汉书》言之凿凿，夫子亦有叹蓍之思，是图书必非不再出之物。安知文王、周公不有所则，以系《彖》、《爻》乎？紫岩以图书为《易》兴先至之祥，正与夫子“凤鸟”、《河图》并举之意相合。《大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则二圣系辞，亦当有先至之祥，《易》兴于中古，岂徒以姜里东山忧患之故哉！

《易》将兴，而图书出，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图书出，而《易》遂作，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记》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蓍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圣

人一天而已，时至事起，何容心焉。

郑氏（玄）《易注》曰：《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①

邢昺《〈论语〉疏》云：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字。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今案：《史记》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此即所谓录纪兴亡之数。盖图讖之术，自战国时已有之。汉武表章圣籍，诸不在六艺之科者，皆不得进。及其衰也，哀平之际，纬候繁兴，显附于六艺，而无所忌惮。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② 康成号一代儒宗，不能违众而独立，乃据此以注《易》。信如所言，则伏羲画卦之本，变为录纪兴亡之数，而《河图》亦是文字，《洛书》且非九畴矣。妖妄不经，莫甚于此。故参同契之流，得乘隙而起。以“九宫”之数，纵横十五者，冒《河图》之名，而稍近于理。世莫能辨。向使东汉诸儒，不为纬候所惑，绍先正之传，而更为之发明，彼方技家言，安得窜入于吾《易》而乱圣真、欺来学也哉！噫！是康成之过也。

河洛九六之说，至今犹有为彼所惑，而迁就其间者。黄氏《象数论》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者，仰观于天

① 《隋·经籍志》，《纬书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② 其事秘密，故称内。

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俯察于地也。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愚窃谓伏羲之世，风俗淳厚，岂有山川险易之图。结绳而治，岂有户口阨塞之书。且举河洛以该四方，未免曲说，改出为上，尤觉难通矣。毛氏《原舛编》曰：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郑康成注《大传》，引《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则直指为简册之物。此汉代近古，似乎可案者。夫纬书，六经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释经，侮圣已甚，后儒不能鋤而去之，而反为之灌溉滋长焉。其何以息邪而闲道乎！

杨雄《覈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①

《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

按：此谓图书并出伏羲之世。杨雄与刘歆同时，而其说之互异如此。盖伏羲受《河图》，经无明文，即无以验《洛书》之果不出也，故诸儒各据所见以为言。然夫子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上古，谓包牺神农；后世圣人，则黄帝也。许慎《说文·序》曰：神农氏结绳而治，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乃造书契。又《河图玉版》曰：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孝经援神契》曰：奎主文章，仓颉效象，洛龟曜书，垂萌画字。则书契兴于黄帝之

^① 见李善《文选注》。

世，仓颉感《洛书》而作明矣。^①伏羲时未有书名，洛之所出，安得称书？子云亦未深考耳。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宓戏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张衡《东京赋》曰：龙图授羲，龟书畀姒。

按：禹受《洛书》，不可谓无其事，然不自禹始也。据《河图玉版》，挺辅佐黄帝、尧、舜时，洛已出龟书矣。亦不自禹止也。据沈约《宋书·符瑞志》，成王周公时，洛又出龟书矣。《河图》不止羲受，《洛书》亦不止禹受，故夫子并举以赞《易》。

吴草庐云：大抵周后汉初，儒家专门之学，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辞可记诵者，有传，无文辞不可记诵者，无传。五经皆存，而独《乐》之一经亡，三百五篇诗皆存，而独笙诗六篇亡，盖以无文辞可记诵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止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是以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

渭按：自秦禁学，口说流行。汉初，挟书之律未除，凡无文字可记诵者，儒家或逸而不传，亦未可知。然《易》又与它经不同，秦以为卜筮之书，独不在禁中。使果有“先天古《易》”、《河图》、《洛书》，不妨公行于世，何竟无一人知之？且草庐谓儒家无传，其意以为独养生家传之耳。汉《艺文志》道家之外，又有房中、神仙、方技诸家，皆不以记诵为事，能传《河图》、《洛书》者也。彼纵私为养生之术，岂

^① 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显背《大传》，不可从。

遂不知为包牺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黄老，而创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经。儒道二流皆其所尚，真千载一时也。苟出所藏以为人主长生久视之助，且明指为《河图》、《洛书》，以附四圣人之《易》，而立于学官，其道将由是大光，奚为终秘而不出乎？宋世之所传，其非古之《河图》、《洛书》也明矣。

昔张平子言纬候虚妄，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彼谓龙衔一片之甲，龟负一卷之书者，固不足信。而宋以后图书之说，亦复与画鬼魅无异。盖东序之《河图》，天锡之《洛书》，世无其器，任意写之，无所不可。故或云九图而十书，或云十图而九书，或刳方而使之圆，或引圆而使之方，或作阴阳相含之象，^① 或为白黑相间之形，^② 或言蜀隐者之秘授，^③ 或称武夷君之真传，^④ 而其所载之以出者，则曰：马之旋毛如星点，龟之甲坼如字画。或又云：马毛似连钱之文，龟甲是绀瑁之点。至近世丰坊，谓龙駟之革，斃于武库，其

① 罗愿以一圈为《河图》阴阳相含，言出于青城山隐者。见《宋文宪集》。蒋公顺云：当以《先天图》为《河图》。即此。

② 郝经尽废先儒之说，自画一圆为白圈、黑圈，与五相间而为十。以白为天奇，以黑为地偶，取三奇为乾，三偶为坤，其余卦取之亦然。见刘因《河图辨》。

③ 赵抃谦《六书本义》云：《天地自然之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毛氏《原舛编》云：蜀山隐者、青城隐者，及箕叟、蓍翁之徒，总暗昧不可考。从来无名氏，皆是寓言，不必有人者。君平、季主，皆蜀隐君子，亦皆言《易》，何必无名也。

④ 谢枋得有一图，仿佛八卦，作坎、离中画交流，谓之“真河图”。袁清容曰：谢先生题于建安，得图书于彭翁。彭得之武夷君。《原舛编》云：此即魏伯阳诸家抽坎填离之术。

象传于石经。^① 朱谋玮谓《河图》世藏秘府，宋徽宗始出示中外传写。^② 而涎谩斯极矣。

夫画工之写鬼神，虽天容道貌，吾犹不敢信以为真，而况夔虬罔象，变相迭出者乎！易道至此，亦阳九之阨，百六之会也。迂谈僻论，愈出愈奇，矫诬上天，芜秽圣经，何怪乎欧阳永叔、司马君实、姚小彭、项平甫、袁机仲、林德久、赵汝棋、王子充、归熙甫、郝仲輿诸人之欲屏绝图书也哉。虽然，《河图》、《洛书》，古实有其事，后之君子不信河洛五九之篇，方圆九十之数可也，并夫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者而疑之，则过矣。

右论图书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

《书·顾命》曰：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孔氏（安国）曰：“大训”、“虞书”、“典谟”、《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典谟”皆历代传宝之。

《论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何晏《集解》：孔曰：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河图、八卦。

① 坊伪撰《石经正音》，有一图为《河图》，其说云：包羲之世，龙骊出于荣河，背上旋毛，有此图象，历世相传。至晋元康五年，武库火，骊革烬焉。其象传于石经，宋藏之秘府，而清敏公手摹之。清敏，坊远祖稷也。《晋书·五行志》：元康五年，武库火，王莽头，孔子履，汉高祖断白蛇剑，一时荡尽。坊因而附会，以为骊革之烬，亦在此年也。

② 谋玮著《易象通》，有衍《河图》：一太极，二两仪，三四象，四八卦，俱作圆圈。盖解剥希夷古太极体而为之。其说曰：三代以来，厥图世藏秘府，学者莫得而窥。逮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中外传写，迄今寝失其旧。以故学者舍《河图》，而造太极，昧四象，而赘五行。位置颠冥，方物舛谬。

《礼记·礼运》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

郑氏（玄）曰：《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也。

孔氏（颖达）曰：按《中候·握河纪》注云：龙马，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①

东坡苏氏曰：夫《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耳。《河图》、《洛书》，岂足怪哉！^②

厚斋王氏（应麟）曰：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曰：见于《易》，著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曰：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

一卷之书，亦必有师，尊所闻，行所知者，弟子之职也。然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故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夫入室操戈，固非师之所望于弟子；而义苟未安，则为弟子者，虚心平气，以待公论之自定，未为不可。彼一闻异议，辄疾之如仇，欲执兵而掊其后者，亦非君子之道也。苏、曾不阿所好，其与世之党同门，妒道真，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相去远矣。

山阳阎徵君（若璩）曰：“凤鸟”、《河图》，皆为帝王盛世之

① 或云：《周礼》：马八尺以上曰龙。出于河，犹汉武时天马出渥洼水也。

② 《魏志·管宁传》：青龙四年辛亥，诏书。张掖古川涌溢，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宅于川西，巖然盘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王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盖隆亦以此石为《河图》之类也。

应。故《礼》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车”，与《马图》并言；《书》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时而并陈。原不必定伏羲时出，只缘《集注》如是，加以世多欧公之徒，不信祥异，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见之物也者。不知《河图》黄帝时亦出，尧、舜、禹时叠出，成王、周公时又出，载诸史志。即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书，有龙驹生于九峰山下，龙首马身，状若负《河图》者。父老来致贺于元晦，以为与麟至同符。谁谓天人相与之际，不有冥通者邪？

《魏志》：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高贵乡公折之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此妄谈，不足深辨。玉海姚信曰：连山氏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①王洙曰：《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②二说互异。汉上朱氏曰：斯乃杜子春之所凭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从传者异耳。梁武攻之，涉于率肆。仲尼曰：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圣人受命，必有符瑞，若图不再出，无劳叹僊。此言良是。然历代所受《河图》，岂必皆为卦画之象，而则之以作《易》，蒙有猜焉，未敢尽从也。

按：《顾命》东西序之所陈，类皆玩好，唯“大训”、《河图》为载道之器。周官天府，总谓之大宝器。祭祀陈之，示

① 姚信，三国吴太常卿也。《周礼疏》云。案《世谱》等书，神农一曰连山氏、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并是代号。

② 洙字原叔，著《易传》十卷。

能守；丧纪陈之，示能传也。《河图》非必伏羲时出，犹凤鸟不独舜时来仪。然孔安国注《论语》云《河图》、“八卦”，而《书·顾命·传》则直指为伏羲之《河图》。姚信亦云：伏羲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朱子固有所本，非杜撰也。但《河图》不知载在何物，历数千年，至周而尚存。

据《礼运》为《马图》，则《中候》云“龙马衔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庶几近之，而其所谓甲者，终不知为何物。据曹魏时张掖出石图，有八卦之状，高堂隆以比东序之世宝。则《河图》当为石类。俞玉吾（琰）云：天球，玉也。《河图》而与“天球”并列，盖玉之有文者。然则“赤刀”，金也。“大训”而与“赤刀”并列，亦将为金之有文者乎？又有据“大训”为简策，以证《河图》之亦为简册者。则《纬书》九篇之说，不为诞妄矣。纷纷推测，终无定论。然《河图》藏诸天府，不知何时遂亡。初意秦昭襄王取周九鼎宝器时，《河图》并入于秦。及项羽烧秦宫室，与府库俱为灰烬。此其所以不传也。今年客京师，与四明万君季野（斯同）论及此事，万君曰：幽王被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诸大宝器必亡于此时。《河图》，无论后人，恐夫子亦不及见。余闻而韪之，顷检《周本纪》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赂即珍宝货财也。可见《河图》实亡于此时。故自平桓以下，凡《顾命》所陈诸宝器，无一复见于传记。而王子朝之乱，其所挟以出者，周之宝珪与典籍而已，天府之藏无有也。^①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苋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夫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

① 宝珪典瑞所掌典籍，太史掌之，并非大宝器。

“疑者，丘盖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数，夫子未尝指为《河图》，故自汉魏以迄隋唐，言《河图》者，或以为“九宫”，或以为“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数为《河图》者。《乾凿度》、《参同契》虽皆以“九宫”为《河图》，而终不敢摹一象名之曰《河图》，以附于其书。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汉景帝云：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今言《易》而不言《河图》，亦未为不知道也。

右论古河图之器。

《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陞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孔氏（安国）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

孔氏（颖达）曰：《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先达共为此说。龟负洛书，经无其事，《中候》及诸纬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图书之事，皆云：“龙负图，龟负书。”纬、候不知谁作，通人讨核，谓伪起哀、平。虽复前汉之末，始有此书，以前学者必相传此说，故孔以九类是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从一而至九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语必当简要，不应曲有次第，丁宁

若此。故以为禹次第之。又曰：初一已下至六极，传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书》本有几字。《五行志》悉载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故孔以第是禹之所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二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龟文惟有二十字，并无明据，未知孰是，故两存焉。^①

按：《隋志》云：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歆以《洛书》为文字，盖亦本伏生。伏生尝为秦博士，习闻古训。《洛书》即“九畴”，必三代以来相传之学，非臆说也。天地之文理当简要，刘炫谓本文惟有二十字，是为得之。但孔疏云“天神言语”，世或疑焉。以为如此，则颇似崔浩称寇谦之所受《录图真经》，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者，事涉妖妄，不可以说经。故林之奇《书传》云：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犹言天夺之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犹言天诱其衷。而赵汝棋《易雅》谓不过如天锡王勇智，天锡公纯嘏之类，非真有物负之以锡诸人也。王祹祖述其意，极论禹无受《洛书》之事。而据《系辞传》，以为《河图》、《洛书》，皆伏羲所则以作《易》。总由“天神言语”四字，有以滋其疑，而莫之释耳。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禹治水得其道，天锡之《洛书》，以昭瑞应，此即时行物生以行与事示之之理。《洛书》，文也，非言也，而颖达以为天神之言语，则诬矣。

^① 顾氏名彪，大刘名焯，小刘名炫，皆隋人。

《说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则文与字不同，文之点画少，字之点画多。《洛书》之文，盖与苍颉初制相类。《左传》仲子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义》曰：《石经》古文“虞”作“从”，“鲁”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朱子亦云：古字画少，恐或有模样。观于此言，可以悟《洛书》成文之理矣。

《马图》见于《礼运》，人不以为怪；《龟书》见于纬、侯，世或疑其妄。然天地间，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断以为必无。《魏志》：“明帝青龙四年，张掖有宝石负图，状像灵龟，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经注》引车频《秦书》：“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大二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物固有然，无足怪者。

然世风衰薄，间有作伪之事。如三国吴孙皓时，鄱阳历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乃人以朱书石作之，言“天下当太平”。^①唐武太后临朝，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凡八字，以献，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宝图》。^②林少颖、赵汝楳、王子充有见于此类，故深斥洛书。然以末世之伪，而疑上古之真，不可也。

《东都事略·杜镐传》：王钦若劝真宗为祥瑞，以镇服四

① 《吴志》孙皓天玺元年，鄱阳言历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注《江表传》曰：历陵长上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之。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

② 《通鉴》：唐垂拱元年，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以献，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寻更命为《天授圣图》。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

夷。真宗疑焉，因问镐：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镐遽对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真宗意遂决。是犹曹丕篡汉，而以为舜、禹之事当亦如此也。镐之言不惟成君之恶，且大得罪于圣人矣。

《仲氏易》曰：考禹治河所得，名为“洪范九畴”，不名《洛书》。观《书》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并不及《洛书》可验也。若云天所锡者《洛书》，禹因而衍之，始名“洪范九畴”，则《书》又云“天不畀鉉洪范九畴”。是以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窃之也，可乎！

渭按：《洪范》者，《尚书》之篇名也。《书序》云：武王胜殷，以箕子归，作《洪范》。是《洪范》乃箕子之所命，以其为治天下之大法，故谓之《洪范》。其“九畴”，则大禹所命，亦犹包牺之八卦耳。羲皇受《河图》，而始作八卦，文王演之，其书名《易》，不名《河图》。大禹第《洛书》为“九畴”，箕子演之，其书名《洪范》，不名《洛书》，其义一也。盖《河图》《洛书》，乃《易》、《洪范》所由作，非即《易》、《洪范》也。以彖、爻无《河图》之文，而疑八卦非感《河图》而作，以《洪范》无《洛书》之文，而疑“九畴”非法《洛书》而陈然，则夫子所谓“圣人则之”者，果何所则而何所作邪？至于天不畀鉉“洪范九畴”，而锡禹“洪范九畴”，此箕子追序之辞，谓鉉失治水之道，天不锡之以《洛书》，禹得治水之道，天乃锡之以《洛书》耳。而顾以辞害意，谓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窃之也。不己戏乎！

总之，《河图》、《洛书》特推原当时《易》、《范》所由作，今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图》；欲明《范》，九章具在，焉用《洛书》。宋人崇尚图书，自以为补苴罅漏，张

皇幽渺，若非此则无以明《易》、《范》，遂成千古笑柄。然《河图》、《洛书》三语，实出于夫子，又不可如欧公辈斥之以妖妄，故不得不一核其源流。侏儒问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于我。孔安国、刘歆，修人也；陈抟、刘牧，侏儒也。天高几许，岂修人所能知。然必无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况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无非梦呓，又安得不舍侏儒而从修人邪！

右论古洛书之文。

易图明辨卷二

五行

29

《书·洪范》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正义》曰：万物成形，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

按：五行之名，肇见于《洪范》，其一、二、三、四、五，以微著轻重为次，自气而形而质，具在其中。未见此但为生数，而必待六、七、八、九、十以成之也。《易》有四象，而无五行，此与天地大衍之数绝无交涉。

右论古五行之序。

《汉书·五行志》：《左氏传》郑裨灶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①说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

^① 妃音配，或读如字。

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①火，水妃也。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

白云郭氏（雍）曰：《汉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谓“天一”至“天五”为五行生数，“地六”至“地十”为五行成数。虽有此五行之说，而于《易》无所见。故五行之说，出于历数之学，非《易》之道也。

梨洲黄氏（宗羲）《象数论》曰：世之言五行者，莫不本于生成之数，皆以为造化之自然，无容复议也。某则以九流之失，由此数失之于始。夫太虚絪縕相感，止有一气，无所谓天气也，无所谓地气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见，则谓之天；自其凝滞而有形象，则谓之地，故曰“资始、资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倡而不和，地和而不倡。今所谓生者，倡也；所谓成者，和也。一、三、五，天之生数；六、八、十，地之成数。二、四，地之生数；七、九，天之成数。是天倡而复和，地和而复倡，真若太虚之中两气并行。天气、地气，其为物贰矣。

是故一气之流行，无时而息。温之杀而凉为秋，是金之行；凉之至而寒为冬，是水之行；寒之杀，则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万物，其凝之之性即土。盖木、火、金、水、土，目虽五而气则一，皆天也；其成形而为万物，皆地也。若以水、木、土，天之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则春、冬属天，夏、秋属地，五行各有分属，一气循环，忽截而为天，忽截而为地，恐无此法象

^① 《左传》鲁梓慎语。

矣。原其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不过以质之轻重、为数之多寡第之先后。故土重于金，金重于木，木重于火，火重于水。然方其为气，岂有轻重之可言。未闻凉重于温，寒重于和也。则知天一至地十之数，于五行无与矣。

是故言五行天生地成可也，言地生天成不可也。言奇数属天，偶数属地可也；言某行属奇数，某行属偶数不可也。此千古不解之惑，儒者不免，况于术数家乎？

按：《大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然则气象皆在天，形质皆在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五行无地生天成之理也。梨洲之言，可谓明且清矣。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孟冬之月”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是固有天气、地气之说矣。然地气，即向之所受于天而藏焉者也。以其在地，因谓之地气，犹臣子受君父之赐予，以为己有，不可谓其物本吾之所有也。故朱子谓地二而虚，所以其中容得天许多气。岂天气之外，别有所为地气哉！孔子闲居，谓子夏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其所谓神气，即天之气也。况太虚之中刳絜之始，安得地气与天气并行邪？

《左传·昭九年》裨灶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注云：火畏水，故谓之妃。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疏云：阴阳之书，有五行妃合之说。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为甲妃也。杜用此说，

故云火畏水，故为之妃。《十八年》梓慎曰：水，火之牡也。注云：牡，雄也。疏云：阴阳之书，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为壬妃，是水为火之雄。

今按此文，则“水妃”、“火牡”，辞虽不同，理实一致。阴阳家五行嫁娶之法，取十干妃合为义。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是为妃以五成。此皆阴阳家言，与易道本不相谋。而《汉志》以天一地二之数，释火牡、水妃之义，又证之于卦，以坎为火牡，离为水妃，是则然矣。独不思乾、兑之金，坤、艮之土，震、巽之木，将孰为牡而孰为妃邪？岂乾、兑之金，可以牡震、巽之木；震、巽之木，可以牡坤、艮之土邪？就其言推之，已有不可得通者，而后之人顾犹据以为《洛书》争，以为《河图》争，不足当剑首之一映矣。

郑氏《易注》曰：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阳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①

又曰：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

^① 注五行。

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①

按：《汉志》说本刘歆《洪范·五行传》，但据天一至地十之数，以释左氏“水妃”、“火牡”之文，初不为《易》而设，亦未有五方之位也。自康成取以注《易》，而七、八、九、六为《易》之四象，水北、火南、木东、金西、土中，一生一成，各为配耦。^②虽未写以为图，而图已具。此与“扬子玄图”，皆伪关《易》《河图》之粉本也。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数八。立春，盛德在木，迎春于东郊。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数七。立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数五。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数九。立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数六。立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

按：《月令》，吕不韦作也。而东木之数八，南火之数七，中土之数五，西金之数九，北水之数六，则似战国时，已有以天地之数附会于《洪范》，而为五行生成之说者矣，不待刘歆、班固也。其于木、火、金、水，皆以成数言之，而土则独言生数者，盖举五以例其余，以见六、七、八、九之尚有一、二、三、四也。且一乘五即为六，二乘五即为七，三乘五即为八，四乘五即为九；五者，六、七、八、九之所由成也。六除五即为一，七除五即为二，八除五即为三，九除五即为四；六、七、八、九者，又一、二、三、四之所藏也。五乘五即为十，十除五即为五，其数互相备，虽不言十，而十在其中矣。郑康成以木、火、金、水为四象，实本于此。

① 注大衍。

② 亦是配以五成，然但取生成，不取克畏，与《汉志》小异。

唐仲友《经世图谱》云：《月令》《河图》之数也，故土藏十。此据刘牧之《龙图》而为言耳。然《龙图》，“九宫”之数也。南九西七，而《月令》以七居南，以九居西，则固与“九宫”易位矣。以是知不韦所言乃五行生成之数，非《明堂》九室纵横十五之数也。^①

扬子（雄）《太玄玄图篇》曰：一与六共宗，^② 二与七为朋，^③ 三与八成友，^④ 四与九同道，^⑤ 五与五相守。^⑥

张子曰：天下之数止于十，穷则自十而反一。又数当止于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扬雄亦曰五复守于五者，盖地数无过天数之理，孰有地大于天乎？故知数止于九，九是阳极也。十也者，姑为五之耦焉耳。

按：《太玄》演五行之数，不曰五与十相守，而曰五与五相守，隐其十而不言何也？盖子云覃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九九八十一首，每首九赞，以五行之数，分隶九赞之下，势不得复用十矣。故其说曰：鸿本五行，九位施重。此十之所以隐而不言也与。^⑦

① 中央言五，不言十，与《玄图》同。

② 范望解云：在北方也。

③ 在南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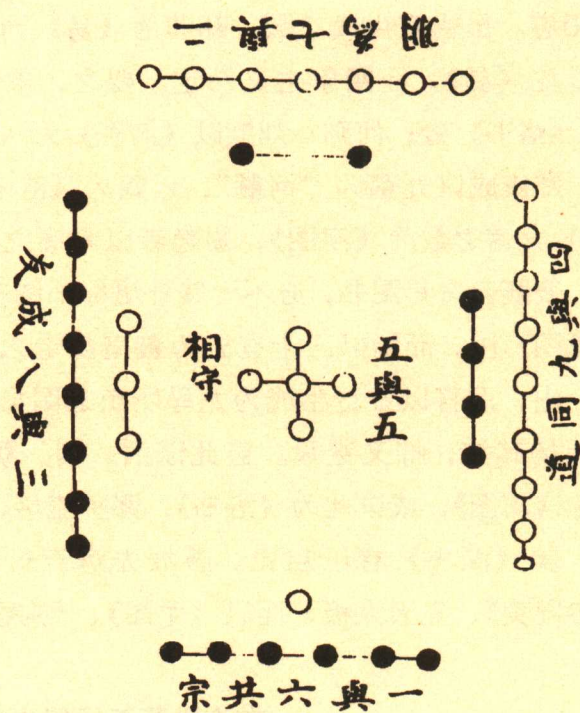
④ 在东方也。

⑤ 在西方也。

⑥ 在中央也。

⑦ 今九九算法，过十则变为一十，常隐而不见，即是此理。

图玄子扬



刘、郑五行配合之说，与天地之数相符，然未尝名之曰图也。至《太玄》，始有《玄图篇》，而其所谓一六共宗，二七为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五五相守者，盖即其图也。图虽不见于今，既名为图，则图固具是矣。而奇偶各配，与刘、郑同，惟五不配十，为小异耳。范谔昌以是为伏羲重定生成之位，而刘牧目之曰《洛书》，关子明以是为龙马所授伏羲之数，而蔡元定宗之为《河图》，其粉本皆用《太玄》，而加以地十。然《玄》虽拟《易》，实老子之学，本名《玄图》，非《河图》也。安得附会《大传》，指为圣人之所则哉！奇白偶黑之点，非子云意中所有。今欲示共宗同道之形，姑借龙

图之法以立象尔。

自春秋以迄两汉，言五行者，裨灶、梓慎主占候；吕不韦主时令；刘向主灾异；刘歆兼主历数；扬雄草《玄》，亦与泰初历相应。虽皆言生成之数，却非为《易》而设，至郑康成始援以注《易》，而四象之义乃定。要之，未有以此数为《河图》、《洛书》者；何则？刘歆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章；郑康成以九篇为“河圈”，六篇为《洛书》，刘瑜以《乾凿度》九宫之数为《河图》；蜀隐者以希夷之先天太极为《河图》，彼既自有其图书，必不于其外更标一图书，可知也。自伪《龙图》出，而始以五十有五为羲皇重定之数矣。自伪关《易》出，而直以五行生成为龙马所负之图矣。刘牧、蔡元定从而扬其波，抑又甚焉。自此以后，刘、蔡迭为兴废，或以此为《河图》，或以此为《洛书》，谬种流传，变怪百出，原其弊，实《汉志》有以启之。愚故先辨五行，次及“九宫”、《参同契》、先天太极，而以《龙图》、《钩隐》、《启蒙》终焉。

右论洪范五行传生成之数。

九 宫

《礼记·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① 仲春，居青阳太庙。^② 季春，居青阳右个。^③ 孟夏，居明堂左个。^④ 仲夏，居明堂太室。^⑤ 季夏，居明堂右个。^⑥ 中央土，居太庙太室。^⑦ 孟秋，居总章左个。^⑧ 仲秋，居总章太庙。^⑨ 季秋，居总章右个。^⑩ 孟冬，居玄堂左个^⑪。仲冬，居玄堂太庙。^⑫ 季冬，居玄堂右个。^⑬

朱子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穷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玄堂太

① 注云：太寝东堂北偏也。《正义》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寝者，明堂与太庙太寝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谓之个。

② 东堂当太室。

③ 东堂南偏。

④ 太寝南堂东偏。

⑤ 南堂当太室。

⑥ 南堂西偏。

⑦ 中央之室也。土寄旺，四时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则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无专气，无定位，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间，又居一岁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于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⑧ 太寝西堂南偏。

⑨ 西堂当太室。

⑩ 西堂北偏。

⑪ 太寝北堂西偏。

⑫ 北堂当太室。

⑬ 北堂东偏。

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玄堂左个。中为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右个，则青阳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阳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之左个，总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欤。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然也。

《大戴礼记·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按：后世以“九宫”为《河图》，实造端于《明堂》、《月令》之说。今考小戴言天子居明堂九室，依四时十二月之序，而大戴则分九室为三条而言之。南曰明堂，其本名，古者以西为上，故从西南起。或曰：《封禅书》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故九室起自西南也。二、九、四者，二为总章左个与明堂右个，九为明堂太室，四为明堂左个与青阳右个也。七、五、三者，七为总章太庙，五为太庙太室，三为青阳太庙也。六、一、八者，六为总章右个与玄堂左个，一为玄堂太庙，八为玄堂右个与青阳左个也。二、九、四共为十五，七、五、三共为十五，六、一、八亦共为十五。纵横十五，妙合自然。后世九宫之数，实权舆于此。其以某室当某数者，盖取九九算术所设乘除之位，以定明堂九室之数也。^①

《汉·艺文志》“礼”十三家，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又《明堂阴阳说》五篇，此必《戴记》所自出。故宣帝时魏相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言五帝所司各有时，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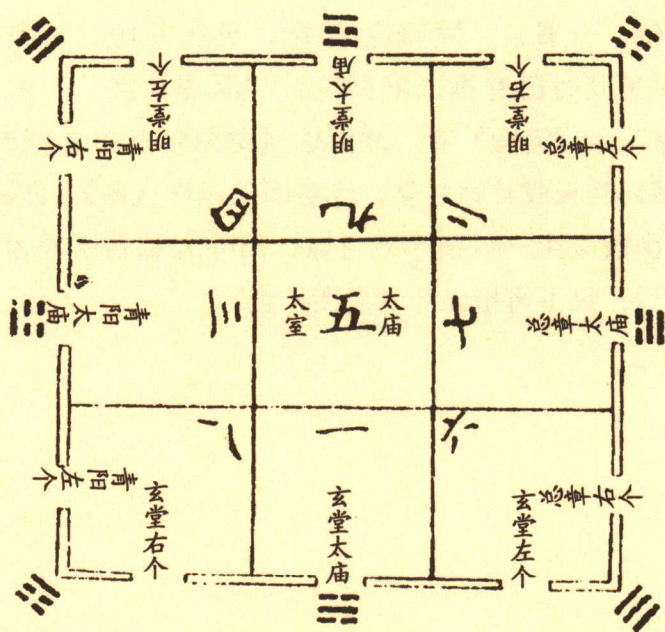
① 详见于后。

以八卦之方位，配明堂之九室可知矣。坎之为一，以至离之为九，则又据《明堂》九室之数而定之也。古之制度，大而分州，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明堂亦然，其制皆起于黄帝，在伏羲画卦之后。八卦之方位已定，并其中数之，则为九，九州、井田、明堂皆黄帝所以法八卦也。“九宫”盖即明堂之九室，故《隋志》有《九宫经》，依托黄帝。然自歆、固以前，未有直指为《河图》者。唯《后汉·刘瑜传》桓帝延熹八年，上书言：《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九房，即九室也。^①盖其时已有据《乾凿度》“河图八文”一章，而直指“九宫”为《河图》者，此即伪《龙图》三变之粉本矣。^②然《河图》乃天成卦画之象，伏羲因之以作《易》，数因象而见，象不由数以生。纵横十五之数，虽非人私智所能为，亦出画卦之后，终不可指以为《河图》也。

① 《考工记》云：内有九室，九嫔居之。盖王者路寝听朝时，则九嫔在此共听事也。

② 《龙图》第三变，刘牧谓之太皞授龙马负图。

明堂九室图



《后汉书·张衡传》：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图讖成于哀、平之际，皆欺世罔俗，以昧执位，情伪较然。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徵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

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按：“九宫”不见于《汉书》，至张衡始两言之，上与“律历”、“卜筮”并称，下与“卦候”、“风角”相埒，非图纬妖妄不经者比。九宫之数，纵横十五，不知起于何时。按《管子·轻重戊篇》曰：宓戏作造“六蚩”，以迎阴阳。^①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世本》曰：隶首作数。宋忠云：隶首，黄帝史也。

魏刘徽《九章算经·序》曰：包牺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术，以合六、八之变，黄帝引而伸之。^②夏侯阳《算经·序》曰：算数起自伏羲，而黄帝定三数为十等，隶首因以著《九章》。《韩诗外传》曰：齐桓公设庭，燎东野人有以九九见者。《吴书》赵达治“九宫一算之术”。《隋志》有杨淑《九九算术》一卷。盖九宫一算，即九九算术，伏羲始作之，黄帝使隶首引而伸之，以为九章之数者也。

据刘徽之言，则伏羲先画八卦，后作九九。班固云：伏羲画八卦，由数起。非也。^③今九九八十一乘除之算，疑即隶首遗制。《算经》每以物设为乘除法，^④有九数列为三条书之者，与大戴《明堂篇》所列正相似。

术家取九室之数，配以八卦、五行，名之曰“九宫”。后汉黄香有《九宫赋》，《隋志》有《黄帝九宫经》一卷、《九宫

① 方以智《通雅》云：旧以盗字未详，一切字书皆不收入，智按《宛委编》以六计解之，升庵之说也。则当为计音，以企本是跂音也。又辛子文号计研，汉碑作盗研。王若谷曰：六蚩其如“周髀算法”乎？

② 邵子《观物外篇》曰：天圆而地方，圆之数起一而积六，方之数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此所谓六、八之变，疑即是此数。

③ 汉儒据《说卦》第一章先言生蓍倚数，后言立卦生爻，故谓画卦由数起。而《传》意实不然，盖错解也。

④ 《观物外篇》曰：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算法虽多，不出乎此。

行棋经》三卷并郑玄注，又《九宫八卦式图》一卷，《唐志》有《太一九宫杂占》一卷。《遁甲九宫八门图》一卷。其曰“黄帝九宫”，盖以数成于隶首，而明堂之制亦创自黄帝，故依托之也。

右论古九宫之数。

王氏（应麟）《玉海》引《易·乾凿度》曰：河图八文，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①

东坡苏氏曰：世之通于数者，论参伍错综，则以“九宫”言之。“九宫”不经见，见于《乾凿度》，曰：太乙行“九宫”。“九宫”之数，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四、六、八为四隅，而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错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阴阳老少，皆分取于十五。老阳取九余六，以为老阴；少阳取七余八，以为少阴。此与一行之学不同，然吾以为相表里者。二者虽不经见，而其说皆不可废也。

程氏（大昌）《易原》曰：晋张湛传《列子》，至七变为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凿度》。则汉、魏已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后世托为也。然则图书也者，《乾凿度》实能得之，而孔、刘反不得见，何邪？所可言者，其四正四维，皆为十五，正符陈抟所传。则其来已古，笃可信尔。

纬书多出于哀、平之世，而《后汉·律历志》顺帝时边韶上言：太初改元易朔，以《乾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为日法。则似武帝时已有《乾凿度》矣。是殆不然。盖作者以太初历法窜入其中，暗与之合，非武帝果用此书为日法也。图

^① 语本《列子》，彼注云：太极本一，而生阴阳五行，则为七。其变为九，则又以七之少阳而进为老阳。阳主进，阴主退，八退为六，七进为九也。

纬至唐时已多残缺，宋世别有《乾凿度》二卷，题云“苍颉修”，乃贗书。《玉海》所载，不知是残缺本文否？据晋·张湛注《列子》“太易”一章云：全是《乾凿度》。而孔颖达《易正义》引《乾凿度》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正与张湛所言合，其为本文无疑矣。《河图》之形象久已无传，自田何辈不能赞一辞，况撰《乾凿度》者乎？程泰之谓作者亲见《河图》，盖为其所愚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①故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而兑，而艮，而离，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也。^②

① 《日知录》云：地神疑作北辰。

② 《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一常居。《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四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郑康成《周礼》注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

图 宫 九 行 下 一 太

巽 四	离 九 <small>行周上反紫官</small>	坤 二 <small>阴根于午</small>
震 三	中 五 <small>行半还息中央</small>	兑 七
艮 八	坎 一 <small>阳根于子</small>	乾 六

《南齐书·高帝纪》案：“太一九宫占历”，推自汉高帝五年，至宋顺帝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九宫”者，一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为天内，以制荆州之野，三为天冲，其应在青；四为天辅，其应在徐；五为天禽，其应在豫；六为天心，七为天柱，八为天任，九为天英，其应在雍，在梁，在扬，在兖。天冲者，木也；天辅者，亦木也，故木行太过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

故金行太过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无应宫也。

《唐书·玄宗纪》：天宝三载十二月癸丑，祠“九宫”贵神于东郊。

《唐会要》：玄宗天宝三载十月，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城置“九宫坛”。坛一成，其上依位置小坛，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数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于遁甲。^①肃宗至德三年六月，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东。“九宫”，以四孟随岁改位行棋，谓之飞位。乾元后，遂不易位。

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左仆射王起等奏：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星天蓬，卦坎，行水方白；二宫，其神摄提，星天内，卦坤，行土方黑；三宫，其神轩辕，星天冲，卦震，行木方碧；四宫，其神招摇，星天辅，卦巽，行木方绿；五宫，其神天符，星天禽，卦坤，行土方黄；六宫，其神青龙，星天心，卦乾，行金方白；七宫，其神咸池，星天柱，卦兑，行金方赤；八宫，其神太阴，星天任，卦艮，行土方白；九宫，其神天一，星天英，卦离，行火方紫。统八卦，运五行，土飞于中，数转于极。^②

按：张衡所称“九宫”，不过如《明堂》、《月令》之说。而《易纬·乾凿度》则以为太一下行之数，涉于诞矣。衡方

① 晁氏曰：遁甲之书，见于《隋志》，几十三家。则其学之来，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推国家之吉凶。通其学者，以为有验，未之尝试也。

② 章俊卿《山堂考索》云：汉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谓之太清紫极宫，宋谓之太一宫，尤重其祠。以太一飞在九宫，每四十余年而一徙，所临之地，则兵役不兴，水旱不作。

斥图纬为非圣之书，“九宫”必不取诸《乾凿度》，章怀不当引以为注。苏嘉庆、王起等所奏神号、星名，方色，则又其穿凿傅会之甚者也。

“九宫”，非《河图》也。自“乾凿度”有“河图八文”之语，刘瑜有“河图九房”之称，而世遂以“九宫”为《河图》矣，又有指此为《洛书》者，盖以九畴之故。然九畴有次第，无方位也，强配八卦以附会之数，岂理也哉！

右论《乾凿度》太一九宫之数。

易图明辨卷三

周易参同契

47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

《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五相类》一卷。^①

真一子彭晓《参同契解义·序》曰：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诸纬候，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复作《补塞遗脱》一篇，密授青州徐从事^②。徐乃隐名而注之，桓帝时，复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

《云笈七签》：《神仙传》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失其奥旨矣。

晁氏（公武）《读书志》曰：《周易·参同契》三卷，汉魏伯

① 《古文参同契》本云：《三相类》，淳于叔通撰，未知孰是？

② 名景休。

阳撰，彭晓为之解。隋、唐书皆不载。^①按：陆德明解“易”字云：虞翻作《参同契》，言字从日下月，今此书有“日月为易”之文，其为古书明矣。

陈氏（振孙）《书录解题》曰：《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明镜图诀》一卷，真一子彭晓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参同契》因《易》以言养生，后世言修炼者祖之。《序》称：广政丁未，^②以《参同契》分十九章而为之注，且为图八环，谓之《明镜图》。

升庵杨氏（慎）《古文参同契·序》曰：《参同契》为丹经之祖，然考隋、唐《经籍志》皆不载^③。惟《神仙传》云：魏伯阳，上虞人，通贯诗律，文词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参同契》。徐氏景休笺注，桓帝时，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时，蜀永康道士彭晓分为九十章，以应火候之九转，余《鼎歌》一篇，以应真铅之得一。其说穿凿，且非魏公子之本意也。其书散乱横决，后之读者，不知孰为经，孰为注，亦不知孰为魏，孰为徐与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异及解，亦据彭本，元俞玉吾所注，又据朱本。

复阳子蒋一彪《古文参同契集解·序》曰：昨偶检先大夫云龙公遗籍，得《古文参同契》一帙，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序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惟白文无注，是未经后人妄紊者，为成都升庵杨慎氏所序本。览之，始知往年所阅者，乃以魏君序及景休、叔通二家之注、序，窜入于魏君经文中，大相混乱。后人注者，不知所自，讹以因讹，经注莫辨，皆缘饰以成文，则不无牵引附会之误，又无怪乎最后之观者，见其重文复

① 唐新、旧二史皆有。

② 蜀孟昶广政十年，岁在丁未，汉高祖之天福十二年也。

③ 承晁氏之误。

义，不达所指，咸即成说，而一切草草错会焉。不知乱肇自何人，而升庵谓于彭始。予今厘正其伪，一以古文为准，别出魏君经文，取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俞琰四子之注，节集于各段之下，以显明其义。^①

《朱子语类》曰：《易》只是个阴阳。庄生曰：《易》以道阴阳。亦不为无见。等而下之，如医、技、养生家之说，皆不离阴阳二者。魏伯阳《参同契》，恐希夷之学，有些是其源流。

又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谓与《周易》理通而义合也。其书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汞铅，列以乾、坤，莫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终，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化生，材以阴阳，导之反复，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莫不托《易》象而论之，故名《周易参同契》云。

合沙郑氏（东卿）曰：伯阳之《参同契》，意在锻炼，而入于术，于圣人之道为异端。

黄氏（震）《日抄》曰：《参同契》者，汉世魏伯阳所造，其说出于《神仙传》，不足凭。为之注释者，五代末彭晓，则此书必出于五代之前也。此方士炼丹之书，然必冒《周易》为称者，炼丹取子午时为火候，是坎、离，因用乾、坤、坎、离四正卦于橐龠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日用功之进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要皆附会《周易》以张大粉饰之。其实炼丹无藉于《易》，《易》本无预于炼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终不相合，其妄可知。

^① 一彪，余姚人，万历甲寅序。

近世蔡季通，学博而不免于杂，当留意此书，而晦庵与之游，因为校正，其书颇行，然求其义，则终无之。

河津薛氏（瑄）曰：《参同契》假《易》论长生之术，若指诸掌，然终是方技之书。

京山郝氏（敬）《学易枝言》曰：《周易参同契》，作自魏伯阳，大旨宗老氏。《道德经》者，老子之《易》也。门户毂轴，橐籥牝牡，稽数探赜，不一而足。有无玄妙，悉本其中。故知此书宗老氏。于《易》，则《参同契》云尔。

河右毛氏（奇龄）曰：《参同契》诸图，自朱子注后，则学者多删之。徐氏注本已亡，他本庞杂不足据，惟彭本有《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然或并《至精》、《归一》图，或并《斗建》、《将指》图，故或九或七，今藏书家与道家多有之。以其书本丹灶家抽坎填离之术，故隋、唐《志》以其书入道家类。^①相传汉桓帝时，淳于叔通受其学，始以行世，故张平叔悟真诗云：叔通受学魏伯阳，留为万古丹经王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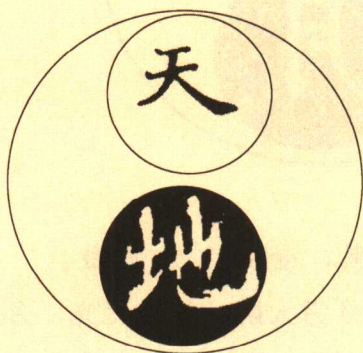
《书录解题》言彭本《明镜图》有八环，今其存者非九则七，盖“斗建”、“将指”不当并合，而“至精”、“归一”本系一图，是为八环耳。

《易外别传》校正彭真一《明镜图》，略加增损，而成九环。

① 渭按：《唐志》入五行类，《隋志》无。

② 见《太极图说遗议》。

地承天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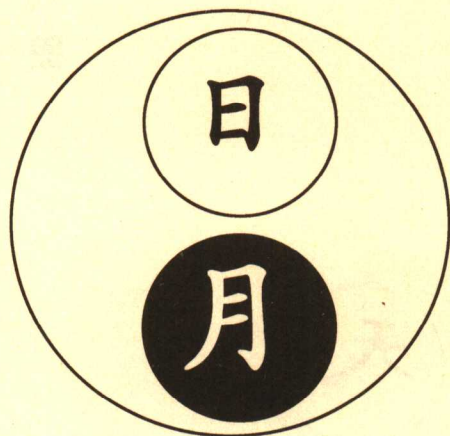


《易》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参同契》曰：恒顺地理，承天布宣。

石涧俞氏（琰）曰：人之元气藏于腹，犹万物藏于坤；神入气中，犹天气降而至于地；气与神合，犹地道之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产药。《太玄经》云：藏心于渊，美厥灵根，与此同旨。

月受日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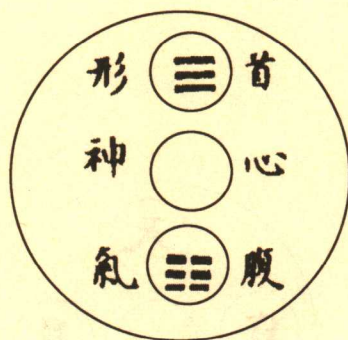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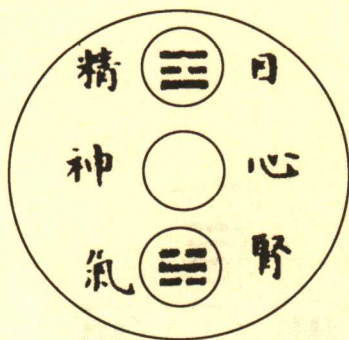


邵子曰：月体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俞氏曰：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月本无光，月之光乃日之光也。阳明阴暗，阳禀阴受，故太阴受太阳之光以为明。人之心为太阳，气海犹太阴，心定则神凝，神凝则气聚。人能凝神入于气中，则气与神合，与太阴受太阳之光无异。

先天卦乾上坤下图

后天卦离南坎北图



邵子曰：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俞氏曰：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犹三才也。气统于肾，形统于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所以使之交者神也。神运乎中，则上下浑融，与天地同运，此非三才之道欤。夫神守于肾，则静而藏伏，坤之道也；守于首，则动而运行，乾之道也。藏伏则妙，合而凝，运行则周流不息。妙合而凝者，药也。周流不息者，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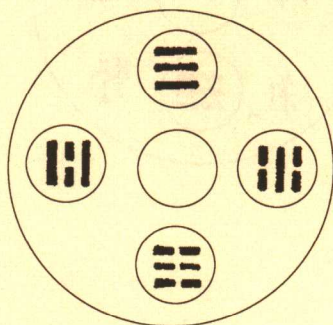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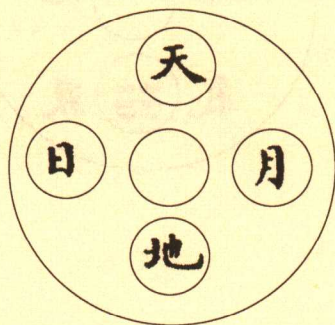
《阴符经》曰：机在目。

邵子曰：天之神发乎日，人之神发乎目。

俞氏曰：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内炼之法，以目视鼻，以鼻对脐，降心火入于气海，盖不过片晌工夫而已。

天地日月圆

乾坤坎离图



《易》曰：乾为天，坤为地，离为日，坎为月。又曰：乾为首，坤为腹。

《太玄经》曰：阳气潜萌于黄宫。

《黄庭经》曰：子欲不死修昆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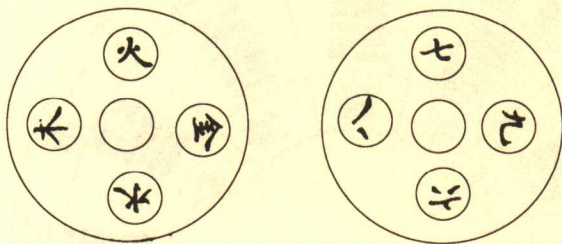
又曰：出日入月呼吸存。

俞氏曰：首居而上圆，诸阳之所会，乾天之象也，故《易》以乾为首。昆仑在西北，乾位，故《黄庭经》以乾为昆仑。腹居下而中虚，八脉之所归，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为腹。天玄

而地黄，故《太玄》以坤为黄宫。日生于东，月生于西，故《易》以离为日，坎为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来无穷，故《黄庭》以呼吸为日月。或以两目为日月，非也。两目仅有日月之形，无日月之用。

木火金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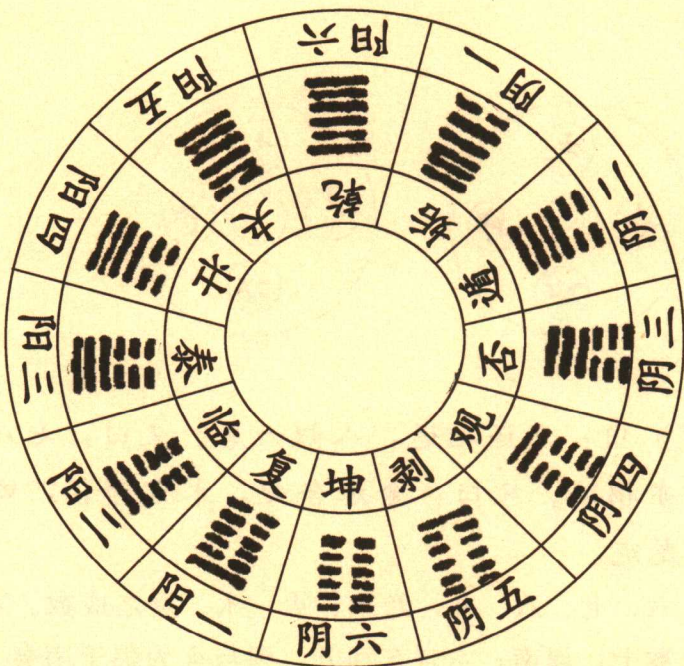
八七九六图



《参同契》曰：九还七返，八归六居。又曰：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又曰：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浑沌，列为龙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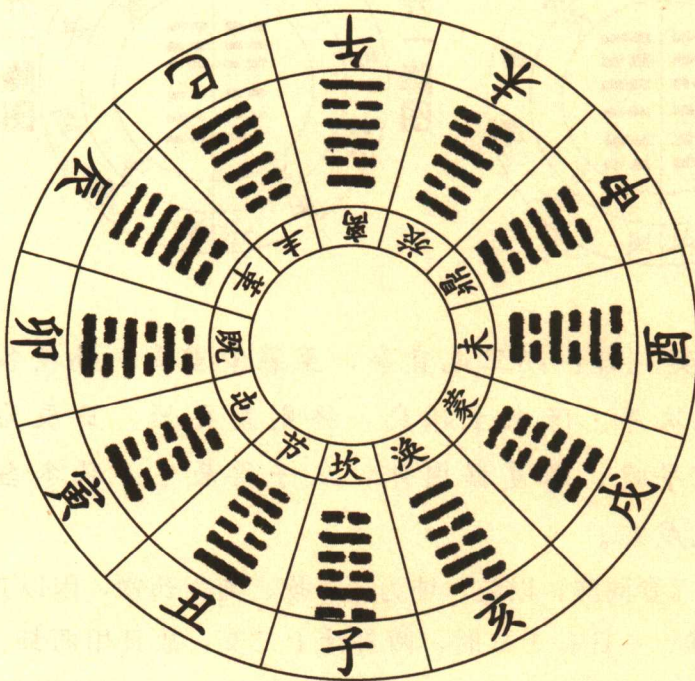
俞氏曰：六、七、八、九，乃水、火、木、金之成数。木数八，属东；火数七，属南；木自东而升，则与火为侣于南矣。金数九，属西；水数六，属北，金自西而降，则与水合处于北矣。丹家有所谓赤龙、黑虎者，东方苍龙七宿，运而之南，则为赤龙；西方白虎七宿，运而之北，则为黑虎。无非譬喻身中之呼吸，究而言之，何龙、虎之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皆譬喻耳。或疑九、七、八言还返归，六独言居，得无异乎。曰：六居北不动。三方之还返归皆聚于北，故言居也。

乾坤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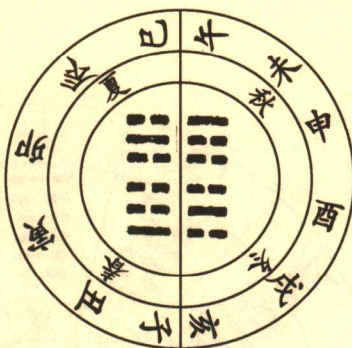
俞氏曰：乾上坤下，吾身之天地也；泰左否右，吾身天地之升降也。复非十一月，亦非夜半子时，乃身中之子也；姤非五月，亦非日中午时，乃身中之午也。张悟真云：否、泰交，则阴阳或升或降，盖谓身中之泰、否。

坎离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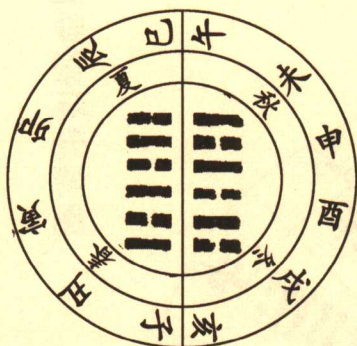


俞氏曰：坎北离南，吾身之水火也；既济东、未济西，吾身水火之升降也；屯居寅、蒙居戌，吾身之火候也。寅非平旦，寅乃身中之寅；戌非黄昏，戌乃身中之戌。张悟真云：屯、蒙作，动静在朝在昏，盖谓身中之屯、蒙。

屯蒙二卦反对一升一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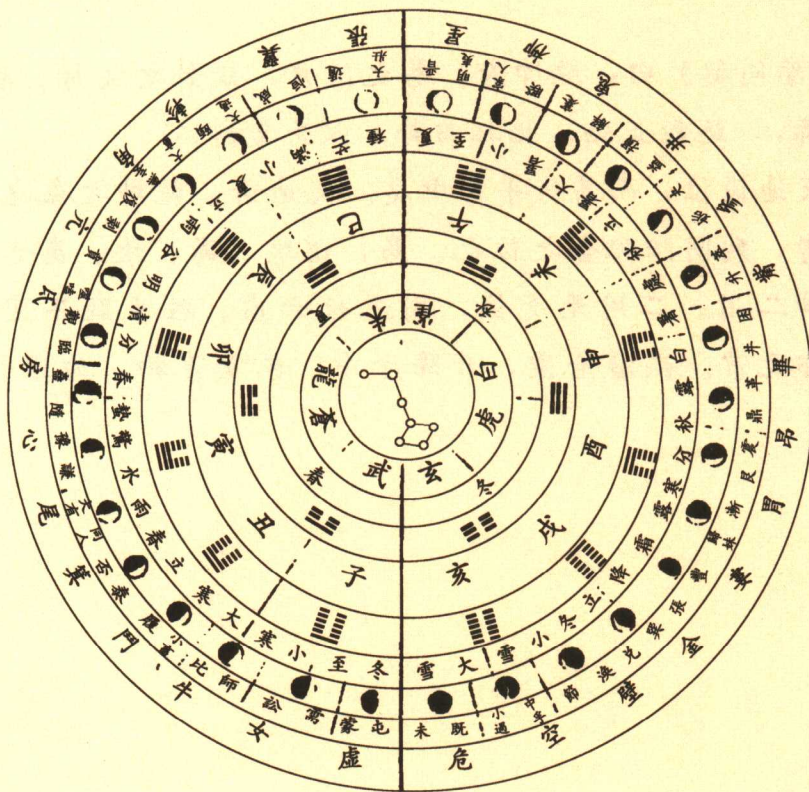
既济未济反对一升一降图



《参同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得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

俞氏曰：《参同契》以乾、坤为鼎，坎、离为药物，因以其余六十卦为火候。一日有十二时，两卦计十二爻，故日用两卦。朝屯则暮蒙，朝需则暮讼，以至于既济、未济一也。屯倒转则为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内而升，为朝，为昼，为春夏；蒙自外而降，为暮，为夜，为秋冬。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为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尽，则当如之何？盖比喻耳，非真谓三十日也。或以此为闭目数息之法，则不胜其烦且劳矣，岂至简至易之道哉！

周易参同契金丹鼎器药物火候万殊一本之图



惟斯之妙术兮，审谛不诳语。
 传于亿世后兮，昭然而可考。
 焕若星经汉兮，曷如水宗海。
 思之务令熟兮，反覆眊上下。
 千秋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
 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
 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
 天道无适莫兮，当传与贤者。

右论《参同契》指要。

《参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① 运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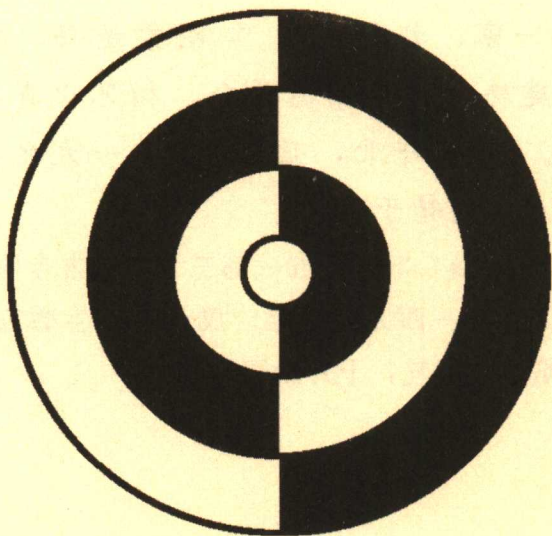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升降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③

① 朱子《考异》作“匡郭”，云其象如垣郭之形。

② 空同道士邹欣曰：以字内言，之则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阴阳变化在其间；以人身言之，则乾阳在上，坤阴在下，而一身之阴阳变化在其间。此乾坤所以为《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也。凡言《易》，皆指阴阳变化而言，在人身则所谓金丹大药者也。然则乾、坤其炉鼎欤？乾、坤位乎上下，而坎、离升降于其间，如车轴之贯轂以运输，一下而一上也。牝牡，谓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兑是也。橐，韠囊；籥，其管也。上阳子陈致虚曰：何谓坎离匡廓？盖阳乘阴，则乾中虚，而为离；阴乘阳，则坤腹实，而为坎。故坎离继乾坤之体，而为阴阳之匡廓。比乾、坤之于坎、离，犹车辐之于轂轴。乾、坤正坎、离之辐，坎、离继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辐，共一轂。此大小徐君之旨同也。

③ 全阳子俞琰曰：乾天坤地，吾身之鼎器也；离日坎月，吾身之药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列天地配合之位，离东坎西，分日月出入之门，反求吾身，其致一也。乾、坤为体，坎、离为用。坎、离二者，周流升降于六虚，往来上下，本无爻位。吾身坎、离，运行乎鼎器之内，潜天潜地，岂有爻位哉！

水火匡廓图



河右毛氏曰：《水火匡廓图》者，以章首有“坎离匡廓，运轂正轴”二语。所云水火，即坎、离也。丹家以坎、离为用，故轮而象之。又名《水火二用图》，则又取“天地者，乾、坤之象”；“坎、离者，乾坤之用”二语。盖其图正作坎、离二卦，而运为一轴，非所谓“两仪”也，亦非所谓“阳动生阴，阴静复生阳”也。其中一○，则坎、离之胎也；左☲为离、白、黑，白即☲也；右☵为坎、黑、白，黑即☵也。①

① 见《太极周说遗议》。

《参同契》曰：物无阴阳，违天背元，牝鸡自卵，其雏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连，三五不交，刚柔离分。^①又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子当右转，午乃东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龙阳数奇，虎阴数偶。肝青为父，肺白为母，肾黑为子，心赤为女，脾黄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②刚柔迭兴，更历分布，龙西虎东，建纬卯酉。刑德并会，相见欢喜，刑主伏杀，德主生起。^③子南午北，互为纲纪。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④

张氏（伯端）《悟真篇》曰：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圆入圣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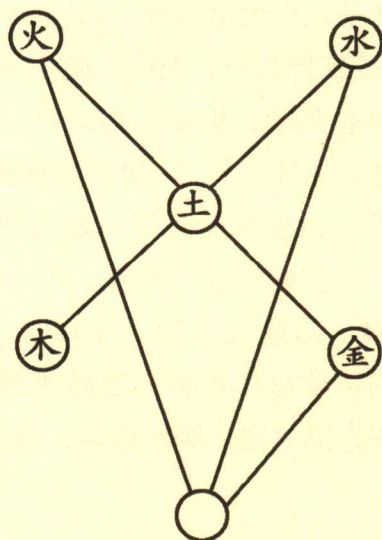
① 陈显微曰：张紫阳诗云：莫把孤阴谓有阳，独修一物转羸羸。钟离先生诗云：莫谓此身亡是道，独修一物是孤阴。须知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后可语还丹矣。苟二物不合，三五不交，水火未济，刚柔离分，则阴阳隔绝，天地闭塞，所谓“偏阴偏阳谓之疾”也。

② 彭晓曰：子水数一，为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功，首尾造化，俱归戊己者。是故，脾黄，为药之祖也。

③ 陈致虚曰：青龙属东，白虎属西，此其正也。更历分布者，青龙建纬于酉，白虎建纬于卯。是刑德并会，而龙虎欢喜颠倒相见。

④ 陈致虚曰：子南午北者，颠倒五行也。仙圣云：五行顺行，法界火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所以水火互为纲纪，方能既济也。阳生于一，成于九，阳数至九则极，极则复于一。此谓“一九之数，终而复始。含元虚危，播精于子”者，丹之神功，在此两句。盖虚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阳初生之方，龟蛇蟠结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气。其真精遇子则播施。此复应前文“子五行始”之义也。俞琰曰：子午即南北；水、火、卯、酉即东西；金、木右转左旋，一伏一起，则水火相交，金木自然不间隔矣。然东、西、卯、酉，皆金、木异名，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

图精至五三



毛氏曰：《三五至精图》者，取“三五与一，天地至精”语，而分五行为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与木共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二三，五也，右水与金，又共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一四，亦五也。故其为生序，则水承坎下，火承离下；其为行序，则金盛为水，木盛为火，而合而复归于一元也。^① 则此一〇者，三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盖丹家水火必还一元，故其后复有“含元播精，三五归一”之语。^②

① 合三五而皆钩连于下之一〇。

② 见《太极图说遗议》。

按：三轮肖坎离二卦，五行即天地之生数。然伯阳专心修炼，特借此以明作丹之意，初非为《易》而设。盖三轮不可以为两仪，五行不可以为四象，其所谓《易》，专指坎、离、水、火，非圣人生生之易也。《唐真元妙经品》有《太极先天图》，合三轮五行为一，而以三轮中一〇、五行下一〇为太极，又加以阴静阳动，男女万物之象，凡四大〇。阴静在三轮之上，阳动在三轮之下，^① 男女万物皆在五行之下，与宋绍兴甲寅，朱震在经筵所进《周子太极图》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载者，以三轮之左为阳动，右为阴静，而虚其上下之二〇以为太极，乃后人所改，非其旧也。此不在《本义》九图之列。或曰：陈抟传穆修，穆修传周子；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窃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论云。

右论二用三五。

^① 三轮左离右坎者，水、火，既济之象，二〇上阴下阳者，天地交泰之象。《鼎器歌》云：阴在上，阳下奔。即此义也。

《参同契》曰：言不苛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征。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①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鸿蒙，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萌。潜潭见象，发散清光。昂毕之上，震出为徵。^②

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诎伸以应时。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丌。^③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就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朋。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

① 彭晓曰：“坎戊月精”者，月阴也。戊，阳也，乃阴中有阳象，水中生金虎也。“离己日光”者，日阳也。己，阴也，乃阳中有阴象，虎中生汞龙也。陈显微曰：《易》卦纳甲法，坎纳六戊，离纳六己，坎为月，离为日，故曰：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二字合为易字，故曰“推类结字”。是皆原理为证，而非虚造言论也。易既不外乎日月，丹岂不本乎坎离。然坎之与离，皆存戊己，古人云：都缘彼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返还。况土旺四季，罗络始终，水、火、木、金，虽各居一方。而皆禀中宫土德也。张紫阳诗云：四象五行全藉土，土德之功大矣哉。盖土者，金丹也；知五行之俱归于土，则知五行之俱变为金。然后能会造化于中宫，种黄芽于后土矣。

② 陈显微曰：晦朔之间，当合符行中，如混沌鸿蒙，不可度量。盖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之时也，岂可用功乎。故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却自箕斗之乡，呕轮吐萌，发散辉光可也。寒山子诗云：不得露其根，根虚则子坠。盖体用不同，施功亦异故也。

③ 音其，荐物之具。

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①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②以晓后生育。八卦布列曜，运移不失中。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征。上观天河^③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④动则观卦节，静则因象辞。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后治。

邹訢曰：《参同》之说，见一日之间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气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气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气之盈，日沈于下，而月圆于上也；晦朔之间者，日月之合乎上下，所谓“举水以灭火，金来归性初”之类是也。又曰：参同本不为明《易》，借纳甲之法，以寓行持进退之候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

朱子《答袁机仲书》曰：《参同契》所言纳甲之法，则今所传

① 陈显微曰：魏君以一月之间，月形圆缺，喻卦象进退。自初三日为一阳，初八日为二阳，十五则三阳全而乾体就；十六则一阴生，二十三则二阴生，三十日则三阴全而坤体成。昂毕在西方庚位，每月初三日，月现微明于西方庚位，应震之一阳初生；而《周易》纳甲法，震卦纳六庚，其造化之理，参合如此。初八日，月现上弦于南方丁位，应兑卦二阳生；而纳甲法则兑纳六丁，以至十五日，月满于东方即位。则乾卦又纳六甲，其时卦备三阳。三五之道已终，则满者亏，而伸者屈，高者低，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阴生，而当阴用事。月于平旦现在西方辛位。以应巽卦纳辛。至二十三日，月于平旦现南方丙位，应艮卦纳丙。至三十日，月没东方乙位，应坤卦纳乙。节尽则又相禅，与阳复用事。俞琰曰：火候之妙，有未易明言者，于是古之至人，观天之道，设为法象以示人，以天地喻鼎器，以日月喻药物，以日月往来喻火候。月行于天，一月一度，与日交合，故谓“天符应时”者，十二时也。月自初一以后，光渐进，魄长魄消，阴屈阳伸，象一日之子至巳。十六日以后，光渐退，魄长魄消，阴伸阳屈，象一日之午至亥。火候进退屈伸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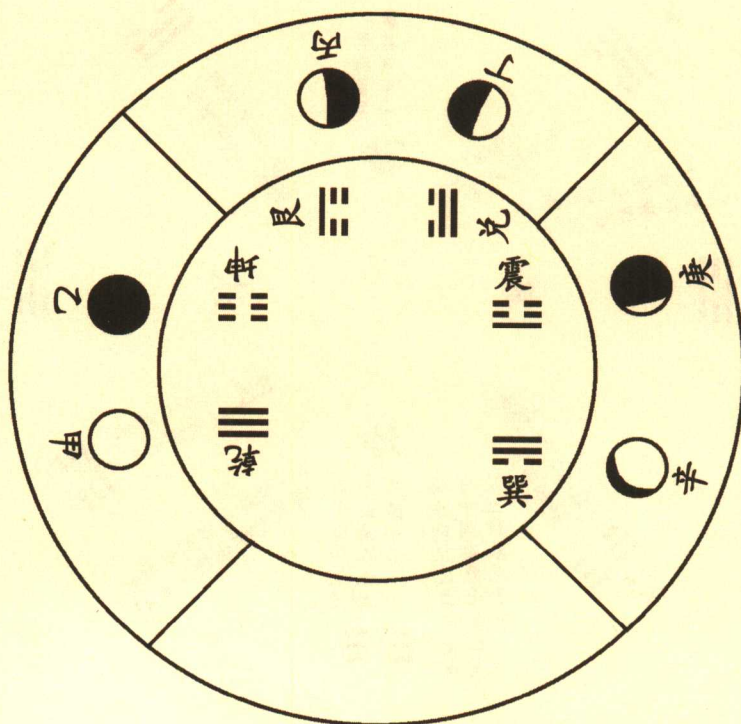
② 谓七、八、九、六。

③ 今本作河图，非。

④ 陈显微曰：上察天文，下察潮侯，中稽人心。俞琰曰：古之修丹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稽人心，于是虚吾心，运吾神，回天关，转地轴，上应河汉昭回。下应海潮升降。天地虽大，而其日、月、星、辰、五行、八卦，皆掇入于吾身，或为炉鼎，或为药物，或为火候，一反观而三才皆备于我，未尝外身而他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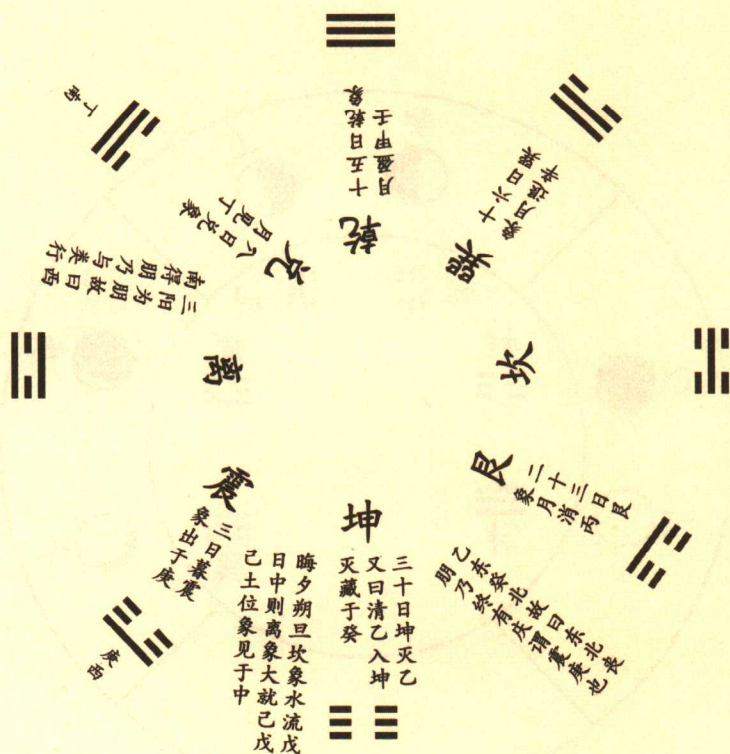
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说，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恐不必轻肆诋排也。

图甲 纳契同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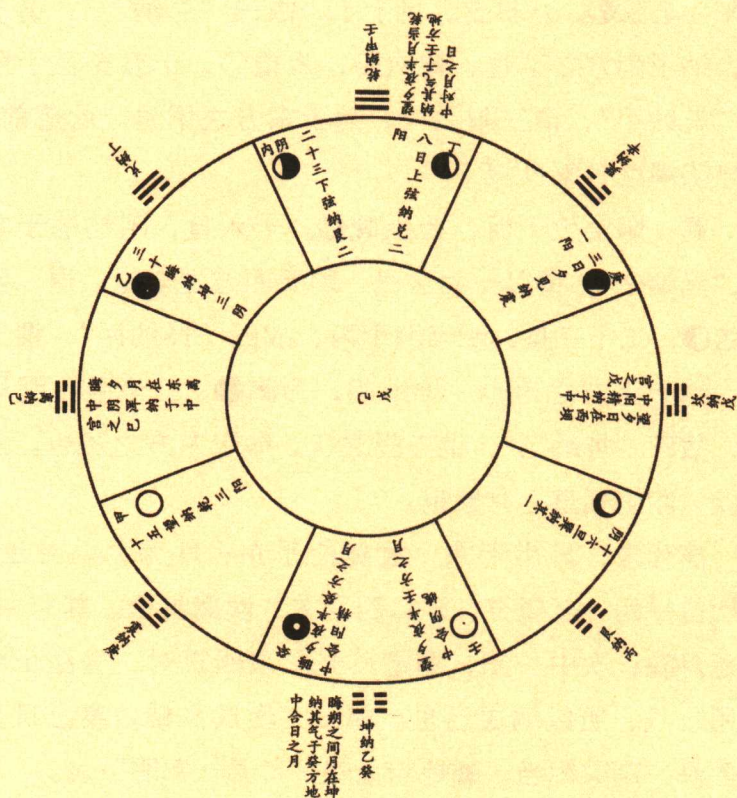
汉上朱氏《周易卦图说》曰：纳甲何也？曰：举甲以该十日也。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巽纳庚辛，坎、离纳戊己，艮、兑纳丙丁，皆自下生。圣人仰观日月之运，配之以坎、离之象，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

图 甲 纳 上 汉



《系辞传》：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灭乙；晦夕朔旦则坎，坎象水流戊；日中则离，离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坤象；西南得朋。虞曰：阳丧灭坤，坤终复生。此指说易道阴阳之大要也。又曰：消乙入坤，灭藏于癸。

图甲纳体月定新



按：邹訢注本图悉删去，唯存纳甲一环。盖以彭本之“昏见”“晨见”合而为一图也。甲、乙、丙、丁、庚、辛，指月昏旦出没之方，而图移六卦于月体之下，悖矣。汉上图较胜，然坎、离寄纳戊己，乾、坤兼纳壬癸之义，皆不能有所发挥，因更定附列于左，而为之说焉。

按：纳甲者，始于京房之积算，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干以该其余，故谓之“纳甲”。魏伯阳以月象附会之，以寓丹家行持进退之候。盖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画，而以所见之方，为所纳之甲。震一阳始生于月，为生明☳。三日夕，出于庚，故曰“震纳庚”，谓一阳之气，纳于西方之庚也。兑二阳为上弦☱，八日夕，见于丁，故曰“兑纳丁”，谓二阳之气，纳于南方之丁也。乾纯阳，为望☰，十五夕盈于甲，故曰“乾纳甲”，谓三阳之气，纳于东方之甲也。此望前三候，阳息阴消之月象也。^①

巽一阴始生于月，为生魄☴。十六旦，明初退于辛，故曰“巽纳辛”，谓以一阴之气，纳于西方之辛也。退二阴，为下弦☾，二十三旦，明半消于丙，故曰“艮纳丙”，谓二阴之气，纳于南方之丙也。坤纯阴，为晦☷，三十旦，明尽灭于乙，故曰“坤纳乙”，谓三阴之气，纳于东方之乙也。此望后三候，阳消阴息之月象也。

离为日，日生于东，故离位乎东；坎为月，月生于西，故坎位乎西。至望夕，则日西月东，坎离易位。其离中一阴，即是月魄；坎中一阳，即是日光。东西正对，交注于中，此二用之气，所以纳戊己也。故曰“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也。

① 月分六候，每五日为一候。

乾纳甲，而又纳壬；坤纳乙，而又纳癸者，何也？谓乾之中画，即太阴之精。望夕夜半，月当乾，纳其气于壬方地中，对月之日；坤之中画，即太阳之精。晦朔之间，日在坤，纳其气于癸方地中，合日之月也。徐敬可云：望夕之阳，既盈于甲矣，其夜半，日行至壬，而月与为衡。日中原有阴魄，所谓“离中一阴”者，平时含蕴而不出，至是则盛阳将革，又感正对之阴，乃充溢流滋，而为生阴之本。故其象为☵，即望夕夜半壬方之日也。晦旦之阳，既尽于乙矣，其夜半，日行至癸，而月与同躔。月中原有阳精，所谓“坎中一阳”者，平时胚浑而不分，至是则盛阴将革，又感摩戛之阳，乃剖发进泄，而为生阳之本。故其象为☲，即晦朔间癸方之月也。故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此尤易象之要枢也。

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盖即《明堂》九室纵横十五之数。虽不言“九宫”，而“九宫”在其中矣。横言之，二四为六之与九也，三五为八之与七也，一八为九之与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纵言之，三四为七之与八也，一五为六之与九也，二六为八之与七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四维斜对言之，二五为七之与八也，四五为九之与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七八数十五，九六数亦十五，合之为三十，当一月之日数。

阳气谓日光也，月本无光，感日之明以为光。明，阳也；魄，阴也。三日生明，十五而望，十六生魄，三十而晦。故曰“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索者，尽也，谓月所感日之光至是尽灭，全体皆魄也。此虽言月体之消长，而未尝不合于“九宫”之数。然其卦则以子午为纲，卯酉为纬，所谓“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者是也。与《明堂》九室之卦位不同，观《汉上纳甲图》，用乾南坤北，离东

坎西之位，则可知矣。彭本有《九宫八卦图》举二者合而为一，殊觉齟齬。

上观天河文，下察地形流。注家皆以“天河文”为云汉，“地形流”为海潮。今本云“上观河图文”，盖后人妄改，以应九为《河图》之说。《河图》非天象，安得云“上观”？其为俗子点窜可知。且淳于叔通《五相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沟数万里。河鼓临星纪兮，人民皆惊骇。俞琰注云：玄沟者，天河也。自箕尾之间，至柳星之分，介断天盘，不知几万里。修丹者法天象地，反身而求，则身中自有一壶天也。河鼓星位，在天河边斗牛之间。星纪天盘之丑位也。丹法：火临于丑，则驱回尾穴连云焰，赶入天衢直上奔。^①正当斩关出路之时，一身之人民，岂不竦然惊骇乎！观此文及注，则天河正有精义，不得作《河图》。以是知七、八、九、六，伯阳特以为晦、朔、弦、望之候，虽有别序斯四象句，而实于《河图》之四象绝无交涉也。

右论月体纳甲。

吕纯阳《沁园春·丹词》：^②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

石洞俞氏曰：七，火数也。炼丹之法，其先以红投黑，而生药，既有药，然后进火，炼黑入红而成丹，故曰“七返还丹”，即非自寅至申之七时也。张紫阳《悟真篇》云：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在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作亲情。是此义也。

《离骚·远游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一气孔神兮，

^① 其气自闾关升于泥丸也。

^② 按：《宋史·陈抟传》。关西逸人吕洞宾世以为神仙，数来抟斋中。希夷丹道，岂即纯阳所授邪？词云：不因师指，此事争知。盖虽有希夷之风骨，不遇神仙，终难成就。金丹岁晚无消息，能不重叹乎？

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即“炼己待时”之谓也。要在收视返听，寂然不动，凝神于太虚，无一毫杂想，少焉，神入气中，气与神合，则真息自定，神明自来，不过片晌间耳，邵康节《先天吟》云：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工夫。丹法亦然。采药于先天，则无为；进火于后天，则有为，不可以一律齐也。

正一阳初动，中宵漏永，温温铅鼎，光透帘帷。

俞氏曰：《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阳生也，盖弹指声中，巽门豁开，而心觉恍忽之时是也。吾于此时，鼓之以橐龠，煅之以猛火，则真铅出坎，而河车不敢暂停，直运入昆仑峰顶，乃可以为还丹。邵康节《恍忽吟》云：恍忽阴阳初变化，絪縕天地乍回旋。中间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语言。非洞晓阴阳造化，畴克知此。

中宵，即半夜子时也。《参同契》云“含元虚危，播精于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间，合符行中”，谓三十日半夜子时之前，介乎晦朔之间也。若蹙之于一日，则每夜子时之前，即晦朔之间，初不拘于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真篇》云：日月三旬一遍逢，以时易日法神功。其说明矣。铅，即药也；鼎，谓下丹田也。子时将至，而阳气潜萌于其下，所以温温也。帘帷者，眼也；垂眼下视，有垂帘之象，故曰“帘帷”。惟丹田有药，而阳气上升，透于两眉之间，是以有光也。

造化争驰，虎龙交媾，进火工夫牛斗危。

俞氏曰：造化争驰，谓坤之末，复之初也。《参同契》云：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吞并。作丹之时，要在心息相依，然后神凝气聚，交媾而为药。陈朝元《玉芝书》云：玄黄若也。无交媾，争得阳从坎下飞？故必阴阳交媾，丹田有药，乃可以进火也。

牛、斗、危，乃身中火候之方位。谓进火工夫，至寅面搬^①运，如天之生物，胚胎于子，至寅而出也。《参同契》云：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萌。《翠虚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与此同旨。

曲江上，见月华莹净，有个乌飞。

俞氏曰：《翠虚篇》云：西南路上月华明，大药还从此处生。记得古人诗一句，曲江之上鹊桥横。古仙本以小肠有九盘十二曲，是为曲江，而《翠虚》又以西南路上发明其说，可谓深切著明矣。盖西南属坤，坤为腹药，生于丹田之时，阳气上达，丽于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脐，一路皆虚，白晃耀如月华之明也。

“有个乌飞”者，身中之天地交，坎、离合，二气絪縕，结成一滴露珠，而飞落丹田中也。陈希夷《指玄篇》云：有个乌飞入桂宫。《翠虚篇》云：红莲含蕊露珠凝，碧飞落华池滴滴。

当时自饮刀圭，^②又谁信无中养就儿。^③

俞氏曰：金丹大道至简至易，于无中生有，养就婴儿，如涕唾精。津气血液之类，止可接助以为阶梯，非丹质也。学者局于管见，往往以先人之说为主，更不肯参究丹书。虽有道者，欲与开发，孰为之信？《翠虚篇》云：“怪事教人笑几回，男儿今也会怀胎。自家精血自交结，身里夫妻是妙哉。”盖夫妇即阴阳之异名，非真有所谓夫妇也。或者偏执竹破竹补之说，遂谓以人补人，而专意于三峰邪术，又安信金丹乃清静无为之道，而专于无中生有哉！

辨水源清浊，木金间隔，不因师指，此事争知。

俞氏曰：人身有一物，分而为二，其浮者为木，沈者为金，

① 原文作“般”。点校者注。

② 谓但以服食为事。

③ 即所谓三家相见结婴儿也。

一东一西，故谓之间隔。若得斗柄之机斡运，使之上下循环，如天河之流转，则木性爱金，金情恋木，而刑德并会，不间隔矣。^①

《悟真篇》云：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人莫强猜。益丹经所陈，或假物以明理，或设象以寓意，名义不同。学者卒然读之，莫不有望洋之叹。且以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水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曰金水，或曰木火，或曰水土，使人心目俱眩，诚不易知也。

道要玄微，天机深远，下手速修犹太迟。

俞氏曰：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进火。虽有先后次序，要皆一片功夫。天机，谓半夜子阳初动之时也。天机将至，人能动吾之机以应之，则天人合发，内外相符，结而为丹矣。虽曰一日十二时，凡相交处，亦皆可为。而古仙必用半夜子阳初动之时者，其时太阳正在北方，而人身气到尾闾关，益与天时相应，所谓盗天地、夺造化，惟此时为然。乃若丑时，则太阳已偏，人身之气已过尾闾矣。寅时，则太阳已出地，人身之气已过贤堂矣。皆不可用也。《玉芝书》云：凡炼丹，随子时阳气而起火，其火方全。余外别时起火，其火不全。斯言尽之矣。

蓬莱路仗三千，行满独步云归。^②

俞氏曰：“三千”、“行满”谓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内，务要积功累行；十二时中，不可须臾离道。刘虚谷《还丹篇》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无亏十二时”是也。丹法片晌结胎，百日而功灵，周年而胎圆，九年而行满。皆有程度，决无今日遇师，明日便能成仙之理。当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变，始而易气，次

^① 按：人身之水，有清有浊。东坡《天庆观乳泉赋》谓：若汗血涕涎沫之类，皆水之外骛者，一出而不复返。唯华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颊。甘而不坏，白而不浊，宜古之仙者，以是为金丹之祖，长生不死之药也。故水源之清浊，不可以不辨，木金间隔即东家西邻之谓。

^② 尸解则能轻举，然只或地仙，故归名山洞府也。

而易血，次而易脉，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发，次而易形，积九年而阅九变，炼尽纯阴，变成纯阳，然后可以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

渭按：丹家之炼己，一曰“交媾”，亦曰“生药”、“采药”，又曰“作丹”，此其事在亥子之交。《参同契》云“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从”是也。进火一曰“起火”，此其事在子丑之会。《参同契》云“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萌”是也。陈致虚云：人先须养性，乃可修命临炉。一差百错，总由炼己无功。言生药不可不早也。俞琰云：丹法火临于丑，则驱回尾穴连云焰，赶入天衢直上奔。言进火不可不力也。其于天地之撰，阴阳之义，水火之情，日月之运，亦可谓探其微，而抉其奥矣。惜乎！其以圣人之大道而小试之也；惜乎！其以圣人之公心而私用之也。圣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何其大也。丹家之功效止于一身，小之至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张子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圣人于死生之际，如是而已，何其公也。丹家日孽孽唯以长生久视为念，私亦甚矣。故谓丹道出于《易》则可，谓圣人之作《易》意在明丹道，则不可也。

右论炼己进火。

先天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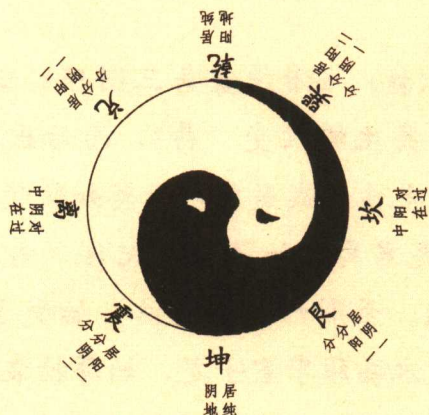
清容袁氏（桷）《谢仲直易三图序》曰：上饶谢先生，遁于建安。番禺吴生蟾往受《易》，而后出其图焉。建安之学为彭翁，彭翁之传为武夷君，而莫知所受。或曰“托以隐秘”，故谓之武夷君焉。始晁以道纪传《易》统绪，截立疆理，俾后无以伪。至荆州袁溉道洁，始受于薛翁，而《易》复传。袁乃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龙。始薛授袁时，尝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后有二张，曰“行成”精象数，曰“缙通于玄”。最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其三图焉。

或言《洛书》之传，文公不得而见。今蔡氏所传书，讫不著图，藏其孙抗，秘不复出。临邛魏了翁氏尝疑之，欲经纬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图，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谢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终也，世能道之。

渭按：清容，博雅君子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图，一为《先天太极图》无疑矣。其二盖《九宫图》与《五行生成图》，而希夷未尝名之曰《洛书》，故或言《洛书》，朱子不得见也。^①

^①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宋末以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事，国亡变姓名，遁八建阳。其后人稍识之，被征不就。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送至大都，遂不食而死。事具《宋史》本传。仲直，即君直也。清容以谢拒元命，为时所忌，故隐其名，复更其字。

图之然自地天



赵氏（撝谦）《六书本义》曰：《天地自然之图》，宓戏氏龙马负图，出于荣河，八卦所由以画也。《易》曰：河出图，圣人则之。《书》曰：“河图在东序”是也。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尝熟玩之，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之妙。^①

杨氏（时乔）《周易全书》曰：赵氏图书，世竞传之，为真图书，灵宝许公（诒）、郴阳何公（孟春）尤笃信之，独季彭山（本）云：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

渭按：蔡氏所得之三图，清容不言其形象，未知何如。据古则所传，以为蔡氏之所得，盖三图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图》，亦曰《太极图》，取《参同契》之“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朱子

^① 撝谦字古则，余姚人，宋宗室，别号老古先生。《名山藏》作赵谦，云：洪武初聘修《正韵》。

发云：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三传而至邵雍，则康节之学，实出于希夷。其所演以为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可知也。后人谓之《天地自然之图》，又谓之《太极真图》，其环中为太极，两边白黑回互。白为阳，黑为阴，阴盛于北，而阳起薄之。故邵子曰：震始交阴而阳生，自震而离而兑，以至于乾，而阳斯盛焉。

震东北，白一分，黑二分，是为一奇二偶，兑东南；白二分，黑一分，是为二奇一偶，乾正南。全白，是为三奇；纯阳，离正东，取西之白中黑点为二奇含一偶，故云：对过阴在中也。阳盛于南，而阴来迎之，故邵子曰：巽始消阳而阴生，自巽而坎而艮，以至于坤，而阴斯盛焉。

巽西南，黑一分，白二分，是为一偶二奇；艮西北，黑二分，白一分，是为二偶一奇；坤正北，全黑，是为三偶，纯阴；坎正西，取东之黑中白点，为二偶含一奇，故云：对过阳在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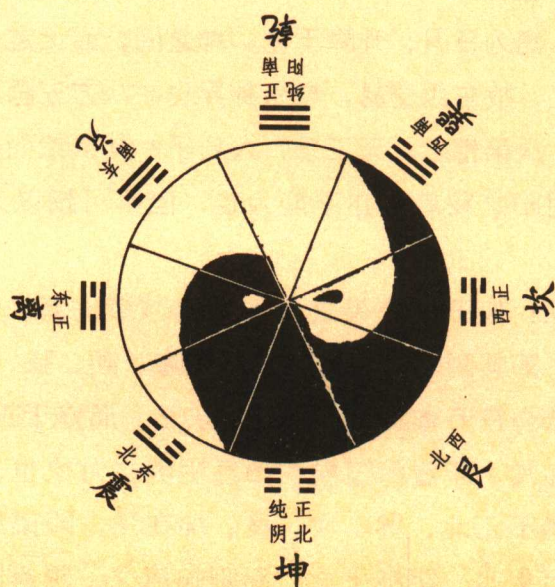
坎、离为日月，升降于乾、坤之间，而无定位。纳甲寄中宫之戊己，故东西交易，与六卦异也。八方三画之奇偶，与白黑之质，次第相应。天工乎？人巧乎？其自然而然之妙，非窃窥造化阴阳之秘者，亦不能为也，但不可指以为伏羲之《河图》耳。

或问：朱子谓希夷之学，源出《参同契》，何以知其然乎？曰：即其阴阳盛衰之数，以推晦、朔、弦、望之气而知，其理有若合符节者矣。阳气生于东北，而盛于正南，震、离、兑、乾在焉，即望前三候，阳息阴消之月象也，阴气生于西南，而盛于正北，巽、坎、艮、坤在焉，即望后三候，阳消阴息之月象也。阴极于北，而阳起薄之，阴避阳，故回入中宫，而黑中复有一点之白；阳极于南，而阴来迎之，阳避阴，

故回入中宫，而白中复有一点之黑。盖望夕月东日西，坎、离易位，其黑中白点，即是阳光；白中黑点，即是阴魄。东西正对，交注于中，此二用之气，所以纳戊己也。举《参同》千言万语之玄妙，而括之以一图，微而著，约而赅，丹家安得不私之为秘宝，而肯轻出示人耶！

自种放之后，儒者受此图，皆有所变通恢廓，而非复希夷之旧。唯蜀之隐者，得其本真，私相授受，以为丹家之要诀，箴叟酱翁之徒是也。故虽朱子之博洽，亦不得见，而必属季通入峡求之。盖即酷爱《参同契》之意，以为坐谈龙肉，不如吃猪肉而饱也。其终不以为《河图》而列诸经首其，盖以图出希夷，源自伯阳，不若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为得其正耳。非季通秘之而不与言也。

图极太古



赵氏（仲全）《道学正宗》曰：古太极图，阳生于东，而盛于南；阴生于西，而盛于北。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皆自然而然者也。

按：潜溪宋氏（濂）曰：新安罗端良愿，^①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用井文界分“九宫”，谓之《洛书》，言出于青城山隐者，然不写为象。今观赵氏此图，正所谓阴阳相含，就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者。青城隐者之所授，当亦如此。然不着阴阳分数，视古则为疏略，其不曰《河图》，而谓之《古太极图》，何也？盖其时既从《启蒙》，以五十五数为《河图》，而濂溪又自有所为《太极图》者，故不名《河图》，曰《太极图》，而加“古”以别之。

《先天图》虽丹家修炼之诀，然亦必得其人而传之，非其人则不传也。故宋初唯种放、穆修受希夷之学，而他无闻焉。其后穆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而天下始知有象数之学，即上所列二图是也。亦曰《太极图》，或谓之《河图》。^②希夷之所授受，尽于此矣。而说者谓此外别有《河图》、《洛书》，种放得之以传李溉及许坚。不亦漫乎？溉惟有《卦气图》，^③而坚无所著不知其说云何。今观范谔昌、刘牧之言，则皆祖述伪《龙图》者也，与希夷之学相去迳庭矣。

盖自种放既没，天禧以后，《龙图》托名希夷，当世翕然宗之。邵子之书，虽得真传，而变通恢廓，多所自得。良工不示人以朴，人莫测其所从来，其流传蜀汉间者，又不过二

① 罗愿，字端良。

② 有蒋公顺、字得之者，魏鹤山之门人也，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为《太一下行九宫图》。鹤山云此，亦是一说。

③ 见汉上《周易卦图》，云其说源于《易纬·类是谋》。

三隐沦，私为养生之诀，儒者无过而问焉。非若刘牧之徒，造作文字，更相标榜，以簧鼓天下也。故朱子虽力辨刘牧之非，而终不能脱《龙图》之窠臼。逮乎晚年，始觉其妄，遂令季通入峡，购得三图耳。蔡氏秘不肯出，及元末明初，复见于世，虽无当于圣人之《易》，而源出《参同》，犹胜《龙图》之怪诞。彼疑清容二赵之言为不足信者，得吾说而思之，夫亦可涣然释矣。

右论希夷先天图。

易图明辨卷四

龙 图

希夷陈先生《龙图序》曰：且夫龙马始负图，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尚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邪？然则何以知之，答曰：于夫子三陈九卦之义，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贯珠，少有差，则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万，皆累累然如系之于缕也。且若《龙图》便合，则圣人不得见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圣人观象而明其用。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龙图》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数。上二十五，天数也，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尽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位，后形一、六无位，又显二十四之为用也。兹所谓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数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为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则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则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后既合也，天一居上，为道之宗；地

六居下，为器之本，三千地二地四为之用。^① 三若在阳，则避孤阴；在阴，则避寡阳。^② 大矣哉！《龙图》之变，歧分万涂，今略述其梗概焉。

仲尼默示三陈九卦：

履德之基。^③

谦德之柄。^④

复德之本。^⑤

恒德之固。^⑥

损德之修，益德之裕。^⑦

困德之辨，井德之地。^⑧

巽德之制。^⑨

按：李邯郸（淑）书目有《易龙图》一卷，陈抟撰，朱子以为假书，其序则录于《宋文鉴》。刘静修云：《龙图》之说，未必出于刘牧之前。^⑩ 吕伯恭从而误信之，犹张敬夫为戴师愈所欺也。希夷未闻有书。^⑪ 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未合之数，以为探三陈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陈九卦，

① 本注：参一三、五，天数合九，乾元用九也。两二、四，地数合六，坤元用六也。

② 本注：成八卦者，三位也。上则一、三、五为三位，二、四无中正，不能成卦。为孤阴，下则六、八、十为三位，七、九无中正，不能成卦，为寡阳。三皆不处，若避之也。

③ 序卦次十，明用十示人，以辨上下。

④ 次十五，明用十五示人，以衰多益寡。

⑤ 次二十四卦，示气变之始。

⑥ 下经次二卦，示形化之始。

⑦ 此二卦示人，以盛衰之端。

⑧ 此二卦示人，以迁通之义。

⑨ 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也。因事制宜，随时变易之义备矣。

⑩ 牧受《龙图》于范谔昌，谔昌传自李溉、许坚，则其书固先牧而出。

⑪ 《宋史·隐逸传》：陈抟好读《易》，著《指玄篇》。言导养及还丹之事，而无所谓《龙图》者。

于《河出图》之义，有何干涉！比拟不伦，殊为可笑。

又云：若《龙图》本合，则圣人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圣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圣人岂不能见其所分？且使天合而圣人果不能见其所分，当其散也，圣人又岂能合而用之邪？狂瞽之谈，不足深辨；而宋景濂谓《序》非图南不能作，甚矣儒者之易愚，非独一吕伯恭也。余姚黄先生云：河出未合之图，圣人合而用之，是伏羲画卦又画图也。一言破的，此书之伪妄，灼然可睹矣。

三陈九卦之义，其有合于《龙图》者不可晓。虽然彼既妄言之，吾不妨妄解之：盖天地未合之数、已合之位，一陈也；龙马负图，二陈也，所谓散而示之者也；伏羲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地上八卦之体，三陈也，所谓合而用之者也。^① 仲尼不明言，而于《大传》三陈九卦，以微示其意，故曰“默而形之”。作伪者之肺肠，容或如此。旧注泥九卦立解，则穿凿无理甚矣。

《东都事略·儒学传》：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

按：马令《南唐书》：许坚，不知其家世。或曰：晋长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庐阜白鹿洞，帟巾芒屨，短衲至骭，亦无赍装。唯自负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脱衣，就涧浴出而攄之。癖嗜鱼，得大鱼则全体而烹，不加醯盐，熟而啖之。后或居茅山，或居九华，适意往返，人不能测。旧与钱若水善，若水后因转徙江南，遇坚于简寂观，勉之以仕，则蹙蹙不答。坚尝至阳羨，人不之识。一日涉西津，临波阔步，若平地然，众始神之，不知其所往云。此亦是神仙面目，绝

^① 详见后。

无儒者气象，其自托于希夷之徒，有以也。

《宋史·儒林传》：朱震有《汉上易解》云：种放以《河图》、《洛书》授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

晁氏《读书志》：《易证坠简》一卷，天禧中昆陵从事范谔昌撰，自谓其学出于湓浦李处约、庐陵许坚。^①

按：《东都事略》言陈抟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象学者，《河图》、《洛书》也。而朱震云放以图书授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晁公武云：谔昌自谓其学出于李处约、许坚。其说互异。溉与处约不知是一是二，谔昌又不言处约传自谁氏，中间授受不甚分明，识者疑之。昔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又蜀人赵宾为《易》，持论巧慧，非古法，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宾死，喜因不肯仞。^②盖曲学授受之际，往往多依托隐讳，不可考究。李、许之学，自附于种放，其亦田生独传孟喜不仞之类乎？

空山雷氏（思齐）《易图通变》曰：由汉而唐，《易经》行世，凡经传疏释之外，未有及于图书之文，刊列经首者。迨故宋之初，陈抟图南始创意推明象数，自谓因玩索孔子三陈九卦之义，得其远旨。新有书述，特称《龙图离合变通图》。第一为《龙马图》，余二十是全用《大传》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杂以纳甲，贯穿易理，内一图谓形“九宫”，附一图谓形《洛书》者，则尽去其五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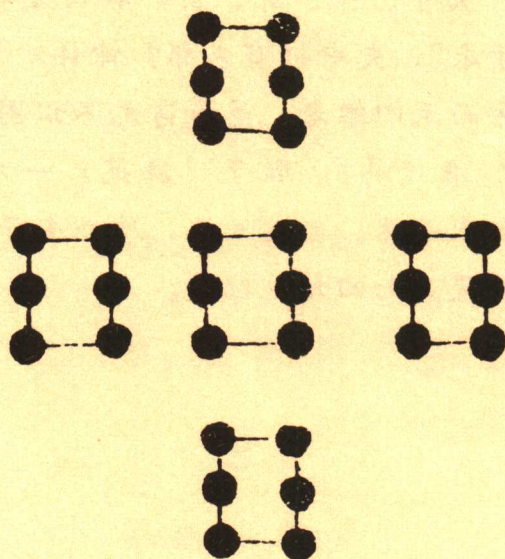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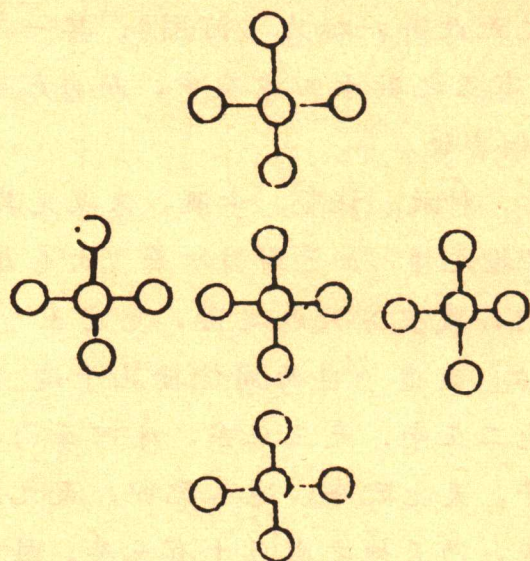
① 陈氏《书录解题》又有《易源流图》一卷。

② 见《汉书·儒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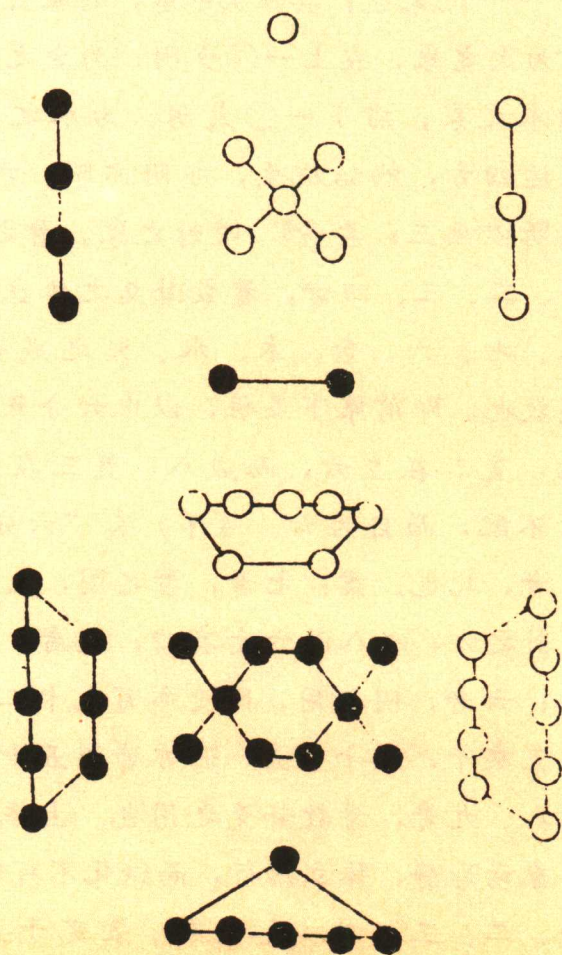
数，只起地六至地十。自释十为用，十为成形，故《洪范》陈五行之用数语而已。及终其书，再出两图，其一形九宫者，元无改异，标为《河图》；其一不过尽置列《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于四方及中，而自标异谓为《洛书》，并无传例言说。

图南之后，种放、许坚、李溉，未及见其它有著述。若刘长民所亲授之师，如范谔昌所著《大易源流》，其称龙马负图出河，羲皇穷天人之际，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地上八卦之体，故老子自西周传授孔子造《易》之原。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未，乃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矣。因考其既以图之前五数置于北南东西之正及中，复以后五数配子午卯酉及中何也？夫子、午、卯、酉，非四方之正邪？地十配中云“寄于未”，夫中抑有未邪？谛详所置之数，正今图所传有四方而无四维者，是谔昌元不识图南所以标异，特因《太玄》准《易》，取于《洪范》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然。凿空无故，造端老子，增立怪论，以实图南，易置二七四九之位耳。

按：雷氏所言，则似亲见《龙图》之书者，然不著其形象。唯有清江张氏《易象图说》载之颇详，谨列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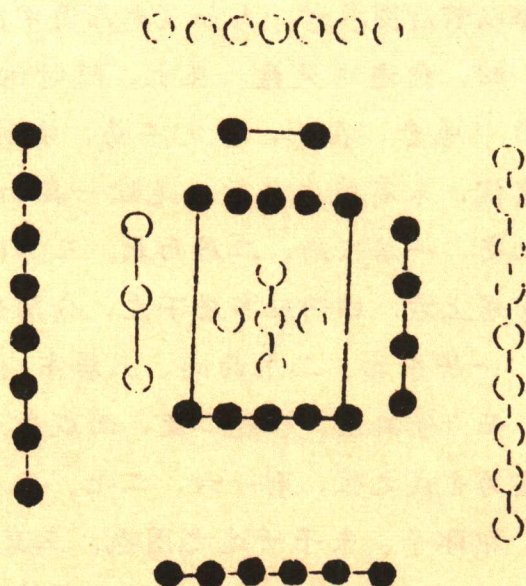
张氏曰：上位，天数也。天数中于五，分为五位，五五二十有五，积一、三、五、七、九，亦得二十五焉。五位纵横见三，纵横见五，三位纵横见九，纵横见十五。序言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者，此也。下位，地数也。地数中于六，亦分为五位，五六凡三十，积二四六八十亦得三十焉，序言十分而为六，形地之象者，此也。



张氏曰：上位，象也。合一、三、五为参天，偶二、四为两地，积之凡十五，五行之生数也。即前象上五位，上五去四得一，下五去三得二，右五去二得三，左五去一得四，惟中×不动。《序》言“天一居上，为道之宗”者，此也。案《律历志》云：合二始以定刚柔。一者，阳之始；二者，阴之始。今则此图其上天○。者，—之象也；其下地·者，——之象也；其中天☵者，四象五行也。左上一○太阳，为火之象，左上一○少阴，为金之象；左下一○少阳，为木之象；右下一○太阴，为水之象；土者冲气，居中以运四方，畅始施生，亦阴亦阳。右旁☷，三才之象，卦之所以画三；左旁☳，四时之象，蓍之所以揲四。是故上象一、二、三、四者，蓍数卦爻之体也。下位，形也；九、八、七、六，金、木、水、火之成数；中见地十，土之成数也。即前象下五位，以中六分开，置一在上六，而成七，置二在左六，而成八，置三在右六，而成九；惟下六不配，而自为六。《序》言“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者，此也。案：七者，蓍之图，七七而四十有九；八者，卦之方，八八而六十有四；九者，阳之用，阳爻百九十二；六者，阴之用，阴爻亦百九十二；十者，大衍之数，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得五十焉。是故下形六、七、八、九者，蓍数卦爻之用也。上体而下用，上象而下形，象动形静，体立用行，而造化不可胜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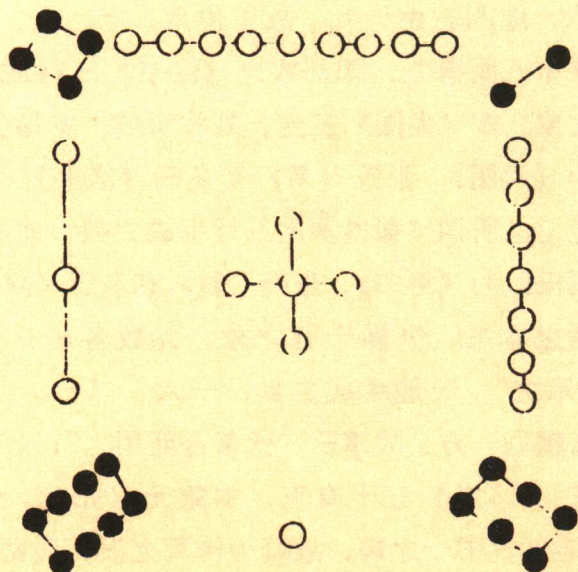
案：一、二、三、四，天之象，象变于上；六、七、八、九，地之形，形成于下。上下相重而为五行，则左右前后生成之位是也；上下相交而为八卦，则四正四隅“九宫”

之位是也。今以前后图参考，当如《太乙遁甲阴阳二局图》。一、二、三、四，犹遁甲天盘，在上，随时运转；六、七、八、九，犹遁甲地盘，在下，布定不易，法明天动地静之义。而前此诸儒，未有能发其旨，是故一在南起，法天象，动而右转。初交，一居东南，二居西北，三居西南，四居东北。四阳班布居上右，四阴班布居下左，分阴分阳，而天地设位；再交，一居东北，二居西南，三居东南，四居西北，则牝牡相衔，而六子卦生。合是二变，而成先天八卦自然之象也。然后重为生成之位，则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阴阳各相配合，即邵子、朱子所述之图也。三交，一居西北，二居东南，三居东北，四居西南，则刚柔相错，而为坎、离、震、兑；四交，一居西南，二居东北，三居西北，四居东南，则右阳左阴，而乾坤成列。合是二变，而成后天八卦裁成之位也。再转，则一复于南矣。《大传》所谓“象伍以变，错综其数”。刘歆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此其义也。



右《龙图》天地生成之数。

张氏曰：此即前图一、二、三、四，天之象也。动而右旋，六、七、八、九，地之形也。静而正位，是故一转居北，而与六合；二转居南，而与七合，三转居东，而与八合；四转居西，而与九合；五十居中，而为天地运行之枢纽。《大传》言“错综其数”者，盖指此而言。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三四往来是也，综者，总而挈之，一低一昂，一二上下是也。分作二层看之，则天动地静，上下之义昭然矣。



张氏曰：《洪范》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汉儒以此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而希夷所传则以此为“龙图三变”，^①以《生成图》为《洛书》本文。盖疑传写之误，而启图九书十之辨。今以二象两易其名，则《龙图》、《龟书》，不烦拟议，而自明矣。

按：以上四图，并见《易象图说·内篇》，清江张理仲纯所著也。其第一为天地未合之数，上位以五五为天数二十有五，下位以五六为地数三十。盖《汉律历志》云：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故依托为此图也。第二为天地已合之位，上位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五居其中，即刘牧所谓上下未交之象也。及其已交，则天一下生地六，地二上生天七，天三

^① 天地未合之数，一变也，已合之位，二变也；龙马负图，三变也。

左生地八，地四右生天九，故下位六、七、八、九、十，皆以生数乘中五而得之，即刘牧之《洛书》五行成数也。其纵横十五之象，本《龙图》三变，刘牧所谓“龙马负图”是也。雷氏以为《河图》，张氏《易》其名曰《洛书》。天地生成之数，即范谔昌所谓“羲皇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地上八卦之体”者也，雷氏以为《洛书》，张氏《易》其名曰《河图》。

今考之本书，纵横十五之象，九数各居一位，故序曰“天散而示之”；天地生成之数，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耦居一方，故序曰“伏羲合而用之”；《河图》之数，四十有五，《洛书》五十有五，本象元自如此。张氏宗《启蒙》，恐启图九书十之辨，故疑为传写之误，而两易其名。然刘牧师范谔昌，谔昌师李溉、许坚，三传弟子一脉相承，使图书果如张氏所列，而牧辄两易之，是入室而操戈也。其何取信于当世，而学者翕然宗之乎？西山谓图九书十出于刘牧之意见非也，而张氏宗之亦过矣。

易图以白为阳，黑为阴，自《参同》“水火匡廓”始，其后先天、太极图亦然，而《龙图》则独用奇白偶黑之点。《序》曰：天之垂象，的如贯珠。自一至于盈万，皆累累然如系之于缕也。因于点间为墨丝以联络之，使若贯珠然。思之可发一笑。前此未有此状，图出希夷之后，是亦一证也。雷氏不知《龙图》源出湓庐，非华山道士所作，故以为希夷必不如此，而归其罪于谔昌，此亦“莫须有”之狱。至以重定五行生成之数为老子，自西周传孔子，不知出何典记？凿空造端，增立怪论，诚有如雷氏所讥者。谔昌直一妄人耳！语曰：不知其形视其景，景曲则形必曲。观谔昌之言，则李、许之为人，从可知矣。

右论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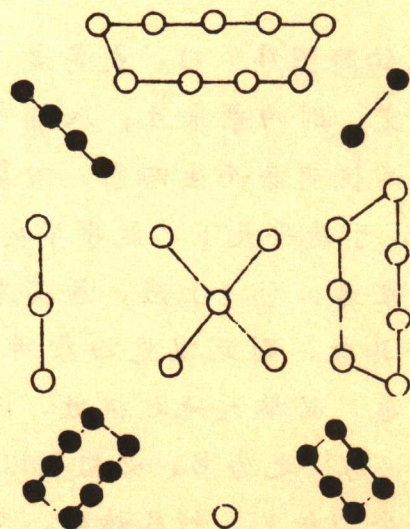
易数钩隐图

三衢刘氏（牧）《钩隐图序》曰：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而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之上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归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得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晁氏《读书志》曰：《易解》十五卷，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又有《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凡五十五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

渭按：欧公与刘牧同时，位尊望重，不信图书，乃祖述“钩隐”者之所忧，故其序托名欧公以欺世。千载而下，党同作伪者之肺肝，犹如见之也。三百年来，学者唯知有《本义》卷首所列

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故余详考《龙图》及“钩隐”，以著谬种所自出，使学者参观而猛省焉，非为其有当于圣人之《易》而录之也。



太皞氏授龙马负图

横此
十即
五龙
之图
象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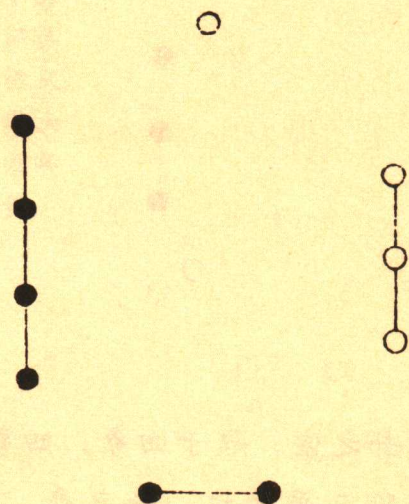
刘氏曰：昔宓戏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数出于河，是为《龙图》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纵横数之皆十五，盖《易系》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也。太皞乃则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数，以阳气肇于建子，为发生之源，阴气萌于建午，为肃杀之基，二气交通，然后变化，所以生万物焉，杀万物焉。且天一生坎，地二生离，天三生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此圣人设卦观象之奥旨也。

今《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蕴，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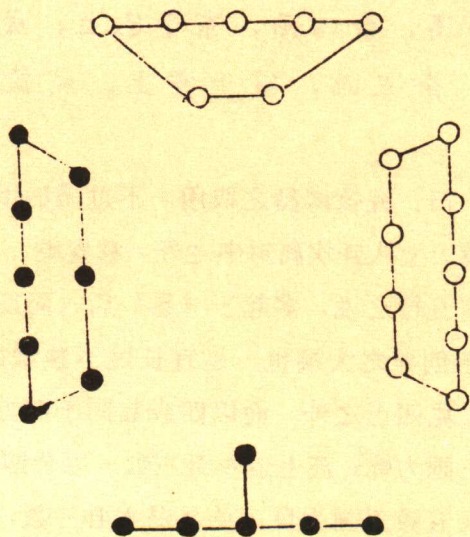
河图两仪

此即龙图天地中已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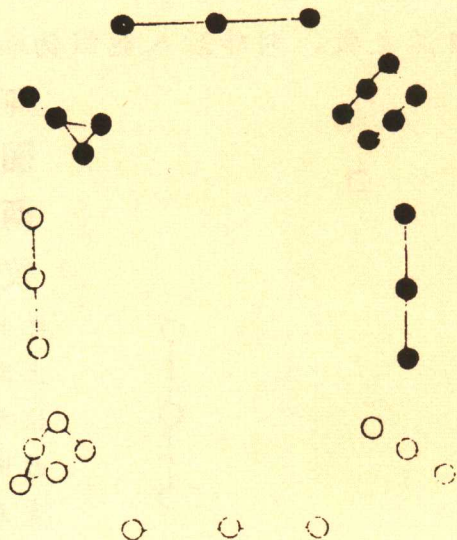
河图四象

此即龙图天地中已合



河图八卦

之关
说子
与明
此则
无图
画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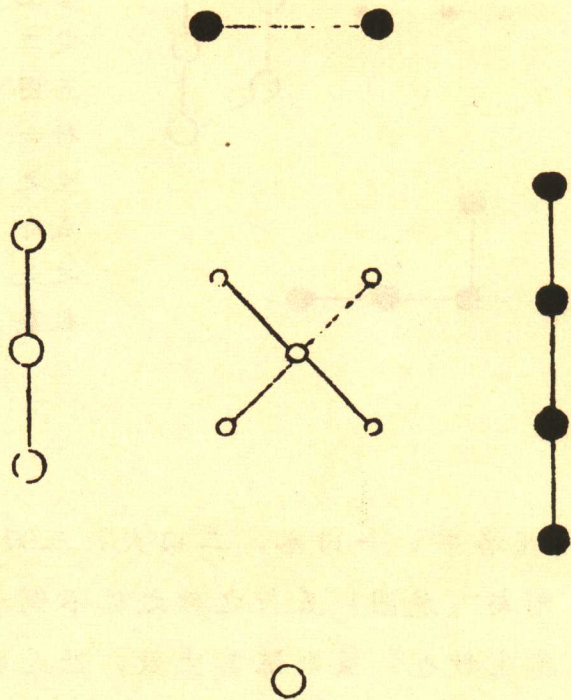
刘氏曰：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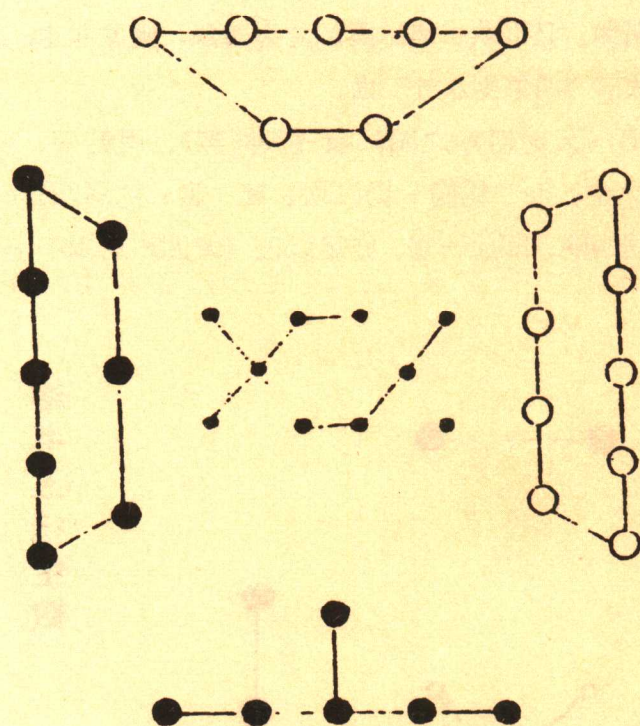
雷氏《易图通变》曰：究核谿昌之取用，不过循纳甲之绪余，及五子归庚之殊向。又谓天上八卦坎离对中之外，移置乾、兑、坤于东，艮、震、巽于西。不谓五行之说，多起于《易》后，而反引五行以为定卦之原。此又其敢于创异之大端也。是宜长民不独增以五十五图，又因谿昌坎、离、震、兑四正之外，而以四成数同于四方。谓坎六退本卦三数，以余三数三画为乾；离七退本卦三数，以余四数四画为巽；震八退本卦三数，以余五数五画为艮；兑九退本卦三数，以余六数六画为坤。皆以数为画，标为《河图》，是不揣本而齐末。夫八卦各三

画，以刚柔生爻，未闻本卦止用三画，而以其余画之多反分为别卦也。所陈之数，抑配偶然。且以坎、离、震、兑为四象，则尤非也。象本在未成卦之先，故曰“四象生八卦”也。

按：希夷《天地自然之图》宗《参同契》，用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位，而“钩隐”仍以坎、离、震、兑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即此一端，亦足以证《龙图》之本不出于希夷矣。

洛书五行生数





洛书五行成数

以上二图合生成即是数義
重定五行

刘氏曰：或问《洛书》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下篇分土王四季，则备其成数矣。且夫《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

《书》之“九畴”，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数，余八法皆是禹参酌天时人事类之耳，非龟所负之文也。今详

《洪范·五行传》，凡言灾异必推五行为之宗。又若鲧无圣德，汨陈五行，是以彝伦攸斁，则知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数。其文负于神龟，余八法皆大禹引而伸之，犹《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余重卦六十四，皆伏羲仰观俯察，象其物宜，伸之以爻象也。

或曰：既云《龙图》兼五行，则五行已具于《龙图》矣。不应更用《龟书》也。答曰：虽兼五行，有中位而无土数，惟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义耳。《龟书》乃具生成之数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与数，故圣人资图书而作之也。

雷氏《易图通变》曰：《书》之“九畴”，各畴自有成数，如一五行，二五事，犹或得以其数从而强推引之。至于五皇极，则已不可指实之为何物、何事，而甚则九五福而附以六极，则将计九乎？计五福而兼计六极乎？皇极，谓大中；而六极者，其极又可谓中乎？皇极本非物非事，故可指之为中，今徒实以五点，而五点者，乃遂得为中乎？畴自一至九，界界然各存本有之数，不知何自而可以合于五十有五之数。强谓合者，盖其人之妄也。若其后而至于以书谓图，以图谓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此余特谓图则有数可通，而书则有畴类可数，而不可布之以为图也。

按：刘牧谓《洛书》与《河图》并出于伏羲之世，兼则之以画卦，而五行之数未显，故禹复法之以陈“九畴”。然一为五行，二为五事，以至九十为福极，禹何以知之？故又为之说曰：惟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数，余八者皆禹自类之意，谓五事以下，禹从五行推演而得之也。然五事、皇极、庶征、五福、六极，刘向尝以此附会于五行，犹可通也，其余则绝无交涉矣。六十四卦，不离乎八卦；《河图》具八卦之象，则

六十四卦包在其中。若“九畴”五事以下，未见五行中具有此义也。禹乃凿空而增之，以缀于五行之后，则几同骈拇枝指矣。是亦不可以已乎。且经云：天锡禹“九畴”，不言锡禹五行。“九畴”皆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谓八者禹自类之，妄也！

《易·乾凿度》曰：阳起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象。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象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变，始由此作焉。

《隋·经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图讖，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按：《志》有《郑氏注易纬》七卷，而无《乾凿度》。《唐艺文志》有宋均注《易纬》九卷，亦无《乾凿度》。孔颖达义疏：章怀《后汉书》注所引《乾凿度》，盖即秘府散亡之余、仅存于《易纬》九卷中者也。是为可信。宋时复有《乾凿度》二卷，晁氏云：旧题苍颉修，古籀文，郑氏注。案唐《四库书目》有郑玄注《诗》、《书》、《纬》及宋均注《易纬》，而无此书，其中有不可晓者，独“九宫”之法颇明。愚谓此贗书无疑。图纬兴于哀平之际，《乾凿度》纵出其先，亦当在汉世，而题曰“苍颉修”，将谁欺乎？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章怀所引郑注尽之矣。无七八、九六、进退、消息、彖易、彖变之说也，是必苍颉二卷中语。盖其时《洞极经》出，十图九书，早已萌芽，故刘牧之徒伪造《乾凿度》二卷，以《参同契》七八、九六之文窜

入于其中，以见此《河图》之象，出自西汉，远有端绪，使人不敢动摇。陈氏所云“残阙不完”，于伪之中又有伪焉者也。而昧者更题云“苍颉修”，若此书为黄帝继伏羲而作，适以自献其伪，可不谓大愚乎？

《子华子》曰：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据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数之所由生。一从一横，数之所由成。胃之实也，神气之守也，故曰：天地之数，莫中于五，莫过于五。

晁氏《读书志》曰：《子华子》十卷，其传云：子华子，程氏，名本，晋人也。刘向校定其书。按《庄子》称子华子见韩昭侯，陆德明以为魏人，既不合，又《艺文志》不录，且多用字说，谬误浅陋，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耳。

朱子《偶读漫记》曰：会稽官书版本有《子华子》，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以予观之，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摹拟变换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如论《河图》，巧亦甚矣；惟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书也。或云：王铎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膺书。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又曰：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

周氏《涉笔》曰：其书多解字义。吾尝疑其三经后此书方出，故信《字说》而主老庄。

陈氏《书录解题》曰：《家语》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事，而《庄生》亦载子华子见昭僖侯一则。《庄生》固寓言，而《家语》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无之。

王氏《困学纪闻》曰：《子华子·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

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刘牧之徒，伪撰《乾凿度》以自固其学，而犹未已也。盖纬书出于西汉，恐不足以厌服天下之心，故又造《子华子》，其人为与孔子倾盖而语者。以戴九履一，据三持七为《河图》，始可以屈洞极经而伸吾之说，然格致凡近，辞义浅陋。序云“刘向作”，而汉《艺文志》无之。人皆知其出于元丰后《三经字说》盛行之时，竟何益哉！故曰：作伪心劳日拙。

盱江李氏（覲）《删定易图论·序》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有五观之，则甚复重，乃删其图，而存之者三：所谓《河图》也，《洛书》也，“八卦”也。于其序解之中撮举而是正之，诸所触类，亦复详说，成《六论》。别有一册，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自郅以下无讥焉。^①

谷水林氏（至）《易禅传·极数篇》曰：夫子于《系辞》言数者三：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曰天一终于地十，曰参天两地而已。虽曰“河出图，洛出书”，初未尝曰某为图，某为书也。至刘牧出《钩隐图》，始以四十五为《河图》，而五十五为《洛书》，且以为出于希夷之所传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十五，总四十有五之说，前此未之见也。孔颖达曰：龟负《洛书》，先无此事，见之纬候之书。牧不信圣人之言，而主纬候之说何邪？大抵圣人阐《易》，有象则有

^① 《论》作于仁宗景祐三年。王湜《易学》曰：吴祕之《通神》，黄黎献之《略例》、《隐诀》，徐庸之《易蕴》，皆本刘氏。逮鲜于侁，稍辨其非。其后论《易》者交攻之。而九图十书，宋之群儒恒主其说。

数，有数则有变。象则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者也，数则五十有五、奇耦之生成者也，变则揲蓍倚数生爻者也，要不出于三者而已。如牧之为图，巧则巧矣，于《易》何取焉。且其数曰纵横十五而已，所以生卦成卦无闻焉，不知何与于《易》哉！又曰纬候之家，不过借《河图》、《洛书》之说以神其事。至牧反覆言之，而世之论《易》者多宗其说，《易》之本原愈以不明。本朝惟欧阳公以图书为怪妄之甚，为说以黜之，然一人之言不能胜久习之溺也，特学《易》者不深察之耳！今所谓极数者，本之天地五十有五之数，而黜图书之妄，虽得罪于君子，不辞也。

按：五十有五，即自一至十之数，林氏因错简而误析为二耳。《系辞》言数者三：“天地之数”一也，“参伍错综”二也，“参天两地”三也，此皆主蓍而言，于图书无涉。宋人不知此义，而以数为图书，易道之榛芜，至此而极。虽命世大儒如伊川，不能废五行之说，而郭子和非之，以为历数之学；如考亭，不能废图书之说，而林德久斥之，以为纬候之流。呜呼之二子者，岂非豪杰之士哉！

雷氏《易图通变》曰：《龙图》流传未远，知者亦鲜，至刘牧乃增至五十五图，名以“钩隐”。师友自相推许，更为倡述，各于《易》有注释，曰《卦德论》，曰《室中语》，曰《记师说》，曰《指归》，曰《通微》，亦总谓之《周易新注》，每欲自神其事。及迹而究之，未见其真能有所神奇也。时则有李觏泰伯者，著《六论》以驳之，删其复重，止存三图。自后愈传愈失，甚者反以五

十五数为《河图》，而图南所传者为《洛书》，颠倒迷谬，靡所底止。

按：刘牧之学，当时皆谓其源出于希夷，而不知希夷所传者，乃《天地自然之图》，白黑回互之状，^①康节之所受而演之者也。于《龙图》曷与焉，于《钩隐》又曷与焉。盖自天禧之后，伪书盛行，而《天地自然之图》隐矣。说者以刘牧之学为希夷之传，是犹吕之代嬴，牛之易马，世仍以秦晋目之，而不知其血脉之已非也。李泰伯存其三图，雷齐贤归咎后人，亦寻常之见耳。《钩隐》支离破碎，缴绕窒塞，真无一可取。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萁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粮莠而已矣。

右论《易数钩隐图》。

^① 见第三卷。

易图明辨卷五

启蒙图书

西山蔡氏（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意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

右见《易学启蒙》注，季通为朱子起藁，故不敢列己说为正文，然朱子《河图》、《洛书》之象数，实由季通而定。初刘牧以四十有五为《河图》，五十有五为《洛书》，实《龙图》之本象，而季通以为牧之所易置，至此乃复其旧，且引关、邵以相证。

今按：《关易》明系伪书，不可以为据，而邵子“圆星方土之论”，其意别有所在，未尝以五十有五为《河图》也。谨列其说如左，明者幸垂察焉。

关子明《易传》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观之以画卦，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隅者尽其画。^①《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后圣稽之为三象。一、四，七为天生之数，二、五、八为地育之数，三、六、九为人资之数。

《邯郸书目》^②：关子明《易传》一卷，唐赵蕤注。魏孝文使并州刺史王虬与子明著《疑筮论》数十篇，蕤云：亡篇过半，今无能詮次。但随文解义，庶学者触类而长。阮逸詮次刊正《洞极元经传》五卷，^③关子明以生育资为传，以释其蕴，为《经论》十一篇，^④又为图以序其象。《文中子》录子明事：太和末，穆公与谈《易》，言于孝文帝，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子明曰：乾坤之

① 此与《钩隐》四象生八卦同。

② 宋皇祐中李淑撰。

③ 逸字天隐，宋仁宗时人。

④ 《玉海》云：子明《易传》卜百年义第一，次以统言易义、大衍、乾坤策、盈虚、阖辟、理性、时变、动静、神义，终于杂义第十一。

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停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

晁氏《读书志》曰：关子明《易传》一卷，魏关朗撰，李邕始著之目，王通赞《易》，盖宗此也。

《后山丛谈》曰：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

《朱子语类》：邹浩问。李寿翁（椿）最好《关子明易》。先生曰：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说得分明。

姚氏曰：世所传关子明《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如刘氏说，而两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按唐李鼎祚《易解》，尽备前世诸儒之说，独无关氏，至本朝阮逸始伪作《洞极经》，见于《后山丛谈》，则关亦不足为证矣。^①

雷氏《易图通变》曰：杨次公自著《洞极经》，托名于关子明。^②如其《叙本篇》称：子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观之以画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隅者尽其画，而谓四象生八卦。此谬之尤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今为男女者，反能生父母之卦邪？

《文中子·中说》三卷，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语为是书。而晁氏擅其三事，以为可疑。其一则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盖一百七十年矣，而其

① 见《周易玩辞》。

② 渭按：杨杰，字次公，元丰中与范镇论乐。《洞极经》果为杰所撰，则又出阮逸之后，恐非。

书有问《礼》于关子明，是以知其妄也。程子谓王通隐君子，当时有些少言语，后来为人傅会，不可谓全书。续经之类，皆非其作。朱子亦以为然。王氏《挥尘录》直以为阮逸伪作。今按《中说》，宋有阮逸、龚鼎臣二本，其文多异。关子明事，盖逸所傅会，与《洞极经论》总出一手，彼此扶同，以欺天下后世也。

宋仁宗朝刘牧著《易数钩隐》，以九宫为《河图》，五合为《洛书》，其学盛行于世。同时有阮逸者，阴欲排之，乃撰关子明《易传》，而两易其名。季通不察，以为真古书也，遂引为图十书九之证。季通无论己，独怪朱子素斥《龙图》为假书，又据《后山丛谈》，深信《关易》为阮逸所造，而于此则曲从季通之说，何也？盖自汉魏以来，言《河图》者，皆主《乾凿度》、《参同契》，而此独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其据地尊，而取义正也。然《河图》久已无传，不知其形象若何，而强以五十五数当之，《大传》既无明文，古注亦无可考。七前六后，八左九右之位，不见于经；天生地成，奇白偶黑之点，非《易》所有。至其所以则之者，谓伏羲分四正之余数以成四隅之卦画，支离舛错，全无义理。藉令此书真出于古，犹不可据以说经，而况明明为阮逸之伪作乎！且此数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画卦，九与十何择焉。

范谔昌《大易源流》，言龙马负图出河，羲皇穷天人之际，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地上八卦之体。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未，乃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矣。雷氏云：正今图所传有四方，而无四维者也。关子明之《河图》，实本诸此。然谔昌但谓伏羲据《龙图》以重定五行之数，八卦之体，有如此者，未尝直指此为河出之

图也。故刘牧“钩隐”，仍以九为图，而十为书。伪《关易》窃其义，遂以七前六后，八左九右为《河图》之文，人皆知其书之出于阮逸，而不知其数之本乎谩昌也。

邵子《观物外篇》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① 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② 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③

《朱子语类》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为刚；二偶，故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终者，九与十也；闰余之法，以十九岁为一章，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为《河图》耳。又曰：圆者，星也。圆者，河图之数，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圆。又曰：《河图》既无那四隅，则比之《洛书》，固亦为圆矣。方者，土也。方者，《洛书》之文，言画州井地之所依仿而作者也。《书·禹贡》：禹别九州，冀北，扬南，青东，梁西，兖东北，雍西北，徐东南，荆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是皆法《洛书》之九数也。

鹤山魏氏（了翁）题司马子《己易图》曰：涑水司马叔原，覃思易理之学，著《己易》。朱文公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引邵子说辨析甚详，叔原从之。乃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今“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故朱子虽力攻刘氏，而犹曰：《易》、《范》之数，

① 《易学启蒙》注云：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余，是所谓历纪也。按此说出唐一行《历本议》。

② 《启蒙》注云：州有九井九百亩，是所以画州井地也。

③ 《启蒙》引此段，遗后四句，殊为疏谬。

诚相表里。又曰：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则朱子尚有疑乎此也。近世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予尝以《乾凿度》及《张平子传》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绍定四年书。

静修刘氏（因）《河图洛书辨》曰：邵子但言方圆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数，若以象观之，则九又圆于十矣。且其所谓方圆，而前后乎此者，不过指阴阳、刚柔、奇偶而已，在此则星少阳，而土少柔，其偶者固当为方而为阴，奇者固宜为圆而为阳矣。

邵子之于图书，言方圆而不言九十。蔡季通以圆星为十，为图；方土为九，为书。而朱子从之，谓《河图》无四隅，比《洛书》便圆。魏华父则以为九圆而十方，刘梦吉亦云：九圆于十。盖皆以九为图。说者以为物有八隅，必作圆形，九宫是也。物止四面，必成方形，五合是也。魏说较长，以理言之，诚有然者。若摹写为奇白偶、黑累累贯珠之状，则九亦可觚棱之以为方；十亦可弯环之以为圆，安见九必圆而十必方乎？方圆之或九或十，终无定论，而邵子埒之以星土，固有所自来，其数可考而知也。

友人徐敬可，尝谓余曰：《观物外篇》所谓“圆星”、“方土”，乃论积数自然之理，非论图书也。连上文读之即明。朱子断章取义，载之《启蒙》，遂不可解。而引一行“二始”、“二中”、“二终”之说，以释历数，肇于圆星之义，殊为牵强。

今按：此之上文曰：天圆而地方，圆之数起一而积六，方之数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而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又曰：圆者六变，六六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

者八变，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矣。然后继以圆星方土之说。玩其辞旨，盖积数自然之理，凡以七圆物相聚，必以一为心，而环之以六，☵，此形是起一而积六也；凡以九方物相聚，必以一为心，而围之以八，☶，此形是起一而积八也；凡以十二方物相聚，必以四为心，而围之以十二，☷，此形是起四而积十二也。圆者聚七之形，如众星之丽乎天。以六变而为三十六，进之极于三百六十。当期之日，得气朔盈虚之中，而星于是乎一周，是为治历之本。故曰：历纪之数，肇于此，“二始”、“二终”曷与乎？方者，聚九之形，象九州，亦八家同井，中为公田象也。变之则为聚十六之形，象四邑为丘，丘容十六井，又加两围，共六十四，乃四丘为甸之象。甸容六十四井，更进而四甸为县，县容六十四邑。更进而四县为都，都容六十四丘，皆所谓八八而成六十四也。故曰：画州井地之法，放于此也。更推而广之，古有《河图》，亦圆体也，羲文因之以造《易》。则圆星之类也；古有《洛书》，亦方体也，禹箕叙之以作《范》，则方土之类也。此不过因论方圆之积数，而牵缀及之，不专为图书而发。方九犹可言，彼圆则何以知其为九与十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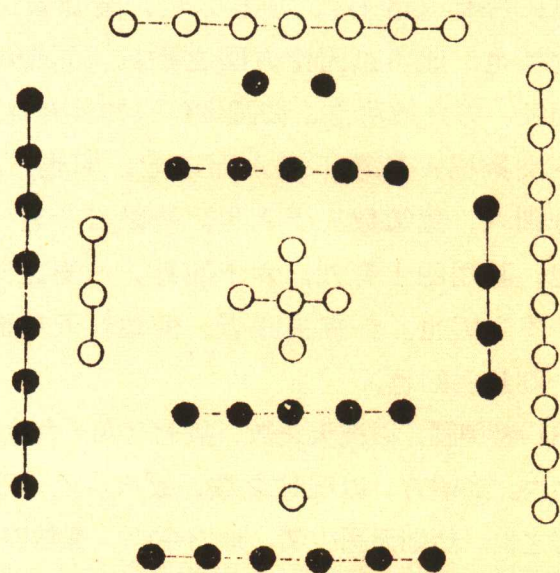
其下文则曰：蓍数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余分也。去其余分则六，故策数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闰岁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岁之策也，归奇挂一，犹一岁之闰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变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则卦去四也。

又曰：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数，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然则天圆生蓍，地方主卦，蓍数以七相乘，则为四十九，以六相乘，则为三十六，无九位四十有五之数，卦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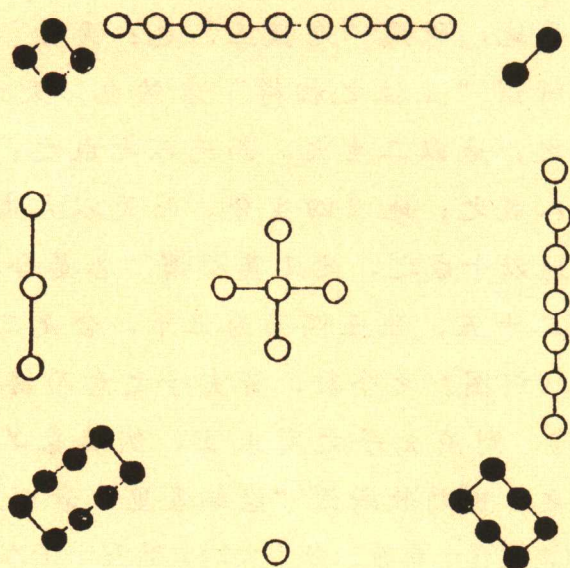
八相乘为六十四，去其四则为六十，亦无十位五十有五之数。窃意邵子所指为《河图》者，即希夷“先天太极一圈”之形，故谓之圆，与关朗之《河图》全无交涉。其所指为《洛书》者，即“九宫”之形，中起一而外积八，故谓之方。此则与关朗暗合，而其所以为方之意，季通亦未之识也，故漫引以为图十书九之证。从来愤愤，兹特为一阐明之。

朱子《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著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观此言，知季通代斫，不中绳墨，文公晚年亦深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诸儒奉《启蒙》为不刊之书，不亦过乎！

图 河 氏 蔡



书洛氏蔡



115

《本义·图说》：《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易学启蒙》曰：河图之位，一与六共宗，而居乎

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一奇一偶，以两其五行而已。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也；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谓“各是合焉”者也。积五奇而为二十五，积五偶而为三十，合是二者而为五十有五，此《河图》之全数，皆夫子之意而诸儒之说也。至于《洛书》，则虽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说已具于前，有以通之，则刘歆所谓“经纬表里”者可见矣。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专为大衍之数五十张本，此蓍策之原，非画卦之法。《易雅》云：九、六、七、八，为揲蓍策数，乃先有卦而后揲蓍，非先得数而后画卦，夫子未尝以是明《河图》也。李泰伯云：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气降出之次第，而曰五十有五者，盖圣人假其积数以起算法，非实数也。譬如兄弟行，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今《钩隐》河图有白黑四十五点，是九人而化为四十五人也。《启蒙》河图有白黑五十五点，是十人而化为五十五人也。以积数为实数，以算法为卦原，而写之以成象。九图十书，十图九书，总无是处，然九宫犹存八卦之位，而五合缺其四隅，则与八卦一毫不相似矣。

《易》有八卦，而无五行，以《洪范》五行附会于《翼传》，自汉儒始。《五行志》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又曰：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大数即成数，此以天地之数配五行也。坎水，离火，巽木，见于夫子之《大象》，而坤、艮不言土。乾为金，惟见于《说卦》。据《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曰：坤，土也。《周语》太子晋曰：山，土之聚也，是坤、艮亦可言土矣。而震木、兑金无闻焉。《五行志》曰：震在东方，为木；兑在西方，为金。震木、兑金，始见于此。《汉上易传》云：京房以乾、兑为金，然则震、巽同为木，盖亦始于房。此以八卦方位配五行也，皆非夫子之意。刘牧云：《洛书》之数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谓禹则之以陈《范》，故专主五行也。今既以五十有五为《河图》，而羲则之以画卦，即与五行全无交涉，奚为拾汉儒之余沈，而以五行生成之数附会于其间乎？刘歆言羲则图，禹则书，而继之曰《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此真所谓画蛇添足者，而《启蒙》欲有以通之，吾未见其有可通之理也。

然则圣人之则之也，奈何曰则河图者，虚其中；则洛书者，总其实也。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①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征，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矣。《洛书》而虚其中，

① 点校者注：原阙。自此处起至下注处，为点校者据他本补。

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一、二、三、四面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耶？

玉斋胡氏（方平）《启蒙通释》曰：四方为乾、坤、离、坎，四隅为兑、震、巽、艮者，盖一、六，老阴之数，而画卦为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阴之数，而画卦为离、震，离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阳之数，而画卦为乾、兑，乾居九，兑居四也。二、七，少阳之数，而画卦为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书》亦可以为八卦也。“九畴”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纪五，皇极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征十，福极十一，总五十五。

黄氏《象数论》曰：就二数通之于《易》，则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数可据；九者，并无明文。此朱子争十为《河图》之意长于长民也。虽然，自一至十之数，《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位，《易》之所无也，一、三、五、七、九之合于天，二、四、六、八、十之合于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①九合，五、十合，《易》之所无也。天地之数，《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无也。试尽去后人之添入，依经为说，则此数仍于《易》无与，而况名之为《河图》乎？

① 点校者注：自上页“为五纪”起，至此，四库本原阙，参校他本补。

天一至地十之数，儒者必欲言圣人则之以画卦。崔憬曰：参天者，谓从三始，顺数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两地者，谓从二起，逆数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刘长民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①六居坎而生乾，谓三为坎，三为乾也；九居兑而生坤，谓三为兑，六为坤也；七居离而生巽，谓三为离，四为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谓三为震，五为艮也。朱子曰：《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

同此一数，而三家所指不同，如此配卦之论，始于崔憬。憬但言其数，不言其位。乾、坤、震、巽，数有可据，其附会者，坎、离、艮、兑耳。长民兼位数而言，六为水，而坎属之，七为火，而离属之；八为木，而震属之；九为金，而兑属之。以四卦之五行，迁就其位数，未为不可。至于乾、坤、艮、巽，则不可通矣。朱子祖先天子之说，以乾南、坤北者，宓戏之卦位也，离南、坎北者，文王之卦位也。《河图》出于宓戏，其时尚无离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则更无一合者矣。天下之物，一人以为然，千万人以为然，其为物也，不远矣；一人可指之为此，又一人可指之为彼，其为物也，无定名矣。故以天地之数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

毛氏《原舛编》曰：夫图书非他，神圣之事也。岂有神圣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哉！授者无凭，受之者无据，而

^① 以坎、离，震，兑为四正。

或四或五，或方或圆，或羲或禹，或卦或范，彼此可以争，先后可以易，一室两家，茫无定准，其为不足道，亦可见矣。

按：季通据先天八卦之方位，而附会以太极、两仪、四象之名，曰：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① 噫！伏羲上圣，其则《河图》以画卦，乃烦割裂补缀，费如许经营邪？虽至愚者，亦知其无是理矣。刘歆所云相为经纬表里者，不过以五行生成言之耳。季通发明其义，以为《易》之太极、两仪、四象，皆通于《洛书》，而《洪范》之五行、九畴之子目，则又通于《河图》。任意牵合，无所不可。然十图九书，本无定理，故结之曰：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终归于鹵突无据而已矣。

朱子书《河图》、《洛书》后曰：世传一至九数者为《河图》，一至十数者为《洛书》，考之于古，正是反而置之。予于《启蒙》辨之详矣，近读《大戴礼》，又得一证，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此九数者为《洛书》矣。

《大戴礼·明堂篇》注云：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朱子以为郑氏语，余姚黄先生云：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在《艺文志》可考。今之所传，亦后人假托为之也，甚疏略，不出于郑氏明矣。况郑氏明言《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岂又以九宫为《洛书》，自背其说哉！今按《后汉书·郑玄传》：康成无《大戴礼》注。而《周书·卢辩传》云：辩字景宣，以《大戴礼》未有

^① 即《关易》所云“正者全其位，隅者尽其画”。然彼用后天卦位，此用先天卦位。

训诂，乃注之。《儒林传》云：魏永熙三年，敕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然则九室法龟文，乃景宣语，非康成语也。今之补所传，盖出景宣，亦非假托。以《洛书》为龟文，有数至于九，实始于晚出孔安国书传，而景宣袭之。扬雄、张衡，但言龟书，无九数之说。

西山两易图书，援孔、刘、关、邵，以证己之说。其实唯孔安国以《洛书》为九数，而关朗之图书与所反悉同。刘不言其数，邵亦但以九为书，而未尝以十为图也。《本义》虽列此二图，终不能厌服天下之心，故吕伯恭与朱子友善，而信刘牧《龙图》之学，魏华父私淑朱子，亦以戴九履一者为《河图》。他如朱元昇、葛同叟、李简、胡一中，皆生于朱子之后，而不从《启蒙》。宋末元初，朱学盛行，始有从《启蒙》者，而郝经、刘因、雷思齐犹以为非，迨明之中叶，士子舍程传，而专宗《本义》，天下于是惟知有卷首之图书，而不复问所从来矣。

震川归氏（有光）《易图论》曰：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耶。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越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

曰：此愚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睿智，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

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以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筭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

《大传》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其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乾、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乾、兑、离、震以为乾、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以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忽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车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

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治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后有《易》，有《易》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兑弓和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画，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向、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不定，亦何足辨也。

自《本义》之图书盛行，学者卷舌而不敢议，震川先生独能昌言以正之，引绳批根，不遗余力，真三百年来有数文字。

秀水徐善敬可，博览精思，无所不通，而尤深于《易》，晚著书以发其蕴，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天易》者，《河图》、《洛书》也；《羲易》者，先天古《易》也；《商易》者，《归藏》首坤也；《周易》者，文王所演也。《连山》无传，故不著《夏易》。同县朱太史（尊彝）名其书曰《徐氏四易》，而为之序。

敬可与余厚，向在京师，出以示余。其言《河图》、《洛书》，以刘牧得希夷之传，而西山两易，殊可疑。余深以为然，僭作题辞，要不出此意。既而思之，《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未有能言其状者。至五季而始出，何可遽信。学者不能痛绝图书之谬种，而徒辨刘、蔡之是非，无为也。岁

庚午，与敬可读书莫厘峰下，方且效一得之虑，相与更定是书，而敬可寻以病归，卒于家。吾欲言之，无以为质矣。因复穷究其义，知图书之形象，自古无传，当姑从汉孔、刘之言，而阙其疑。至于宋人之所传，一概难信。越七岁，为今丁丑，始成此五卷。追念旧好，歔歔者久之。嗟乎！郢人逝矣，谁与尽言，此嵇生所以致慨也。

右论《启蒙》、图、书。

易图明辨卷六

先天古《易》上

《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大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

按：此节夫子本言揲蓍之序，与画卦无涉，说见第一卷。

《语类》曰：某尝闻季通，康节之数伏羲也，曾理会否？曰伏羲须理会过。某以为不然。伏羲只是据他见得一个道理，恁他便画出几画，他也那里知得叠出来恁地巧？此伏羲所以为圣。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天然意思。《史记》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里恁地巧推排。^①

又董铢问：程《易》乾繇辞下解云：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

^① 此叶贺孙所录也。刘砥录，以伏羲至淳厚为季通述太史公语，以规朱子。

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据此说，却是圣人始画八卦，每卦便是三画，因而重之为六画，似与邵子说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画上叠成六画，八卦上叠成六十四耳，与邵子说异。盖康节此意不曾说与程子，程子亦不曾问之，故一向只随他所见去。但他说圣人始画八卦，不知其时先画甚卦，此处便晓他不得。

按：康节先天八卦次序，伊川不用，以为圣人始画八卦，每卦便是三画。其后精通邵学者，莫如汉上，而《集传》释两仪、四象、八卦，亦不从康节，意可知矣。朱子初亦疑之，谓伏羲至淳厚，未必如此巧推排。而蔡季通坚执不移，故《本义》屈伊川，而伸康节。盖牧堂^①尝以《皇极经世》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脉。故季通笃信邵学，不啻如孔孟。朱子方以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往往曲从其言。至《启蒙》则属季通起藁，其“原卦画”一篇，敷畅邵学，尤为详备，而其说遂牢不可破矣。朱子又疑伊川不知康节之意。愚谓程、邵在洛中，晨夕往来，岂有邵不言而程亦不问者？此必伊川灼见其非，故《易传》不从耳。又疑八卦不知先画何卦。万季野云：读《大传》“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便见是先画乾，次画坤，然后以乾坤相索成六子，有何难晓。李刚主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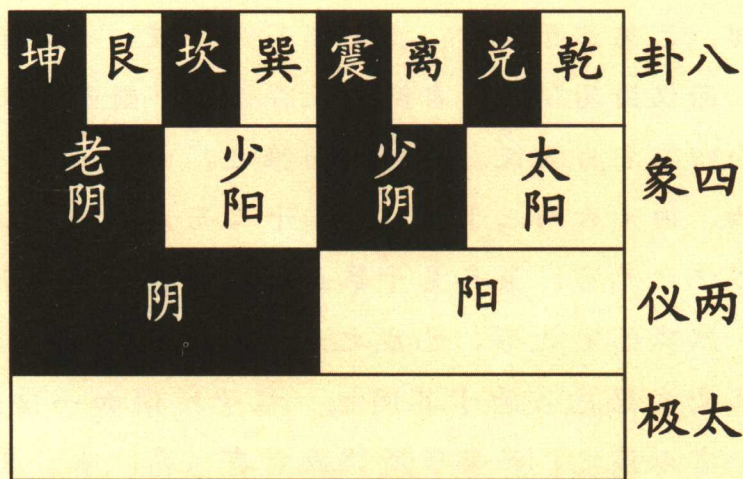
邵子《观物外篇》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在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

^① 季通父名发，字神与。

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

序次卦八義伏

127



《本义·图说》：右，《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

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仿此。^①

李刚主学《易》，曰：《先天图》杜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数，毛河右辟之是矣。若宗康成以天地生成之数配八卦，则乾，天也，乃得地六数；坤，地也，乃得天九数，且中遗五数，亦可疑也。盖必分八卦次序之数，则画卦自乾而终兑可为数，卦位自震而终艮可为数。然总不必也，何者？用九用六，爻有数，用四十有九，大衍有数，即卦数也。若乾一至坤八之数，圣人所不言，何为为浑敦画眉乎？

《易学启蒙》曰：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契其心矣。故自两仪之未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程子所谓加一倍法者，可谓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又可见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知察，往往以为圣人作《易》，盖极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谓凡卦之画，

^① 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后六十四卦次序仿此。

必由蓍而后得。其误益以甚矣。

又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在《河图》、《洛书》，则奇偶是也。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邵子所谓一分为二者。皆谓此也。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以《河图》言之，则六者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于五者也。以《洛书》言之，则九者，十分一之余也；八者，十分二之余也；七者，十分三之余也；六者，十分四之余也。周子所谓水、火、木、金，邵子所谓二分为四者，皆谓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图》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书》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礼》所谓“三《易》经卦各八”，《大传》所谓“八卦成列”，邵子所谓“四分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语类》曰：康节之书，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来，又甚缜密。^①若见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绝胜诸家也。

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之为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程先生有一束，说《先天图》甚有理。可试往听。他说：看观其意，甚不把当事。然自有《易》以来，只有康节说一个物事如此齐整。如扬子云《太玄》，便零星补凑得可笑。若不补，又却欠四分之一，补得来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潜虚之数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画则五也，下横一画则为六，横二画则为七。盖亦补凑之书。

按：《太玄》方、州、部、家、表、赞，皆自三数推之，全从三生万物得来，不待清静寂寞等语，而始知其为老氏之学也。《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天象历数之理，皆包括其中。然伏羲作《易》之本，夫子仰观俯察数语尽之，天象历数，非其本也。雄因覃思浑天，而作《太玄》以拟之，与太初历相应。易，太极生两，两生四，四生八；玄，太极函三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所据者，固老氏之《易》，而非圣人之《易》矣。

列子言太易自一而七而九，亦皆奇数，却不言三；夫子所言自一而两，而四，而八，皆偶数。故康节用加一倍法。子云之乘法以参，康节之倍数以两，故蔡季通云：使康节为

^① 观此语，则《启蒙》仍季通之藁，无所更定可知。

之，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也。子云草玄，自丑至午，得七百二十九而止。玄，其所自造，任意可也。康节著《先天图》自两至八，《易》之所有也；自八而为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而无穷，又岂《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数学，而非古圣人之《易》矣。

朱子尝云：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又云：康节数学，源流于陈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云之小疵。朱子斥《太玄》学本老氏，而顾以出自希夷者为圣人之《易》，独何与？嗟乎！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世崇尚黄老，至谓《老子》两篇，过于五经。子云拟《易》，所以堕其玄中也。魏、晋诸人，皆以《老》、《易》混称，历唐、宋而未艾。伊川始辟异端，专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数自鸣，复从而乱之。盖自孔子赞《易》之后，二千年间，其不以老氏之《易》为圣人之《易》者无几。迨宋末元初，《启蒙》之说盛行，以至于今，则反谓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列、希夷、康节之《易》，乃真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余年，非屏绝“先天”诸图，而专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也。

鯤溟黄氏（曰中）曰：卦之短长阔狭，彼此如一，若依横图画法，下画一奇一偶，以视四象，每奇偶当截为二段，八卦当截为四段，十六当截为八段，三十二当截为十六段，六十四当截为三十二段，其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亦各各当截。若不截下，以一奇一偶牵连上之六十四奇偶，长短不伦，且《圆图》如何拗转，《方图》如何堆叠。若依六十四截之，截奇则奇，仍是奇，截

偶则偶，已非偶矣。何也？偶之为画，中断者也。自两仪一截而后，偶固蚤化而为奇矣。今观《横图》，亦自知其法不可通。不得已，而以黑白分奇偶，大失画奇偶之本色矣。

按：《横图》逐爻渐生之法，唯揲蓍三变而成爻，十八变而成卦。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六爻次第得之，诚有然者。然两仪主一变，言但分奇偶，而初画则兼三变，三变之余，或老或少，各视其所得之九、六、七、八以为名，则初画便当为四象。不可谓两仪、四象，三画皆有；独以中画为四象，尤不可也。然则就揲蓍言之，其义亦有难通者矣。若夫画卦之法，三才一时俱备，岂有先画一奇一偶，其上复为一奇一偶之理？康节以揲蓍之序，为画卦之序，又何怪乎世儒谓“凡卦之画，必由蓍而后得也”哉！《仪礼》注云：卦者，主画地识（音志）爻。爻备，以方写之，方即牒也。伏羲时书契未兴，其始作八卦，不知画在何处，然亦必有一物焉，以载此八卦之象，可知也。信如康节所图，则初画最长，中画半之，终画又半之。吾不知伏羲既作此象，将截为八段以示人乎？将连者仍连，而听人之自为识别乎？抑亦殫其智力以为之，初如今人之起藁，继乃更定，划然分列为八乎？揆诸事情，决无是理，鲲鹏之辩，良足解颐。吾不知季通何以极赞其妙，而朱子舍已从之也。

林黄中（栗）与朱子论《易》，以一卦之全体为太极，内外为两仪，内外及互体为四象，又颠倒取为八卦。朱子曰：如此，则不是生却是包也。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产子，子在母外。此特据康节之图以为言耳。若希夷《太极图》作白黑回互之状，函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中。譬诸岁时，一岁本

一气耳，析之而为寒、暑，则二气矣；又析之而为春、夏、秋、冬，则四气矣；又析之而为分、至、启、闭，则八节矣。皆一分为二，子在母中者也。至康节变为《横图》，则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初画为仪，中画为象，终画为卦，而太极一画更居其先，是犹一岁之外，别有寒暑；寒暑之外，别有四时；四时之外，别有八节也，其谬不已甚乎？虽名为先天，而实失希夷之意矣。

《仲氏易》曰：赵宋专袭陈抟《先天图》，谓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为四象，而世共遵之。考阴、阳、老、少，仍是揲蓍所用，与画卦不同。惟卦有动静，爻有贞变，老动少静，老变少不变，故立此数。今绘图者，先以两仪为一重，则自两画始，非一画也。若又加一虚中，夹画于两仪之前，以为太极，则又别一画，非卦画也。乃以两阴两阳作四象，而以为二重。夫老之与少，并从已成之卦所推，故乾为老阳，非老阳而后乾也。当庖羲作乾画时，虽有二画，然尚未知所成为何等，而乃先曰：此当为纯阳之卦，此画为老阳，有是理乎？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乃作三重画，而并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一齐出之，为八卦；是一画之后，不必成乾，已先作兑、离诸卦之画。及成乾之后，又不必继坤，而反以六子之卦成之坤前。将夫子《大传》所云“成象乎乾，效法乎坤”，与“乾坤成列，因而重之”，“一索再索，得男得女”诸语，显然抵牾^①。是敢于悖圣，而以此解经，真卤莽之甚者也。

按：卦，象也；蓍，数也。《左传》韩简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盖数即象之分限节度处。生

^① 去声。

于象，而不可以生象。康节加一倍法，欲以数生卦，非也。四象，唯揲蓍三变成爻后有之。乾坤男女即是八卦，不得称四象。专属第二画，尤无理，说见上文。

《说卦传》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石门梁氏（寅）曰：“天地定位”一节首乾坤，此一节则先六子者，盖前乃先天八卦之体也。故先言不用者，而后言用此，乃先天八卦之用也。故先言其用者，而后言不用。如文王八卦，专以用言之，亦始于震、巽，而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于此见八卦之体用，固当不同也。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平庵项氏曰：动、挠、燥、说、润、盛，皆据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气变化，复据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气顺布，四季分王之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学也。苟无此章，则文王为无体，伏羲为无用矣。又曰：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为序；后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风、山泽、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于坎离，此推坎离之功，归于乾坤也。

按：“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二章，皆以对待之体言。一首乾坤，明六子所自出；一先六子，而归功于乾坤，未见其为先天之方位也。“帝出乎震”章，以流行之用言，故顺四

时以为序，而各著其方位。“神也者”章，兼流行对待言之。动、挠、燥、说、润、盛，流行之用也；水、火、雷、风、山、泽，对待之体也。虽不言乾坤，而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所为，神与变化，正指乾坤而言，与“雷以动之”章略同，亦无以见上六句为后天之位，而下三句为先天之位也。横图方图从中起者为震巽，人皆谓根柢于此。自余观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后六子，此两章先六子而后父母，要皆归重于乾坤，岂有六子居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经，古今之通义，而邵图紊乱如此，尚可信乎？

右论邵子伏羲八卦次序。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①

韩氏（康伯）注曰：《易》八卦相错，变化理备。于往则顺而知之，于来则逆而数之。又曰：作《易》以逆睹来事，以前民用。

孔氏（颖达）《正义》曰：此一节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兑象山泽，震巽象雷风，坎离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错，则天地人事莫不备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泽异体而通气，雷风各动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资，既八卦之用，变化如此，故圣人重卦，令八卦相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莫不交错。则《易》之爻卦，与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数，既往之事，将来之几，备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为用，人欲数

^① 数往，色主反。逆数，色具反。

知既往之事者，《易》则顺后而知之；人欲数知将来之事者，《易》则逆前而数之，是故圣人用此易道以逆数知来事也。

平庵项氏曰：数往者顺，即卦以藏往也；知来者逆，即蓍以知来也。

丘氏（程）曰：《易》言藏往知来，彰往察来，又言数往知来，则方来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过而易知，来者未形而难见，《易》之占筮为知来设，故曰“易逆数也”。正如所谓“占事知来”，所谓“遂知来物”，所谓“前民用”，皆逆数之谓也。

亭林顾氏（炎武）《日知录》曰：数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之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设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刘汝佳云：天地间一理也，圣人因其理而画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为变以占之。象者，体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如象天而画为乾，象地而画为坤，象雷风而画为震巽，象水火而画为坎离，象山泽而画为艮兑，此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也。不谓之数往者顺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筮得坎，而知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筮得离，而知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筮得兑，而知兑亨利贞，此皆通神明之德，

类万物之情者也。不谓之知来者逆乎？夫其顺数已往，正所以逆推将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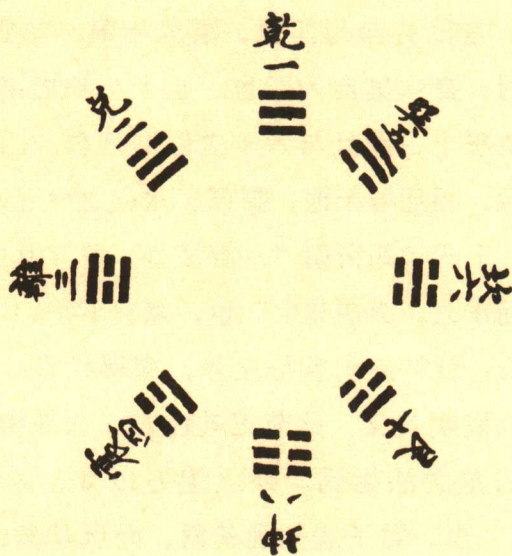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数往者顺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知来者逆也，故曰“易逆数也”。若如邵子之说，则是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勉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

按：此章与八方之位无涉。天地定位，言乾坤自为匹也；山泽通气，言艮兑自为匹也，雷风相薄，言震巽自为匹也；水火不相射，言坎离自为匹也。至于八卦相错，则天或位乎下，地或位乎上，而且与六子之位同列矣。山泽之气，不但二者自相通，而且与天地、雷风、水火之气互相通矣，雷风、水火亦然。上四句即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下一句即所谓“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意重下句。

孔疏云：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深得经旨。夫子大象，皆以二体八物发明其义，此节正其注脚。八卦相错，是为六十四卦，而占筮之法生焉。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所谓“数往者顺”也。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藏往之学也。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所谓“知来者逆”也。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知来之道也。虽往来并举，却重在知来。知来，乃揲蓍求卦之事。《系辞传》云：极数知来之谓占。又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又云：占事知来，有一不以蓍言者乎？于卦何与焉。卦主象，蓍主数，虽象中亦有数，数中亦有象，然其间有宾主之辨。韩康伯曰：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宾主极其分明。希夷之图。象学也。而康节则专精于数，故往往以蓍数为卦象，与经旨背。至于据《横

图》，从中折取，以自震至乾为顺数已生之卦，自巽至坤为逆推未生之卦。然则易逆数也，岂专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兑、离、震乎？就其言解之，已有不可得通者矣。

伏 義 八 卦 方 位



《本义·图说》：《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仿此。

《易学启蒙》：邵子曰：此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相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曰“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①

邵子《观物外篇》曰：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阻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义也。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语类》曰：《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参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

按：震始交阴而阳生，谓震与坤接，而一阳生于下。三日夕，月出庚，纳震一阳之气也，即《参同契》所谓“三日

^① 以《横图》观之，有乾一而后有兑二，有兑二而后有离三，有离三而后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遗而得其已生之卦，犹自今日而追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其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犹自今日而逆计来日也，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则其先后始终，如横画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出为爽，震庚受西方”也。巽始消阳而阴生，谓巽与乾接，而一阴生于下。十六日旦，月退辛，纳巽一阴之气也，即《参同契》所谓“十六转就绪，巽辛见平明”也。自震一阳进而纳兑之二阳，至乾三阳而满，此望前三候，明生魄死之月象也。自巽一阴退而纳艮之二阴，至坤三阴而灭，此望后三候，魄生明死之月象也。《礼运》曰：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正合此意。播五行于四时，以一岁中四气之流行言之，出震齐巽之方位是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以一月中月体之消长言之，乾南坤北之方位是也。

熊氏（朋来）《五经说》曰：《参同契》云：易谓坎离。又云：日月为易。乾坤门户，坎离匡廓，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离牝牡兑、震、巽、艮四卦。又云：坎离者，乾坤二用。老阳变阴用九，老阴变阳用六，其牝牡之体，九六之用，皆坎离也。姑就《参同契》言之，则先、后天图已在其中。乾坤炉鼎，坎离水火，故后天坎离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阳实，离中阴虚，仍为乾坤，故《丹经》谓之“還元”。乾专于阳，坤专于阴，曰“炉鼎”者，器之。惟夫离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纳甲则主中宫戊己之功，在“先天”则为日东月西之象，在“后天”则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兑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阴阳和顺。惟坎离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不同他卦。

天降而地升，阳倡而阴和，坎离者，天地之交也。故日为太阳精，离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纯阳，而中有阴爻，才说太阳？其间便有少阴，所以日纳月之乌，认得日中有月，则可以知离卦。月为太阴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纯阴，而中有阳爻，才说太阴？其间便有少阳，所以月纳日之兔，认得月中有日，可以知

坎卦。乾与离同受太极之阳，而离者中虚之乾，坤与坎同受太极之阴，而坎者中满之坤。乾坤，太极之两仪；坎离，太极之四象，是以坎离二卦，常为阴阳造化之枢纽也。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图，朱子虽知其出于《参同契》，而不欲尽言，至熊与可始发其隐。昆山吴先辈乔著《他石录》，其外篇《儒辨》曰：六经多被混乱，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盖谓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也。逆数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见于乾卦，先读去声，非邵子之所谓也。

愚尝得张平叔《悟真篇》之传于方外士，^① 其意与邵子之图适合。离东者，移火于木位，东三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于金位，北一，西将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实，以填离之中虚，而成金丹，三家相见结婴儿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长女合老阴，黄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阳，筑基也；兑居东南巽位，以少女合长女，隐寓三七于其中，鼎器也；震居东北艮位，以长男合少男，隐寓二八于其中，药物也。其于数往知来，遥寓顺则成人，逆则仙也。易道无所不包，何独丹法？凡医药，相地、三命等，无不倚之以立言，而离于文王处忧患，孔子无大过，即非吾儒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外道说《易》，邵子交于二程，何可出此？考亭于丹道有所见，是以手注魏伯阳之《参同契》。见邵子之图，欣然会心，入之《本义》，而不计丹道可

① 宋天台张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撰《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

以倚《易》，《易》不为丹道作也。《本义》之混滥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为第一。

渭按：丹道可以倚《易》，《易》不为丹道作。又云：易道无所不包，而离于文王处忧患，孔子无大过，即非吾儒之《易》。此真千古格言。方技家既借“天地定位”四句，撰为此图，下文顺逆亦自有其说。邵子已生未生之解，大非。“顺则成人逆则仙”，脩龄义亦有所未尽，说在《参同契》“坎离之为易”也。

《周易参同契》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乾坤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又曰：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又曰：人所禀躯，体本一元。元精云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

《朱子语类》曰：《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则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神丹，内外异色，如鸭子卵。又曰：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载魄，以二守一，则水火相济，而不相离，所以能永年也，养生家千言万语，说龙说虎，说铅说汞，说坎说离，其术只如此而已。

先天八卦方位，丹家用之，最亲切而有味。其所谓“易者，坎离也”，与儒学不同，故解此章之顺逆，亦自有其义。孔子之意在蓍卦，丹家之意在水火。人之一身，乾为首，坤为腹，自首以下有心，心属火而为气之总会，自腹以下有肾，肾属水而为精之所藏。火炎上，水润下，自有生而已然，所

谓“数往者顺”也。及加以修炼之功，以乾坤为炉鼎，坎离为铅汞，务使火降而下，水升而上，所谓“知来者逆”也。《鼎器歌》云：阴在上，阳下奔。阴谓水，阳谓火，丹家以坎离为易，水下而反上，火上而反下，故曰“易逆数”也。《说卦》：离南而坎北。丹家抽坎之中实，以填离之中虚，故乾南而坤北。《参同契》云：子南午北，互为纲纪，一九之数，终而复始。亦此义也。人之生也，火在水上，未济之象也。神丹既成，则水在火上，为既济，以魂守魄，使阴阳不相离，可以长生而久视。仙诀云：五行顺行，法界火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是为“顺则成人逆则仙”也。邵子小横图，用加一倍法，以为伏羲八卦之次序，误矣。而又推之于方位，以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且喻之以左旋、右行。夫天之与日月五星也，左则俱左，右则俱右，岂有左右各半之理乎？既失丹家之旨，又非孔子之义，无一而可者也。

或问：子以希夷《先天图》为康节之学所自出，其详可得闻乎？曰：康节受《易》于李之才，以先天古《易》衍其旨，著书十余万言，^①以发希夷之蕴。史称“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此实录也。今以《八卦次序方位图》考之，太极即希夷《先天图》之环中也；初画为两仪，即圈之白黑各半、左右回互者；中画为四象，即白中之黑，黑中之白，与半白半黑，而为四也；终画为八卦，即一圆界分为八，而八卦奇偶之画，与白黑之质相应者也。从中折取，则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有方位，而九宫具焉也。圆者引之

① 谓《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

使长，合者擒之使分，而图遂化为画矣。然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既失希夷之本意，而又以白代单，以黑代拆，则乾之三连☰变为三白☶，坤之六断☷变为三黑☲，六子皆然。^①表画以色，有奇无偶，大非三代以来相传之卦象，读经侮圣，与刘牧无异，何为其从之也。

右论邵子伏羲八卦方位。

^① 坎离，即水火匡廓之形。

易图明辨卷七

先天古《易》下

145

《系辞传》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按：夫子曰重曰兼，明是倍三为六，非逐爻渐生之谓。《本义》犹从旧解，云：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又云：三画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至《图说》则与邵义并存，而以邵为善。及蔡氏草《启蒙》，则专主《观物外篇》，而显背经文，亦有所不顾矣。

《大传》但云包牺氏始作八卦，其因而重之，以为六十四者，不言其人。先儒或以为神农，或以为大禹，或以为文王，

总无确证。然吾观夫子所陈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事，唯网罟创自包牺，取诸离之纯卦，而耒耨之利取诸益，日中为市取诸噬嗑，皆神农之所为也。则谓神农重卦者，庶几得之。盖伏羲虽有因重之意，而八卦成列之后，未尝复加之画。至神农则始一一演之，以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重卦之名，至黄帝乃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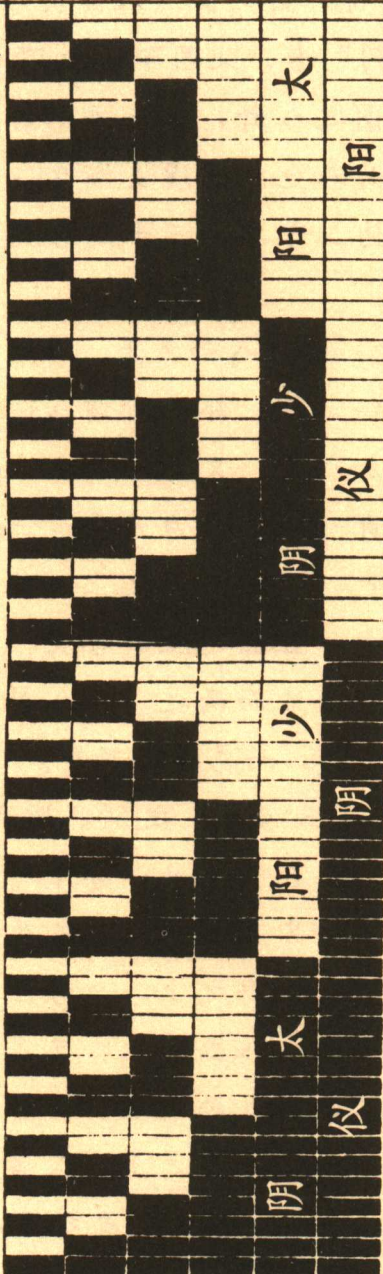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盖立象即八卦成列，设卦即因而重之，伏羲略而神农详也。若夫重卦之次序，绝无可考。《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先儒虽有是说，而其书已亡。自艮坤以后六十三卦，其次序不知如何。今可言者，独文王所演之易象耳。

或云：烈山氏之《易》，文王因之。烈山氏，即神农也。首乾、坤，终二济，两两反对，皆有至理。安得于此外更造一图，以为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哉！智者之凿，孟子之所恶也。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坤剥比观豫晋革否谦艮蹇渐小旅咸遁师蒙坎涣解未困讼升蛊井巽恒鼎大姤复颐屯益震噬嗑无明贲既家丰离革同临损节中归睽兑履泰大需小大大大央乾

过 济 过 过 人 孚殊 富 富 壮 有



太 极 太 太

《本义·图说》曰：前《八卦次序图》，即《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者，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易学启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于经无见。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者是也。又为两仪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也。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邵子所谓分为三十二者是也。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则兼三才而两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

《周礼》所谓三《易》之别，皆六十有四；《大传》所谓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谓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是也。若于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七画者百二十八矣；七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八画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九画者五百十二矣；九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画者千二十四矣；十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一画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二画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变卦之数，盖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复为图于此，而略见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画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画，

则成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变。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数亦与此合。引而伸之，盖未知其所终极也。虽未见其用处，然亦足以见易道之无穷矣。

康节先天之学，其病根全在《小横图》。盖八卦之次序既乖，则其论方位亦误，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更不待言矣。而吾窃有怪于《启蒙》之说也，数用加一倍法，可以推之百千万亿而无穷。若易卦则六画而止，其变而之他，亦不过六画。即如焦氏《易林》每一卦变为六十四，至四千九十六，其本卦仍自为本卦之卦，别自为之卦，曷尝屋上架屋，于六画之上，复自七画递加至十二画乎？而且云自十二画上，又累至二十四画，引而伸之，未知其所终极，足以见易道之无穷也。夫易道无穷，而卦画则有穷，季通之藁荒谬至此，朱子曾不一是正何欤？

《仲氏易》曰：夫两仪四象者，生卦之序，非画卦之序也；因而重之者，以三重三，非谓二可重一，四可重二，八可重四也。故就其成卦而观之，则由两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至六十四，未为不可；而就其画卦而观之，则不然。夫伏羲但画八卦耳，何曾画六十四卦乎？《系辞传》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则先画乾坤。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则次画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则于是不再画也。第因其所画，而复配之为六十四卦，而易象终焉。故《周礼》经卦皆八，扬雄谓宓戏经以八卦；孔安国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皆以画八卦为一截，未尝一及重卦。而重卦之起，旧有归之神农者，^① 有归之大禹者，^② 虽其说不可深

① 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农重乎八纯，谓取伏羲八纯卦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史记》亦云：神农始作重卦。

② 《周礼》三《易》，一曰《连山》，即夏《易》，谓以重艮为连山也。晋孙盛曰：夏禹修用连山，以艮之重卦为夏《易》首。

信，然亦以见八卦与六十四卦纵成自伏羲，亦必不连次而加画之，断可识矣。故先天之图，其误有八：一、画繁，^① 二、四五无名，^② 三、三六无住法，^③ 四、不因，^④ 五、父子母女并生，^⑤ 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长，^⑥ 七、卦位不合，^⑦ 八、卦数杜撰无据。^⑧ 具此八误，而以为伏羲画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

按：仲氏八误之辩，剖析无遗。总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元无可考，而任意为之，所以来后人之弹射也。冠诸经首，不愈彰邵子之过乎？

右论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① 自一画为阳，二画为阴，三一为乾，三二为坤，而其画已毕，未有画至六十四卦者。今图取巧便，但以黑为阴，白为阳耳，此非羲画法也。若羲画原法，则黑皆两画，是六十四卦在阳，有一百九十二画；在阴，有三百八十四画，太不惮烦矣。此非自然因重之数也，其误一也。

② 四象分四画，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今增至十六画，又增至三十二画，则可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仍名四象乎？若仍名四象，则八卦又生四象矣，其误二也。

③ 惟只有三画，并无四画、五画之加，故三画而止，便可名之为八卦，如连翩加画，则何以三画有名，四画、五画只空画，更无名也。且何以见画之当止于三、止于六也？其误三也。

④ 乾坤成列画八卦，八卦成列始作重卦，故曰：因而重之。因者，因成列之卦也。若一连画去，何所因乎？其误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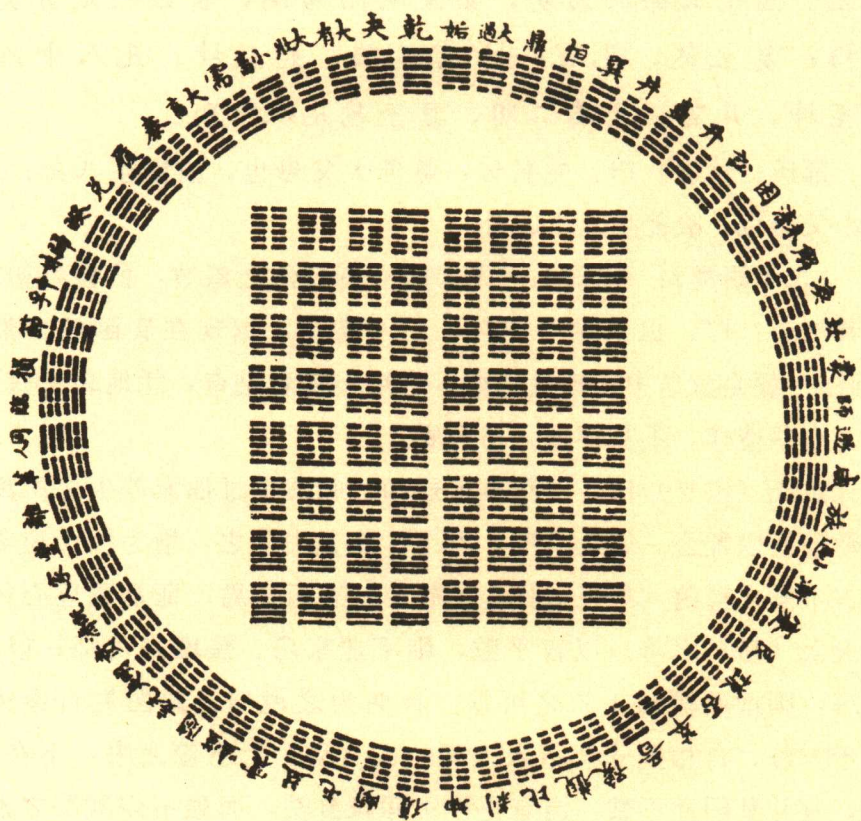
⑤ 乾父坤母，合生六子，此《系辞》明言次第也。今八卦并生，其误五也。

⑥ 六子俱先坤，兑离先震，巽先坎，兑又先离，离又先巽，于一索再索之，叙俱失尽矣。羲画次第，必不如是，其误六也。

⑦ 《说卦》卦位，千古不蔑。今以第加之画而环图之，乾一右转，巽五左旋，以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为象，此实本魏氏《参同契》。乾坤运轴，坎离匡廓之图，而妄名先天，致邵子以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为证，其误七也。

⑧ 卦原无数，但以大衍之数推之，则乾西北卦，正当地六相成之数，故曰乾六；坤西南卦，正当天九相成之数，故曰坤九。今无故而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之数，此何据乎？其误八也。

伏義六十四卦方位



《本义·图说》曰：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

邵子《观物外篇》曰：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复。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又曰：复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阳，姤至坤，凡八十阳；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邵氏（伯温）曰：先君云：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复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朱子语类》：董铢问：《先天图》有自然之象数，伏羲当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见得如何。但《横图》据现在底画较自然，《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做两截，恁地转来者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画底。

黄氏（宗炎）曰：图南本黄冠师，此图不过仙家养生之所寓。故牵节候以配合，毫无义理。再三传而尧夫受之，指为性天窟宅，千古不发之精蕴，尽在此图。《本义》崇而奉焉，证是羲皇心传，置夫大《易》之首。以言乎数，则不逮京房、焦贛之可征；以言乎理，则远逊辅嗣正叔之可据，且曲为之说曰：此图失自秦火，流于方外，自相授受，不入人间。夫《易》为卜筮之书，不在禁例，宜并其图而不禁，岂有止许民间藏卦爻，而独不许藏图之事？朱元晦与王子合书云：邵氏言伏羲卦位近于穿凿附会，且当阙之，乃《易学启蒙》、《本义》又如此其敬信，不可解也。

按：夫子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八卦相荡，八卦相错，六十四卦皆三画，八卦之所生也。姤复同在六十四卦中，岂能生诸卦乎？康节受学于李挺之，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凡五阴一阳、五阳一阴之卦，皆自姤、复而来；凡四阴二阳、四阳二阴之卦，皆自临、遁而来，凡三阴三阳、三阳三阴之卦，皆自泰、否而来，此即“姤复小父母”之意，盖推乾坤三索之说，施之于六画卦，故有是图。然姤后复所生止十卦，而康节举临、遁、

否、泰之所生，悉归之姤、复，则又与挺之异。就今六十四卦观之，逐爻变迁，义亦可通。伏羲作《易》之初，实不尔也。其中间拗为两截，左阳右阴，则又极其造作，而非法象自然之妙矣。

《击壤集》诗曰：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予不为贫。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石涧俞氏曰：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来乎月窟天根之间者，心也。何谓三十六宫？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三十六宫都是春，谓和气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则三十六宫不在纸上，而在吾身中矣。

黄氏《象数论》曰：康节因《先天图》而创为天根月窟，即《参同契》乾坤门户牝牡之论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间为天根，以其为一阳所生之处也；指乾、巽二卦之间为月窟，以其为一阴所生之处也。程前村（直方）谓天根在卯、离兑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尔雅》“天根，氐也”；《长杨赋》“西压月窟”证之。然与乾遇巽，地逢雷之义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复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为天根，五月为月窟。其三十六宫，凡有六说：

以八坤言者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第，积数为三十六；乾一对坤八为九，兑二对艮七为九，离三对坎六为九，震四对巽五为九，四九亦三十六；乾画三，坤画六，震、坎、艮画各五，巽、离、兑画各四，积数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二，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①反易者二

^① 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

十八，合之为三十六；方虚谷（回）曰：复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句为一宫，三百六十日为三十六宫。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鲍鲁斋（恂）曰：自复至乾六卦，阳爻二十一，阴爻十五，合之则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阴爻二十一，阳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阳爻、阴爻总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按：诸说虽异，其以阳生为天根，阴生为月窟，无不同也。盖康节之意，所谓天根者，性也；所谓月窟者，命也，性命双修老氏之学也。^① 其理为《易》所无，故其数与《易》无涉也。

按：天根、月窟，即《参同》纳甲之说。天，阳也。月，阴也。以八卦言之，月三日生明于庚，纳震一阳之气。庚当乾终巽始，故曰：乾遇巽时观月窟。震一阳始交于甲，纳乾初九之气，甲当坤终震始，故曰：地逢雷处见天根也。以六十四卦言之，纯乾遇巽之一阴，是为姤，于月为生魄，阳消阴息自此始，故谓之“月窟”，即乾尽午中，而阴生之谓也。纯坤遇震之一阳，是谓复，于月为合朔，阴消阳息自此始，故谓之“天根”，即坤尽子中，而阳生之谓也。^② 三十六宫，朱子之义较长。

盖人身之天根在尾闾，月窟在泥丸。修炼之法，夜子以心神注气海，谓之“生药”；子后则自尾闾进火，以达于泥丸，午中则自泥丸還元，以讫于尾闾。从复姤用功，而诸卦皆到，上下往来，终而复始，和气满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邵子虽不事修炼，而其理固已洞彻，丹

① 愚谓炼已是修性，进火是修命。

② 《参同契》云：晦至朔旦，震来受符。当斯之时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挥持。雄阳播玄施，雌阴化黄包。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邵子所谓“地逢雷处见天根”者是。

家秘宝和盘托出矣。

或问：邵子既知此理，何不事修炼？曰：修炼亦是苦功，颇妨人作乐。邵子襟怀疏放，得蒙庄逍遥之趣，可以养生，可以尽年，无所待于修炼，故知而不为，其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自是真实语，非因与二程游，而有所掩饰也。

《朱子语类》：周谟问：先天卦气相接，皆是左旋。盖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阴生；坤接以震初，复卦便是一阳生。自复卦一阳生^①，尽震四离三一十六卦，然后得临卦^②；又尽兑二凡八卦，然后得泰卦^③；又隔四卦得大壮^④；又隔大有一卦得夬^⑤；夬接乾^⑥，乾接姤。自姤卦一阴生^⑦，尽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后得遁卦^⑧；又尽艮七凡八卦，然后得否卦^⑨；又隔四卦得观^⑩，又隔比一卦得剥^⑪；剥接坤^⑫，坤接复，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卦气左旋，而一岁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阴阳初生，各历十六卦而得一月，又历八卦再得一月，至阴阳将极处，只历四卦为一月，又历一卦，遂一并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疏，其末如此之密，此阴阳盈缩当然之理欤？然此图于复卦之下书曰：冬至子中；于姤卦之下书曰：夏至午中。此固无可疑者，独于临卦之下书曰：春分卯中。则临卦本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于遁卦

① 十一月。

② 十二月。

③ 正月。

④ 二月。

⑤ 三月。

⑥ 四月。

⑦ 五月。

⑧ 六月。

⑨ 七月。

⑩ 八月。

⑪ 九月。

⑫ 十月。

之下书曰：秋分酉中，则遁卦本为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不可晓者。

答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说话，《文王易》自是文王说话，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气盈缩子细，某亦尝如此理会来，而未得其说。

黄氏《象数论》曰：《易纬》有卦气之法，京房精于其学，以坎震离兑主二十四气，其余六十卦起自中孚。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积四百二十分，均于六十卦。六七四十二，每卦得六日七分。又于六十卦之中，别置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以为辟卦，每爻各主一候，自复至乾为息卦，曰太阳；自姤至坤为消卦，曰太阴。息卦所属者曰少阳，消卦所属者曰少阴，故孔颖达《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疏谓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纯坤用事，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坤卦有六日七分，举成数，故言七日。

王昭素驳之曰：坤卦之尽，复卦阳来。则十月之节终，一阳便来，不得冬至之日矣。据其节终，尚去冬至十五日，则卦七日之义，难用《易纬》之数。某以为昭素驳之是矣。然昭素未悉卦气之法，不能针其锢疾也。以十二辟卦言之，剥之至复，所隔唯坤六爻，其一爻当一候，一候得五日五十六分分之五，六爻得三十日三十五分，非七日也。以六十卦言之，一卦六日七分，剥之至复，中隔艮、既济、噬嗑、大过、坤、未济、蹇、颐、中孚九卦，计五十四日六十三分，非一卦也。孔氏牵合两者，故其说不能合。《易》之七日来复，取卦之反易为义。反剥为复，所历七爻，以一日为一爻，故曰“反复其道”。反复，即反覆也。与卦气何与？即使孔氏之疏能合卦气，则《易》之辞无乃为卦气图说乎？

为卦气之法者，宓戏耶？文王耶？先儒之议卦气者，谓卦气不起于中孚，而起于复。中孚为大雪之终气，至冬至而始尽，故系于冬至之下。中孚之于冬至，于象于名两无当也。然观《太玄》之辞曰：阳气藏于黄宫，信无不在其中。则中孚之直冬至者，顾以其名耳。《太玄》之释卦序，自辟卦之外，无不以其名为义也，又何独疑于中孚乎！所谓六日七分者，六日既尽，七分便为来日之始，非必取足八十分而自为一日也。赵汝楫乃以余算归之一卦，于是有一卦直七日者，失其意矣。叶氏则以七分为之气盈，六十卦余五日二十分。若积余以置闰者，是一卦直六日，且并京焦之学失其传也。

六日七分之说，相传最久，其余卦气，皆自后起。有自乾至未济，并依《易》书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济直癸亥，乃尽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四正卦则直二分二至，坎冬至，离夏至，震春分，兑秋分。不在六十卦轮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有以乾、坤、坎、离四卦为橐籥，余六十卦，依序卦，一爻直一时，一月有三百六十时。足其数者，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领一时，魏伯阳之法也。至宋而后有所谓《先天图》者，于是邵子以六日七分之法施于其图，黜卦起中孚之说。以复起冬至，姤起夏至，其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二十四气者，改为乾、坤、坎、离，此圆图之卦气也。张理以方图覆背置之，泰处于东北，乾处于东南，否处于西南，坤处于西北，亦以冬至起复，至泰而正月，至乾而四月；夏至起姤，至否而七月，至坤而十月，此方图之卦气也。张氏又以一阴一阳，至六阴六阳，类而并列，六阳处南，六阴处北，阳自下而升，阴自上而降，广辟卦之法也。邵子又以方图乾，兑、离、震各重之为六十四卦，共二百五十六卦，以之算大运，亦以算小运；二十四气，每气六十四爻，积一千五百六十二爻，合乾、兑、离、震挂一之数，谓之

《挂一图》，所谓皇极之学也。

诸家之不同如此。盖初无一定之理，各以意之所见为之。是故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两卦直一日者，有一爻直一日者，四爻三分强直一日者。总卦与日之大数，而后分配其小数，或多或少，不顾其果否如是也。其卦之排比，惟《序卦》可据。《序卦》之义，于时日不可强通，故汉儒别求其义于卦名，而有中孚之起。然扬雄氏所传之卦义，未免穿凿附会，未尝为《易》之笃论也。宋儒始一变其说，以奇偶之升降消长为言，而于经文可据之方位一切反之。然则宋儒之画，汉儒之义，犹二五之为十也，孰分其优劣哉！

按：《说卦传》有经卦之方位，而无别卦之方位。盖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其八卦之贞，错综而叙，不以其卦为类，故无方位之可言。京房六日七分法，卦气起于中孚，亦不过取卦名之义，以为当直冬至，非谓中孚方位在子之半也。自魏伯阳以乾、坤、坎、离牝牡震、艮、巽、兑，先天八卦之方位，端倪始见。而邵子演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于是有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图，又推之于六十四卦，为大横图，以定其次序，又规夫《横图》而圆之，以为六十四卦之方位，更有《方图》居其中。于是经卦既非乾、坤三索之序，别卦又失文王所演之旧。虽用京、焦分卦直日之遗法，而次序方位参错不齐。其卦气所自起，不得不黜中孚而用复、姤。坎、离、震、兑四正卦之主二十四气者，亦改为乾、坤、坎、离，固其所矣。

然京房分卦直日以候灾异，实有其用，而邵子《大圆图》则但如《参同契》，以六十卦象一月升降往来之气，非真有分卦直日之事也。故辟卦相去之疏密，前后不同，而二分卯酉

之中，乃系之临、遁。盖此图惟明丹道，不主占候，固不必一一求合于卦气也。其极数知来之学，全在加一倍法，与此图无涉。至于《方图》则内外叠作四层，意在明十六卦两隅尖射之巧妙，难用分卦直日法。而张仲纯亦仿《圆图》之例，起复姤，终乾、坤，以定十二辟之卦气，其舛谬不更甚乎！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又曰：何者谓之机？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起头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人能知此义，何事不能知？

石涧俞氏曰：朱紫阳云：子之半，是未成子方离于亥之时。又云：一阳初动处，在贞元之间。愚谓此处正是造化之真机。程伊川云：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长生。至哉言乎！

《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损咸见义。风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

《朱子语类》曰：此是说《方图》中两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东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对东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兑，次坤是艮，便对次否之咸，次泰之损，后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又曰：《方图》自西北之东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东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间有咸、恒、损、益、既济、未济，所以又于此八卦见义。盖为是自两角尖射上，与乾坤相对，不知怎生恁地巧？

天台董氏（楷）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图》分作四层看。其第一层，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谓“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也。然以周围二十八卦横直观之，皆乾一坤八之卦，

此见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层，四隅兑、艮、咸、损四卦，所谓“山泽通气，损咸见义”也。然以周围二十卦横直观之，亦皆兑二艮七之卦，此见山泽通气之象也。其第三层，四隅为坎、离、既济、未济四卦，所谓“水火相射，既济未济”是也。然以周围十二卦横直观之，亦皆离三坎六之卦，此足以见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里一层，为震、巽、恒、益四卦，所谓“雷风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见矣。以此言之，邵子之诗晓然，足以见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按：《方图》自西北至东南两隅尖射为八纯，自西南至东北两隅尖射为否泰等卦。是为十六事。然后于四正各布十二卦，共四十八，合前十六，为六十四，而八卦相错遍焉。此亦邵子之巧推排，《易》无此卦位也。

《观物外篇》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①又曰：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前村程氏（直方）曰：邵子云：《先天图》，心法也。图皆从中起。曰皆者，其故何也？兼方、圆图而言也。天地定位，《圆图》之从中起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方图》之从中起也，皆五与十所寄之位也。故《圆图》左旋起于六十四之坤，右转起于一之乾，是中起于天地之定位也。《方图》西北与东南之交也，起于震、巽；东北与西南之交也，起于恒、益；南北相直也，则起于恒、震、巽、益；东西相直也，则起于震、益、恒、巽，是中起于雷风之动散也。由此而论，圆者动，以定位为本，方者静，以动散为用，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固先天之心法欤？是不可不皆求之图也。

^① 胡玉斋云：此明图之所谓太极。

双湖胡氏（一桂）曰：案程氏此论甚的，愚因推之：天地定位，起南北子午之中；山泽通气，次西北东南之卦；雷风相薄，次东北西南之卦；水火不相射，又次东西之卦，圆图自南北之中起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正居《方图》中心。雨以润之，日以暄之，则坎次巽，离次震；艮以止之，兑以说之，则艮次坎，兑次离，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则乾次兑，坤次艮，实由中而达乎西北东南，《方图》亦自中起也。

鄱阳董氏（真卿）曰：愚按画卦之始，不过太极生两仪，每一生二，以至于六十四卦。此说固不待赘矣。若夫邵子方圆图，则又不过以六画大横图中，分移右边阳仪，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左；左边阴仪，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右，规而圆之以象天，而周其外，则自然有节气之流行。而乾、坤阴阳之极，与复、姤阴阳之始，适居上下之中，而有以合乎天地定位之章。又以六画大横图，从三画乾至坤，各上生八卦者，自右而左，分割作八段，自下重起，矩而方之以象地，而居圆图之内，以取地同天中之象。而由中及外，自然有雷风雨日山泽天地对待之象。且纵横斜正以三画六画卦数之，莫不有以合乎雷动风散之章。而十二辟卦皆左旋于《圆图》之间，右转于《方图》之外，虽疏密之不均，莫不有自然之妙焉。以此观之，邵子皆从中起之说，盖指《圆图》、《方图》而言。新安程氏最为得之。邵子只据已成之横图，或规而圆，或矩而方，以见卦画之用耳，又何论乎卦画之所由生哉！固不以横图画卦之始例论也。

《观物外篇》曰：圆数有一，^① 方数有二，^② 奇耦之义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③ 天圆而地方，圆之数起

① 一为心。

② 或以一为心，或以四为心。

③ 两其六为十二，以六视十二，犹之乎一与二也。

一而积六，^① 方之数起一而积八，^② 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③ 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体也；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也。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天变其体，而不变其用也；地变其用，而不变其体也。六者，并其一而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为十六也。又曰：五十者，蓍之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则六十四为大成也。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数，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数也，卦者体数也，用以体为基，故存一也，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圆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按：《书·洪范》五“皇极”。传云：极，中也。《汉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极皆训中。^④ 邵子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从中起。又曰：心为太极，可见极即中，中即心；从中起，谓从太极起也。^⑤ 天地万物之理，有一不本于太极者乎？有一不具于人心者乎？故曰：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先儒以图皆从中起，兼方圆图言之，当矣。然其义犹有所未尽也。

① 众圆簇聚，一外得六。

② 众方簇聚，一外得八。

③ 以四为心，四外得十二。

④ 不从此训，自朱子始。

⑤ 《观物诗》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亦即此意。

盖先天方圆之图，皆由一、四之积数来也。天圆而地方，其在《易》，则圆主蓍，方主卦。圆之数起一而积六，一在中，六在外也。蓍德圆，象之，六并一为七。六者，常以六变，六七四十二，并初七为四十九。大衍之数五十，而其一为太极，不用，故曰五十者，存一而言之。此蓍策也，与卦图无涉。

方之数起一而积八，一在中，八在外也。卦德方，象之，《小圆图》是也。八并一为九，中为太极，故一不用也。八者常以八变，积为八八六十四，《大圆图》是也。乾、坤、坎、离四正卦不用，故曰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乾、坤当南北之中，坎、离当东西之中，圆从中起，中为太极，故不用。而止于六十，犹《小圆图》之虚其一也。

方之数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四在中，十二在外也。十二者，亦以八变，故四之外累加之，第一围必十二，第二围必二十，第三围必二十八，并为六十四，《方图》是也。图从中起，中为太极，故震、巽、恒、益四卦亦不用，而止于六十，犹《大圆图》之去其四也。

卦德本方，象地之体，而其中又有方圆之别。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者，谓大小《圆图》也，地中之天，方中之圆也。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者，谓《方图》也，地中之地，方中之方也。^①推之于大小横图，两仪、四象、八卦，皆由太极而生，亦所谓从中起也。此邵子之数学，即邵子之心法，终日言而不离乎是，故托《易》以蓍为图，不必与圣人

① 邵子取浑天之象，天周地外，地在中，故作方圆合一之图。朱子谓《圆图》中间虚者，便是太极。不合方图在中间塞，却待挑出放外，如此，恐失作者之意。

之《易》尽同也。^①

邵子之心，与太极为体，尝作《无名公传》以自寓。无名者，太极之谓也。《赞》曰：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②闲往闲来。则其所谓心法者可知矣。彼以《圆图》为合乎天地定位之象，《方图》为合乎雷动风散之次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得其皮毛而不得其骨髓者也。

俞氏《易外别传·序》曰：《易外别传》者，《先天图》环中之秘，汉儒魏伯阳《参同契》之学也。人生天地间，首乾腹坤，呼日吸月，与天地同一阴阳。《易》以道阴阳，故伯阳借《易》以明其说。大要不出“先天”一图。是虽易道之绪余，然亦君子养生之切务，盖不可不知也。图之妙在乎终坤始复，循环无穷，其至妙，则又在乎坤、复之交，一动一静之间。愚尝学此矣，遍阅《云笈》，略晓其一二。忽遇隐者，授以读《易》之法，乃尽得环中之秘。反而求之吾身，则康节、邵子所谓“太极”，所谓“天根”、“月窟”，所谓“三十六宫”，靡不备焉。是谓身中之《易》。

又书其后曰：先天图环中之极玄，愚虽弗暇专志从事于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盖尝试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靳，以破学者之惑。尝慨夫世所传丹家之书，瘦辞隐语，使览者无罅缝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长叹。如蔡季通、袁机仲尝与朱子共订正《参同契》

① 扬子《太玄》其图亦由中而起，中为一元。自一元衍而为三方，自三方衍而为九州，自九州衍而为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为八十一家。故知“先天”与“太玄”均为老氏之学也。

② 丸谓太极。

矣，虽能考其字义，然不得其的传，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传，又何忍缄默以自私，乃述是书，附于《周易集说》之后，而名之曰《易外别传》。盖谓丹家之说，虽出于《易》，不过依仿而托之者，初非《易》之本义也。

《易外别传》曰：《参同契》云：终坤始复，如循连环。《皇极经世书》云：《先天图》者，环中也。愚谓人之一身，即《先天图》。心居人身之中，犹太极在《先天图》之中。朱紫阳谓中间空处是也。图自复而始，至坤而终，终始相连如环，故谓之环。环中者，六十四卦环于其外，即太极居其中也。在《易》为太极，在人为心，人知心为太极，则可以语道矣。

又云：冬至之后为呼，夏至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愚谓冬至后自复而乾属阳，故以为呼；夏至后自姤而坤属阴，故以为吸。呼乃气之出，故属冬至之后；吸乃气之入，故属夏至之后。大则为天地一岁之呼吸，小则为人身一息之呼吸。《参同契》曰：龙呼于虎，虎吸龙精。又曰：呼吸相含育，停息为夫妇。盖以呼吸为龙虎，为夫妇，千经万论，譬谕纷纷，不过呼吸两字而已矣。

又曰：一动一静，天地之至妙者与。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与。愚谓图左自复至乾，阳之动也；图右自姤至坤，阴之静也。一动一静之间，乃坤末复初。阴阳之交，在一岁为冬至，在一月为晦朔之间，在一日则亥末子初是也。吾身之乾坤内交，静极机发，而与天地之机相应，是诚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又云：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朱紫阳曰：邵子就图上说循环之意，自姤至坤，是羽含阳；自复至乾，是阳分阴；坤、复之间，是无极。袁机仲曰：朱子谓坤、复之间乃无极，其论察矣。又诗云：忽然夜半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

若识无中含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无中含有象，即是坤、复之间无极而太极也。邵子之学，非朱子孰能明之。

内炼之道，至简至易，唯欲降心火入于丹田耳。丹田在脐之后，肾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讳言心、肾，谓心、肾非坎、离，盖指呼吸为坎、离，殊不思呼吸乃坎、离之用，心、肾乃坎、离之体。人之一身，心为之主，故独居中；肾为之基，故独居下。丹家不言心、肾，而言身、心。身即腹也，肾在其中矣。岂可舍肾哉！肾属水，心属火，火入水中，则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间，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泽通气。又曰：二气感应以相与。愚按：《参同契》云：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伪。道若山泽，气相烝兮，兴云而为雨。盖人身之阴阳细缊，交结于丹田，则升于泥丸，潏然如云，化为甘泽。陈希夷诗云：倏尔火轮煎地脉，愕然神漠涌山椒。与此同旨。神漠出《列子》。尝谓山泽之气相通，由其虚也。唯虚也，故二气感应以相与。不虚则窒而不通，安能相与？内炼之道，贵乎心虚，心虚则神凝，神凝则气聚，气聚则兴云为雨，与山泽相似。《离骚》《远游篇》云：道可受兮，而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朱紫阳注云：盖广成子之告黄帝，不过如此，实神仙之要诀也。

医书云：人身有任、督二脉。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属阴脉之海。督脉者，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颠，循额，至鼻柱，属阳脉之海。所以为任脉者，女子得之以妊养也。谓之督脉者，以其督领经脉之海也。鹿运尾闾，盖能通其督脉者也。龟纳鼻息，盖能通其任脉者也。人能通此二脉，则百脉皆通。《黄庭经》云：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天经乃吾身之黄道，呼吸往

来于此，即任、督二脉是也。

按：石涧精于《参同契》者也，不徒心解之，且身试之，故知《先天图》为老氏之《易》，而非圣人之《易》，著书以阐其幽，名之曰《易外别传》，以为丹家所依托，非《易》之本义。自有《先天图》以来，知其妙而不使之混于《易》中者，唯石涧一人。^①

魏伯阳，丹经王也。希夷、康节，乃其嫡派正传，所言皆老氏之《易》也。康节《横图》，以白代——，以黑代——，实本希夷。然《天地自然之图》，本谓龙马授伏羲者，如是而伏羲则之以画卦，变白黑为——、——一耳。康节乃谓伏羲所作亦如是。然则伏羲之后，更有何人变白黑为——、——，如今卦首所列之六画乎？又两仪、四象、八卦，希夷皆子在母中，康节却子在母外，虽取法希夷，而实失先天之本意矣。

希夷之图，止有八卦方位，而无其次序。康节既独出臆见，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画，而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矣。又欲附会于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当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兑、离、震适符《横图》之一、二、三、四，遂以为数往者顺；至右半坤、艮、坎、巽，则与《横图》正相反，乃从中拗转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为知来者逆。斯不亦矫揉造作，失天地自然之妙乎！且次序与方位元不相谋，未闻乾、坤三索之序，由出震齐巽之位而定也。何独于先天合之。故《圆图》抽坎填离，犹是丹家之遗制，而《横图》则无谓甚矣。乃复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次序。

^① 明万历中，有莆田林兆思者，号三教先生，其徒述其说以成书，亦名《易外别传》，而其指大异。石涧却道家于《易》外，三教混释老于《易》中，邪正相去悬绝。

遂至有四画、五画之卦。夫此四画、五画者，将名曰某卦乎？抑仍谓之两仪、四象乎？如以为两仪、四象，则八卦之后，不应复有两仪四象也。

或曰：此康节之数学，知来之道寓焉。然吾观《皇极经世书》，其所推元会运世之数，及天地万物之变，恐别有方术，未必用加一倍法也。奇偶之上各加奇偶，只因错解“易有太极”一节，遂以揲蓍生爻之次序，为始作八卦之次序耳。然则大小《横图》既戾于圣人之经，又绝非希夷之指，先天之赘须臾也。安得冠诸经首，以为伏羲不言之教乎。

右论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易图明辨卷八

后天之学

169

《系辞传》曰：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南轩张氏曰：乾、坤其《易》之门，言《易》出入于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缊，言《易》含蓄于乾、坤也。

《本义》曰：缊所包蓄者，犹衣之著^①也。易之所有，阴阳而已。凡阳皆乾，凡阴皆坤，画卦定位，则二者成列，而易之体立矣。乾、坤毁谓卦画不立，乾、坤息谓变化不行。

《语类》曰乾、坤只是说二卦，此《易》只是说《易》之书，与“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说《易》之道理。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言卦，《易》只是阴阳卦画。

按：阴阳一画，但可谓之刚柔，不可谓之乾、坤。凡言

① 音灼。

乾、坤者，皆纯阳、纯阴之卦，非三画则六画。此经主三画而言。^①《本义》云：凡阳皆乾，凡阴皆坤。则似一画亦可谓之乾，坤，非经意也。《易》谓卦画之交易而成变化者，乾坤成列，则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缊”。乾、坤毁，无以见《易》，谓无乾、坤二卦，则六十四卦无由而出，《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谓无《易》书，则天地变化之道不著，殆与灭息相似。此乾、坤字义与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轩张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阳物也；坤之三耦，乃阴物也。三奇三耦，索而为六子，互体卦变，积而为六十四。此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也。

《本义》曰：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撰，犹事也。

按：阴阳合德，谓一再三索；刚柔有体，谓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变化无穷，皆出于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门”。自康节有伏羲先画一奇一耦之说，世皆指乾、坤为一画，经旨郁而不宣，兹特为正之。

《说卦传》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南轩张氏（栻）曰：老阳为父，老阴为母。老阳能变，故自下而索震，为长男；自中而索坎，为中男；自上而索艮，为少男。

① 《杂卦》：乾刚坤柔。主六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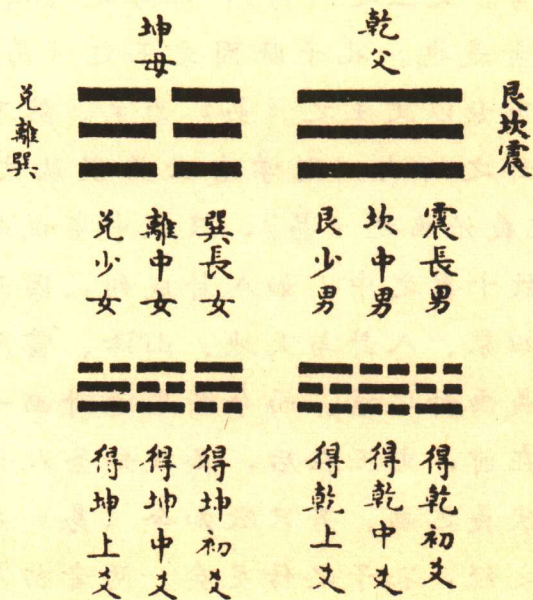
老阴能变，故自下而索巽，为长女；自中而索离，为中女；自上而索兑，为少女。

《本义》曰：索，求也，谓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

《语类》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来，不当专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这序时，便说不通。大概只是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离、兑。一、二、三者，以其画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说，本诸《汉上》甚无理。故《语录》不从，而《本义》乃未及改正。李秀岩谓《本义》在前，《语录》在后，其间有十数条意义尤密者，此盖其一也。

序次卦八王文



朱子《答袁机仲书》曰：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今来喻所引《系辞》、《说卦》三才六位之说，即所谓“后天”者也。先天、后天既各自为一义，而后天说中取义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执一而废百也。若执此说，必谓圣人初画卦时，只见一个三才，便更不问事由，一连便扫出三画，以拟其象。画成之后，子细看来，见使不得，又旋划壁添出后一半截。此则全是私意杜撰补接，岂复更有《易》邪？

又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

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

按：伏羲胸罗造化，全体太极，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三才之道，了了于心目之间，便一连扫出三画，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计邪？一连扫出者，为私意杜撰补接，然则逐爻生出者，岂反非杜撰补接邪？孔子之传，无一语推本伏羲者则已，既有推本伏羲者，则何以知两仪、四象为伏羲之所画，而乾坤三索为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后天强生分别，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详。知彼逐爻生出之为谬，则知一连扫出三画而交易以成六子者，真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晓人自解，无庸辞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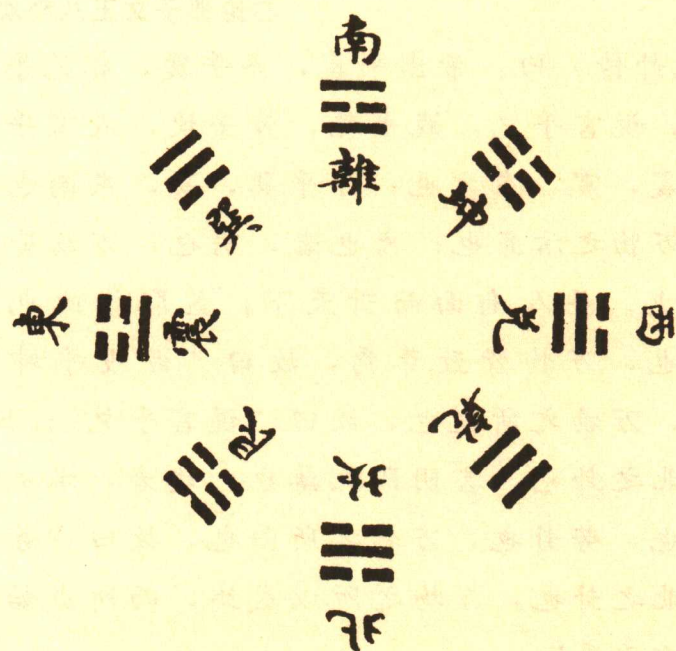
右论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说卦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云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后，皆论八卦，此章独异，复有重释之辞。盖上论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复明言之，曰：震，东方也；巽，东南也。如是，则无嫌于重释之也。

石门梁氏曰：自东南至西，皆母与三女之位；自西北至东，皆父与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本义·图说》：右见《说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按：以上二图，非古所传，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齐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独以为文王之《易》，名之曰后天，以尊先天之学。序位皆是，而其名则非，九图之中，无一可存者也。

《观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震为偶，应地之方。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朱子《答王伯丰书》曰：《说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画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义类之辞也。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为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传·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论之，先天所以立体也，后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体立矣；坎、离居左右之门，而日生乎东，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对峙，而雷始于东北，风起于西南矣；兑、艮角立，西北多山，东南多水之所钟矣。后天震居东方，万物出生之地；巽居东南，万物洁齐之地；坤西南，万物致养之地。兑正西，物之所说；乾西北，阴阳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归；艮东北，所以成终成始者也。以阴阳之体论之，巽、离、兑本阳体也。而阴来交之；震、坎、艮本阴体也，而阳来交之。伏羲之卦，得阳多者属乎阳，得阴多者属乎阴。后天之卦，得一阴者为三女，得一阳者为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阴附阳，阳附阴也。后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阴附阴，阳附阳也。

黄氏《象数论》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节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为此。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东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气，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难，则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东北无风邪？其余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后，冬至以前，故阴阳相薄。观《说卦》乾之为寒，为冰，非西北何以置之？万物告成于秋，如何不说？朱子注元亨利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时为秋，于人为义，而得其分之利，非说乎？顾未尝以肃杀为嫌也。然则，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

康节曰乾、坤交而为泰，^① 坎、离交而为既济。^② 乾生于子，^③ 坤生于午，^④ 坎终于寅，^⑤ 离终于申。^⑥ 所谓交者，不取对待言之也，即以对待而论，则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后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离东坎西者，亦必离西坎东，而后既济之形可成也。今离在上，坎在下，于义何居。藉曰再变而后为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后，离南坎北之前，中间又有一方位矣。

① 言文王改《先天图》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为泰，故乾北坤南。

② 先天离东坎西交而为既济，故离南坎北。

③ 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

④ 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

⑤ 坎当中，交于离，终于寅。

⑥ 离当寅，交于坎，终于申。

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离位午，于子、午、寅、申皆无当也。

康节又曰：震、兑，始交者也，^① 故当朝夕之位；坎、离，交之极者也，^② 故当子午之位；^③ 巽、艮不交，而阴阳犹杂也，^④ 故当用中之偏；乾、坤，纯阳纯阴，故当不用之位。^⑤ 夫气化流行不息，无时不用，若以时过为不用，则春秋不用者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安在四正之皆为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为不用之位，则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气化岂其或息乎？

康节又曰：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⑥ 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由前之说，则后自坎、离以外，皆横也；由后之说，则前自坎、离以外，皆纵也。图同而说异，不自知其迁就与。是故离南坎北之位，本无可疑，自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

《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谓刘邠曰：辂不解古之圣人，何以处乾位于西北，坤位于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为神明君父，覆载万物，生长抚育，何以安处二位，与六卦同列？今按：《说卦》之方位，秦、汉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辂始。盖其时魏伯阳之学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辂心善之，因发难以导邠，而邠不能问，故未竟其说也。朱子酷爱《参同契》，八卦之方位断从先天，遂觉出震齐巽等无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① 阳本在上，阴本在下，阳下而交于阴，阴上而交于阳，震一阳在下，兑一阴在上，故为始交。

② 坎阳在中，离阴在中，故为交之极。

③ 四正皆为用位。

④ 巽一阴在下，艮一阳在上，适得上下本然，故为不交。

⑤ 东方阳主用，西方阴为不用。

⑥ 先天之位。

势所必至也。至谓此章与卦变俱是成卦后用意推说，则又拟非其伦矣。林德久深斥刘牧之“钩隐”，可谓卓识，而独于先天方位，则附会其意而为之辞，亦以康节非牧流辈耳。然二人品格虽相去悬绝，而图学之无当，于经则一也。德久岂未之思乎！

右论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易图明辨卷九

卦变

《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白云郭氏曰：《易》之为道数迁，而变动未尝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刚易柔，以柔易刚，不可以常道拘也，唯变所适而已，此之谓易之道也。

汉上朱氏曰：《讼·彖》曰刚来而得中，《随·彖》曰刚来而下柔，《蛊·彖》曰刚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刚柔分动而明，《贲·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畜·彖》曰刚上而尚贤，《咸·彖》曰柔上而刚下，《损·彖》曰损上益下，又曰损刚益柔，《益·彖》曰损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涣·彖》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面上同，《节·彖》曰刚柔分而刚得中。刚者，阳爻也，柔者，阴爻也。刚柔之爻，或谓之来，或谓之分，或谓之上下，所谓唯变所适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谓自某卦来之说也。

东坡苏氏曰：凡《易》之所谓刚柔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皆一阳而二阴。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皆一阴而二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

东谷郑氏（汝谐）曰：《易》始于画，画始于乾、坤，自乾、坤而为八卦，乾、坤之变极矣。自八卦而为六十四，八卦之变极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传《易》者惧其说之简易，而无以自托于艰深之地，于是有互体卦变之说。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夫父母一也，安得大小之别？

按：《参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是众卦皆生于乾、坤也。李、邵为先天之学，而其卦图乃以复、姤、临、遁、泰、否、壮、观皆为生卦之母，则是显背伯阳矣。希夷之传，岂若是乎！既失《参同》之旨，又非《彖传》之意，东谷讥之有以也。

《彖传》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黄氏《象数论》曰：卦变之说，由泰、否二卦“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而见之。而夫子《彖传》所以发明卦义者，于是为多。固《易》中一大节目也。上经三十卦反对之，为十二卦；下经三十四卦反对之，为十六卦。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不可反对，则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体两相反爻，亦随卦而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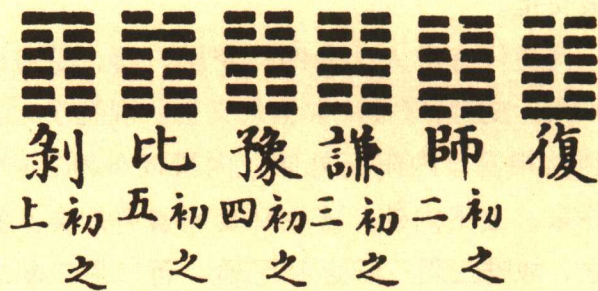
顾有于此则吉，于彼则凶，于此则当位，于彼则不当位。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伏之理，所谓两端之执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时有丰亨之遇，反有羁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

按：《易》有圣人之道四：变居一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者，《易》中之大义也。观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内阳而外阴，内柔而外刚，则凡《彖传》之刚柔往来，上下内外，皆主卦变而言可知矣。然诸儒概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阴三阳之卦可通。而二阴二阳之卦则不可通。无妄：刚自外来，升。柔以时升之类是也。唯以反对言之，则无不可通。盖卦可以该爻，而爻不可以该卦，卦变则爻随而动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刚为主；乾索坤，得巽，离、兑，以一柔为主。《彖传》所称刚柔，或指卦，或指爻，随文立义可也。大抵三阴三阳，泰、否以卦言，余皆以爻言；二阴二阳，则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阳卦之一刚，阴卦之一柔耳。

右论古卦变。

虞仲翔卦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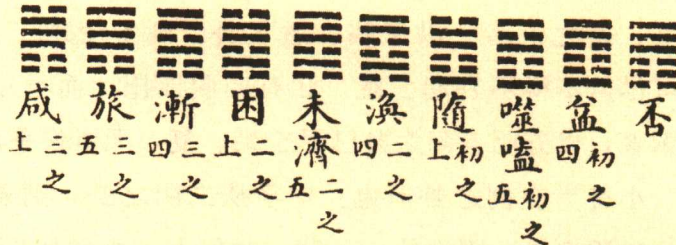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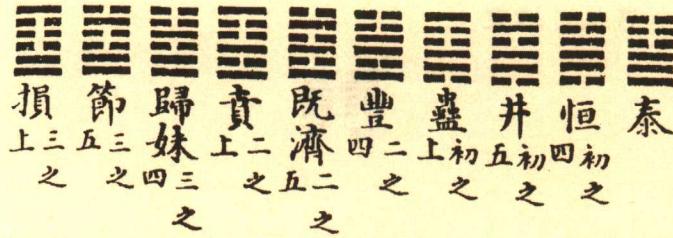
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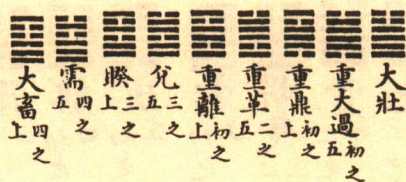
二阴二阳之卦各九，皆自临、遁而变；



三阴三阳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变；



四阴四阳之卦各九，皆自大壮、观而变。



变例之卦二：



凡变卦皆从乾坤来：



黄氏《象数论》曰：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其法以两爻相易，主变动者止一爻。四阴四阳，即二阴二阳之卦也。其变不收于临、遁之下者，以用临、遁生卦。则主变须二爻皆动，而后余卦可尽，不得不别起。观、壮有四阴四阳，而不用五阴五阳之夬、剥者，以五阴五阳之卦已尽于姤、复，无所俟乎此也。

中孚、小过为变例之卦何也？中孚从二阴之卦，则遁之二阴皆易位；从皿阴之卦，则大壮三、四一时俱上。小过从二阳之卦，

则临之二阳皆易位；从四阴之卦，则观三、四一时俱上。所谓主变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穷，故变例也。犹反对之卦至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而亦穷也。虞氏之卦变，脉络分明如此。当时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既不传，其见于李鼎祚《易解》中者，语焉不详，朱汉上据之以定虞氏卦变，遂有此然彼否之异，无怪赵汝楳谓其错杂无统也。某追寻其绪，而后知汉上之误。然四阴四阳与二阴二阳，毕竟相错，不能不有重出之卦。此八卦者^①其主变，属之临遁乎？属之大壮、观乎？抑兼属之乎？其说有时而穷也。以《彖传》证之。如无妄之刚自外来，^② 晋之柔进上行。^③ 睽之柔进上行，^④ 蹇之往得中，^⑤ 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苏子言育刚柔相易，皆本诸乾、坤。程子亦专以乾、坤言卦变，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苟爽曰“谦是乾来之坤”，非创论也。但三阴三阳之卦，此往彼来，显然可见。其他则来者不知何来，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刚自外来，外卦之乾，未尝损一刚也，而云自外来，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专以乾、坤言卦变，然只是上下两体皆变者可通。若只一体变者，则不通。盖已深中其病矣。然较之虞氏而下，凿空为说者，某以为独优也。

右论虞氏卦变。

① 重于大壮者为大过、鼎、革、离，重于观者为颐、屯、蒙、坎。

② 遁之初三相易，皆在内卦，非外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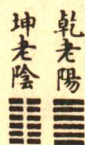
③ 观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

④ 大壮三上相易，柔为下行。

⑤ 观三上相易，不得为中。

李挺之变卦反对图

乾坤二卦为易之门万物之祖图第一。^①



乾坤相索三变六卦不反对图第二。

坤乾 乾坤
來體 來體
交而 交而



乾卦一陰下生反对变六卦图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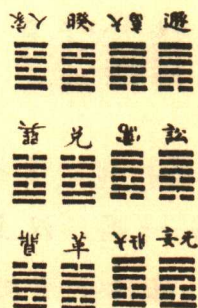


① 旧本曰《功成无为图》。

坤卦一阳下生反对变六卦图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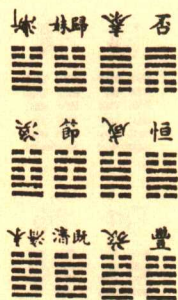
乾卦下生二阴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五。



坤卦下生二阳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六。



乾卦下三阴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七。



坤卦下生三阳各六变反对变十二卦图第八。



林氏《易禪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為康節之子伯溫傳之于河陽陳四丈，陳傳之于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橫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為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① 重卦之

① 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變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

后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①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也。

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坎、离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兑与艮名位皆可易也。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大小过皆不可易也。

又曰：卦之反对皆六阳六阴也。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则八阳四阴，八阴四阳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阴二阳者，各三对也。^②乾、坤本也，坎、离用也。乾，坤、坎、离，上篇之用也；咸，兑、艮也；恒，震、巽也；兑、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颐、大过，小过，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用乎？大抵卦变八图，阳在下者，以升为变；在上者，以降为变，故升降之对，此为升，则彼为降，此为降，则彼为升。然康节先天之学不泥书言，而犹有卦变之说何邪？曰：大易之道，本之气数之自然，观《先天图》则可知出生之统体矣。今六

① 不易者乾、坤、坎、离、颐、小过、中孚，大过。变易者二十八，余五十六卦也。

② 此以三阴三阳为主而变也。六阴六阳十二对者，否变泰、咸、恒、丰、旅、渐、归妹、涣、节、既济、未济六对、四正。初经则乾、坤、坎、离，重卦则颐、中孚、大过、小过。八阳四阴、八阴四阳各六对者。遁变大壮、需、讼、无妄、大畜、睽、家人，兑、革六对。临变观、明夷、晋、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对。十阳二阴、十阴二阳各三对者、姤变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对。复变剥、师、比、谦、豫三对。凡五十六也。而此有三十对者，否、泰司启闭之节，既济、未济当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

十四卦，两两相比，若近于反对者。观《序卦》之先后，皆有深意，要非三阴三阳、反对不反对云者。近世复有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反对不反对，皆本八卦，以求合于十有八变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变之义，《易》之一端耳。若以为易道尽于是，要非康节所以望后世者，姑录之，以为外篇之首。

顾氏《日知录》曰：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周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姤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①

黄氏《象数论》曰：虞仲翔之释比曰：师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师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亦已发其端矣。特未以此通之于别卦也。至李挺之所传变卦《反对图》，可谓独得其真，而又与《六十四卦相生图》并出，则择焉而不精也。

其后来知德颇以此说，变而以反对者为综，奇偶相反者为错，于颐过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对者而亦复错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对，非别出一义也。若又有相反一义，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为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无待于补矣。^②

按：六十四卦，两两相比，无不反对。其阴阳相背者八卦，虽无变体，亦反对也。反对实文王演卦之一义，《彖传》本此以释经。刚柔之往来，上下一览而得，不可谓孔子之说非文王之说也。李氏《反对图》首列乾、坤二卦，为《易》

① 苏轼、王炎皆同此说。


② 渭按：《大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主蓍策而言。来氏断章取义，为《错综图》，殊非经旨。其说以为一左一右曰错，一上一下曰综。错本《圆图》，自乾、坤至复、姤，凡六十四。综本《序卦》，自屯、蒙至既济、未济，凡二十八。此图于经无所用，故后不复著。

之门，则诸卦宜皆出于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阴生自姤，一阳生自复，二阴生自遁，二阳生自临，三阴生自否，三阳生自泰，何其纷纠之甚也？康节亲受此图，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复小父母”之说。夫乾、坤生六子，是为八卦，因而重之，遂为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姤、复、遁、临、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诸卦乎？然姤、复以一爻升降，其踪迹犹可寻求，遁、临、否、泰则两三爻递为升降，而否、泰、二济未免重出，益杂乱而无章矣。乾、坤虽诸卦所自出，第以《彖传》证之，则唯三阴三阳者可通，而二阴二阳者不可通，不如专主反对之为得也。

康节以文王所演为后天，则卦变似非先天之学。然其论卦之反对曰：乾、坤本也，坎、离用也，乾、坤、坎、离，上篇之用也。咸、兑、艮也；恒，震、巽也；兑、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即《参同契》以乾、坤、坎，离牝牡震、巽、艮、兑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复小父母，则又《圆图》阳生子中、阴生午中之精义也。乃知卦变亦希夷所传，均属先天之学，故朱子附列于邵子六图之后云。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

乾坤者諸
卦之祖
姤
復



乾一爻而為姤
坤一爻而為復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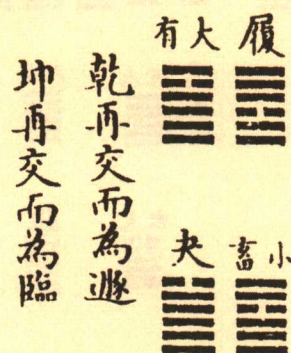
比 謙



剝 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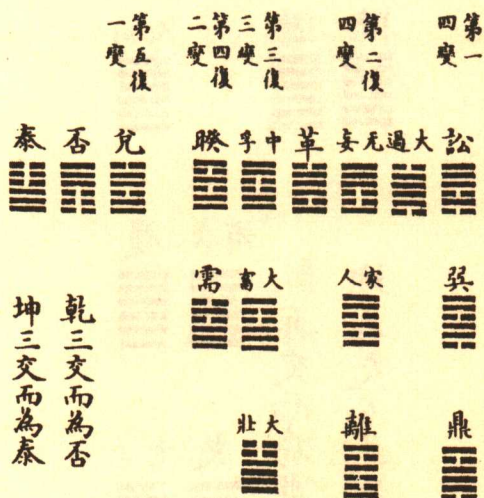
凡卦五阳一阴者，皆自姤卦而来，姤一爻五变而成五卦：



凡卦四阴二阳者，皆自临卦而来，临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凡卦四阳二阴者，皆自遁卦而来，遁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凡卦三阴三阳者，皆自泰卦而来，泰三复三变而成九卦：



凡卦三阳三阴者，皆自否卦而来，否三复三变而成九卦：

第三变 第三变 第三变
三变 三变 三变
復 復 復

益 渙 漸


噬 嗑 濟 未 旅


隨 困 咸


林氏《易禪传·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其传授见于《反对图》中。汉上朱氏曰：始虞氏卦变，乾、坤生坎、离；乾息而生复、临、泰、大壮、夬；坤消而生姤、遁、否、观、剥。自复来者一卦^①自明夷来者四卦^②。自泰来者九卦^③，自大壮来者六卦^④，自夬来者一卦^⑤，自遁来者五卦^⑥，自否来者八卦^⑦。自观来

① 豫。

② 明夷、解、升、震。

③ 蛊、贲、恒、升、井、归妹、丰、节、既济。

④ 需、大畜、大过、睽、鼎、兑。

⑤ 同人。

⑥ 讼、无妄、家人、革、巽。

⑦ 随、噬嗑、咸、益、困、渐、渙、未济。

者五卦^①，自剥来者一卦^②。而屯生于坎，蒙生于艮，比生于师，颐、小过生于晋，睽生于大壮，或生于无妄，旅生于贲，或生于噬嗑，中孚生于讼。小畜变需上，履变讼初。姤无生卦，师、比、同人、大有四卦阙，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书补其三卦^③。而颐卦虞以为生于晋，侯果以为生于观。今以此图考之，其合于图者三十有六卦；又时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

夫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升降消息，循环无穷，然不离于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于三极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复小父母也。

尝考之诸儒之论，相生者始于虞翻、蜀才。近世汉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错而成也。未有先有复、姤、临、遁、泰、否而后有诸卦者。《传》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考夫震、巽，坎、离、艮、兑，相合而后成卦。今谓震、坎、艮生于临，巽、离、兑生于遁，毋乃颠倒而不通邪？邵康节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又曰：《易》始于乾、坤，而交于复、姤。盖刚交柔而为

① 晋、蹇、颐、萃、艮。

② 谦。

③ 大有阙。

复，柔交刚而为姤，自此而变无穷矣。由前之说，则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义也；由后之说，则十二辟卦刚柔相摩之义也。

今论卦变相生之说曰：《易》于贲曰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节曰刚柔分而刚得中；无妄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传》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是故有斯义也。要之六十四卦之变，皆本于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于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对，则兼上下体；六十四卦相生，则专用下卦为变，是亦一家之学耳。谓易道尽在于是，则未也。姑取其大概著于篇。

黄氏《象数论》曰：《六十四卦相生图》不以观、壮四阴四阳之卦为主变，可以无虞氏重出之失矣。然临、遁自第二变以后，主变之卦两爻皆动，在《彖传》亦莫知适从，又不如虞氏动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实孙有《易卦变合图》，与《相生图》同至两爻交动，则稍更其次序。朱风林（升）分为内外体，有自十辟卦所变者。^①

一阳在内体，自复变，凡二卦^②，一阳在外体，自剥变，凡二卦^③，二阳在内体，自临变，凡二卦^④；二阳在外体，自观变，凡二卦^⑤；二阳在内体，一阳在外体，自泰变，凡九卦^⑥；一阴在内体，自姤变，凡二卦^⑦；一阴在外体，自夬变，凡二卦^⑧；二阴在

① 乾、坤无变，故十二辟卦去之为十卦。

② 师、谦。

③ 豫、比。

④ 升、明夷。

⑤ 晋、革。

⑥ 与《相生图》同。

⑦ 同人、履。

⑧ 小畜、大有。

内体，自遁变，凡二卦^①，二阴在外体，自大壮变，凡二卦^②；二阴在内体，一阴在外体，自否变，凡九卦^③有自六子卦所变者：

二阳分在内外，不处震之主爻者，自震变^④；不处坎之主爻者，自坎变^⑤；不处艮之主爻者，自艮变^⑥；二阴分在内外，不处巽之主爻者，自巽变^⑦，不处离之主爻者，自离变^⑧，不处兑之主爻者，自兑变^⑨，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变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变者，以两爻升降；自三阴三阳而外，主变之卦多，所生之卦少，何其头绪之纷纭也。^⑩

按：李挺之言卦变，莫善于反对，莫不善于相生。反对者，经之所有；相生者，经之所无也。《六十四卦相生图》盖从乾、坤三索之义，而推之于六画，以为卦变。纯乾纯坤，一爻而为姤、复，再爻而为遁、临，三爻而为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阴，复初之一阳，递升以迄于上，遁、临之二阴二阳，否、泰之三阴三阳，亦如之。夫姤、复以一爻主变，犹有定法，若遁、临、否、泰，则两爻俱动，或独升，或同升，主变者非一，纷然而无统纪矣。且六子纯卦，亦不过因而重之。今乃谓震、坎、艮生于临；巽、离、兑生于遁，有是理乎？甚矣！此图之为赘须臾眉也。

① 无妄、讼。

② 需、大畜。

③ 与《相生图》同。

④ 蹇、蒙。

⑤ 小过、颐。

⑥ 解、屯。

⑦ 睽、革。

⑧ 中孚、大过。

⑨ 家人、鼎。

⑩ 渭按：朱风林卦变支离破碎，全属杜撰，而且于经无所用。故后不复著。



邵子《皇极经世书》曰：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也。又曰：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也。

《乾坤吟》曰：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

俞氏曰：乾、坤，阴阳之纯；坎、离，阴阳之交。乾，纯阳，为天，故居中之上；坤，纯阴，为地，故居中之下。坎，阴中含阳，为月；离，阳中含阴，为日，故居乾、坤之中。其余六十卦，自坤中一阳之生，而至五阳，则升之极矣，遂为六阳之纯乾。自乾中一阴之生，而至五阴，则降之极矣，遂为六阴之纯坤。一升一降，上下往来，盖循环而无穷也。

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时气到尾闾，丑寅在腰间，卯辰已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则又归于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则自下而升于上，吸则自上而降于下。在天则应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则应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盖天地之中也。《参同契》云：合符行中。又云：运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规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则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学，《参同契》之的传也。伯阳所言，无非丹道。其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盖借《易》刚柔往来上下，以明人身二气之升降，与夫子《彖传》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图》于丹道绝无交涉，安在其为先天邪？窃疑穆修受学于希夷，唯有《反对图》，而“相生”则李氏以意为之，颇缘饰儒者之义理，故其图仿佛虞仲翔，多与《彖传》相合。唯石涧《直图》上乾下

坤，而坎离居中，正得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之意。又据邵子天根月窟之说，自坤中一阳生，而升至五阳，遂为六阳之纯乾；自乾中一阴生，而降至五阴，遂为六阴之纯坤；一升一降，上下往来，与伯阳之义吻合。且诸卦皆生于乾、坤，无姤、复小父母之疵，而四阴二阳与坎并列，四阳二阴与离并列，亦皆井然有序，无重出之病，胜李氏二图远甚。然石涧未尝自名为卦变也，第因邵子有《横图》、《圆图》、《方图》，而更作《先天直图》，以申其意。自余观之，此图既非“六十四卦之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变图》耳。

异哉！石涧能于百余岁后，绍闻知之统，使呼吸上下往来之象，一望瞭然。真希夷先天之学，而邵子之所不及图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图之末，以质于后之君子。

右论李氏卦变。

①。来而面，面自背，五阳十谷佳之阴二阴二阳



来而面，面自背 ①
来而面，面自背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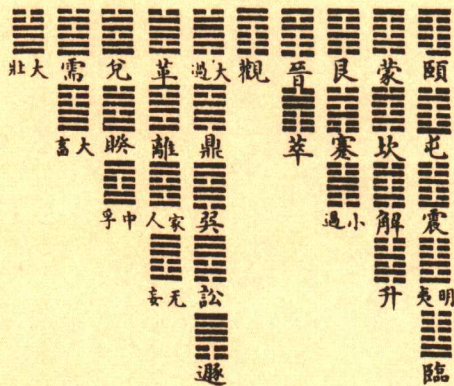
朱子卦变图

《本义·图说》曰：《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
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①



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遁而来。②



① 五阴五阳，卦同图异。

② 四阴四阳，卦同图异。

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来。



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①



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②



黄氏《象数论》曰：朱子言以《彖传》考之，说卦变者凡十九卦。盖言成卦之由。《彖传》不言成卦之由，则不言所变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变也。《系辞传》曰：爻者，言乎变者也。《易》中何卦不言变。辞有隐显，而理无不寓，即证之《彖辞》亦非止十九卦也。

① 二阴二阳，图已见前。

② 一阴一阳，图已见前。

讼：刚来而得中。以需之反对观之，彼得正，又得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否之往来，所谓反其类。随：刚来而下柔；蛊：刚上而柔下。二卦反对，蛊上之刚自外卦来，初居二、三之下；随初刚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贲：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前卦谓六二上行为五，后卦言六五自外卦而入内，初九从下卦而至。无妄：刚自外，而为主于内；大畜：刚上而尚贤。无妄之初九自大畜上爻，外卦来为内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刚下；恒：刚上柔下。咸指上六、九三，恒指九四、初六。晋：柔进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为六五。睽：柔进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为六五。蹇：往得中也；解：其来复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内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来。升：柔以时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进而上行。鼎五由萃二而上。渐：进得位。渐九五当归妹，居二为不得位。涣：刚来而不穷者，节五来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谓十九卦之《彖辞》皆以反对为义者也。

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讼九二而来，得中又得正。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损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损观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观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云不雨。反对为履。履下之兑，泽气成云，故曰“密云”。兑变而巽风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应乎天而时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时，应乎天也，今时行而居其位。谦：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豫在下卦，为卑；谦在上卦，为上行。临：至于八月。观二阳在上，临二阳在下，自临至观历八爻，故言“八月”。复：七日来复。剥一阳在上，复一阳在下，自剥至复历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于天，言晋；后入于地，言明夷。夬：所尚乃穷。对姤为言。井：改邑不改井。兑为刚卤之地，变而为巽，则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

坎不变，是不“改井”也。皆对困言之。归妹：征凶，位不当也。渐之二，五皆当位，至归妹皆不当。旅：柔得中乎外。在丰为得中乎内。巽：柔皆顺乎刚。兑：刚中而柔外。兑柔不顺乎刚，巽柔中而刚外，二卦相反。既济：刚正而位当。未济：不当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对为义者也。反对之穷，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尝不暗相反对于其间。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对即为小过初爻之飞鸟。颐之口实，由大过之兑；大过士夫老夫，由颐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诸儒之为卦变，纷然杂出，而不能归一乎？

朱子《变卦图》，一阴一阳与五阴五阳相重出，二阴二阳与四阴四阳相重出，泰与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为卦百二十有四，盖已不胜其烦矣。《易》之上下往来，皆以一爻升降为言。既有重出，则每卦必有二来。从其一，则必舍其一。以《彖传》附会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谓一来者，尚有两爻俱动，并其二来，则动者四爻矣。原诸儒卦变之意，所以明其自复、姤、临、遁、否、泰、大壮、观、夬、剥而来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变为别卦，是以脉络可寻，而定为主变，使一卦之中，头绪纷然，爻爻各操其柄，则彼卦之体已不复存，犹可认其自某所而来乎？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卦，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讼则自遁①，泰则自归妹②；否则自渐③，随则自困④，自噬嗑⑤，自未济⑥，蛊则自贲⑦，自

① 二，三相换。

② 三、四相换。

③ 三、四相换。

④ 初、二相换。

⑤ 五、上相换。

⑥ 初与二，五与上相换。

⑦ 初、二相换。

井^①，自既济^②，噬嗑则自益^③，贲则自损^④，自既济^⑤，无妄则自讼^⑥，大畜则自需^⑦，咸则自旅^⑧，恒则自丰^⑨，晋则自观^⑩，睽则自离^⑪，自中孚^⑫，自家人^⑬，蹇则自小过^⑭，解则自升，升则自解^⑮，鼎则自巽^⑯，渐则自涣^⑰，自旅^⑱，涣则自渐^⑲，凡十九卦。而主变者，二十有七，或来自一卦，或来自两卦、三卦，多寡不伦，绝无义例。就以其法推之，此十九卦中，朱子之所举者，亦有未尽。讼之自无妄^⑳，自巽^㉑，随之自既济^㉒，蛊之自未济^㉓，

① 五、上相换。

② 初与二，五与上相换。

③ 四、五相换。

④ 二、三相换。

⑤ 五、上相换。

⑥ 初、二相换。

⑦ 五，上相换。

⑧ 五、上相换。

⑨ 初、二相换。

⑩ 四、五相换。

⑪ 二、三相换。

⑫ 四、五相换。

⑬ 二与三，四与五相换。

⑭ 四、五相换。

⑮ 皆三、四相换。

⑯ 四、五相换。

⑰ 二、三相换。

⑱ 四、五相换。

⑲ 二、三相换。

⑳ 初、二相换。

㉑ 三、四相换。

㉒ 三，四相换。

㉓ 三、四相换。

噬嗑之自未济^①，自贲^②。自随^③，贲之自蛊^④，自噬嗑^⑤，无妄之自家人^⑥，大畜之自睽^⑦，咸之自困^⑧，恒之自井^⑨，晋之自艮^⑩，自萃^⑪。睽之自大畜^⑫，自兑^⑬，蹇之自坎^⑭，自萃^⑮，自艮^⑯，解之自震^⑰，自小过^⑱，自坎^⑲，升之自明夷^⑳，鼎之自离^㉑，自大过^㉒，渐之自否^㉓，涣之自益^㉔，自未济^㉕，复得二十九卦，而兼之者不与焉。

此二十九卦者，以为有用乎，则为《彖辞》之所不及；以为无用乎，不应同一卦变。在一卦中，其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取之，其不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置之。朱子云：某之说却觉得有自然气象者，安在也？且《易》所谓往来上下者，自内之外

-
- ① 初、二相换。
 - ② 三、四相换。
 - ③ 五、上相换。
 - ④ 初、二相换。
 - ⑤ 三、四相换。
 - ⑥ 三、四相换。
 - ⑦ 三、四相换。
 - ⑧ 二、三相换。
 - ⑨ 四、五相换。
 - ⑩ 三、四相换。
 - ⑪ 五、上相换。
 - ⑫ 三、四相换。
 - ⑬ 五、上相换。
 - ⑭ 二、三相换。
 - ⑮ 三、四相换。
 - ⑯ 五、上相换。
 - ⑰ 初、二相换。
 - ⑱ 二、三相换。
 - ⑲ 四、五相换。
 - ⑳ 初、二相换。
 - ㉑ 初、二相换。
 - ㉒ 五、上相换。
 - ㉓ 三、四相换。
 - ㉔ 初、二相换。
 - ㉕ 四、五相换。

谓往；自外之内谓来；上者，上卦也；下者，下卦也。今两爻互换，同在内卦，而谓之往；同在外卦，而谓之来；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卦，而曰上，即欲附会之而有所不能矣。是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宜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复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为六十四，卦变之义，数言尽之矣，据此以释《彖传》亦足矣。李挺之《相生图》已伤烦碎，况朱子之所定乎？梨洲一一指摘，无微不彰，但朱子专取十九卦者，第就《彖传》所谓刚柔往来上下内外者而求之，其它则未暇及。梨洲续举诸卦中，唯损、益二卦似不当遗，何也？《彖传》曰：损刚益柔。又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又曰：损上益下，自上下下。则刚柔上下之义备矣，正可与十九卦并举，何独遗之？其它只言刚柔，而不言往来上下，则其义即本卦可见，不必求之卦变，固不在此例。然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当仍用李氏《反对图》，犹不失希夷本指。今乃据《相生图》以更定其法；烦碎甚于李氏。而及其释经也，则又舍反对之卦而泛泛焉，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往来上下，讫无定法，亦安用此图也为也。

经于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体六画，即《卦变图》也。刚柔往来之义，开卷了然，何以别图为。或曰：诚用反对，则每卦必颠倒视之，而后可以知《彖传》之所谓，不亦劳乎？余曰：人之眼光虽至短，两卦相去尺幅间，岂不能兼瞻，而必须颠倒以视之。此言真儿童之见，疑乎其所不足疑。

右论朱子卦变。

易图明辨卷十

象数流弊

《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震川归氏《易图论》曰：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别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

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

位，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①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著卦焉而已。卦主象，著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灿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

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子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画，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

右论四圣之《易》。

《宋史·隐逸传》：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

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

^① 《本义·卦变图》，朱子为释《彖传》而作，非康节反对之旨，故属之后天。

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步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经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数月，放还山。

端拱初，忽谓弟子蒋德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华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

持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持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持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持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持斋中，人咸异之。

钱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邓州观察使钱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坚乞罢枢务，遂拜礼部貳卿，充集贤院学士。其日晚，余往谒贺，诸客退，独相留后厅同坐，因云：

某初应举，欲求解，遂往华阴谒陈先生。通刺后，蒙倒屣相迎，临出，执手约后十日却相访。至期，径往，迎入山斋地炉中。已先有一僧拥衲对坐，某揖之，寒暄之礼，亦甚简傲。少年壮气，颇不平之。良久，僧熟视某，而谓陈曰：无此骨法。二公皆微笑。虽惊异其言，而不敢询问，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

次日，某独往见陈，且问僧名，及言者何事。陈曰：此即白阁道者也，道行高洁，学通天人，至于知人，尤为有神仙之鉴。欲劝留学道，中心不决，遂请道者质疑。他云：见足下非神仙骨法，学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

能于急流中勇退耳。

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岁方一到此。某再求见，终不可得，人生万事，知不可以力取。^①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玄篇》，言导养还丹之事。则其能养生也可知矣；观贾郭二事及预决亡日，则其能知来也可知矣。养生，魏伯阳之学也；知来，管辂、郭璞之术也。至所与游者多异人，化形之后有异征，则其为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图》于造化阴阳之妙，不无所窥见，要之为道家之《易》，而非圣人之《易》，其可以乱吾经邪！

朱子《答蔡季通书》曰：阴君丹诀，见濂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②彼之行此而寿考，乃吃猪肉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邪？《魏书》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必寄去矣。校得颇精，字义音韵皆颇有据依，远胜世俗传本，只欠“教外别传”一句耳！

《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曰：魏君，后汉人，篇题盖仿纬书之目，词韵皆古，典雅难通。读者浅闻，妄辄更改，故比他书尤多舛误。今合诸本，更相讎，正其间尚多疑晦，未能尽祛。姑据所知，写成定本，其诸同异因悉存之，以备参订云。空同道士邹欣^③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曰：予顷年经行顺昌，憩簣笥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之语于壁间

① 张端义《贵耳集》云：僧即麻衣道者。

② 《云笈七签》载《阴真君传》，言阴长生者，新野人也，师事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临去著书九篇。又阴真君自序曰：惟汉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副之名山。盖即此所谓阴君丹诀也。濂溪学本希夷，留心丹道此亦其一证。

③ 双湖胡氏曰：邹欣即公姓名。向解者以为邹者，朱之转，欣者，熹之转耳。后据《考异》本原有注云：按邹本春秋邾子之国。《乐记》云：天地诉合。郑氏注：诉当作熹。则邹诉二字，即朱熹二字，他人不解也。

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庆元丁巳八月七日^①，再过其处。旧题固不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晓无消息，重叹笊筢壁上诗。晦翁。

《调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移。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翕，如百虫蛰。氤氲开辟，其妙无穷。孰其尸之，不幸之功。云卧天行，非予敢议。守一处和，千二百岁。

《答王子耕书》曰：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心养气为务，但跏趺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

按：养生知来，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独有取于养生者，盖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却之，使德业更有所进耳。观鼻端之白，叹壁上之诗，疑龙鮓之难，尝羨猪肉之易饱，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也。故金丹之诀，不惟知之，而身欲试之。撰《参同契考异》，托名空同道士邹诉。而序《启蒙》，则曰云台真逸；跋《道德经》则曰云台子，及其奉祠云台也。又《寄陆子静书》云：熹衰病，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诸孙，良以自庆。其向慕之诚如此，此太极真图所以期于必得也。坎离龙虎，未必非《易》中之一义，但不可谓《易》专为是而作耳。

右论陈希夷。

^① 时朱子年六十八。

《宋史·道学传》：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戏八卦、六十四卦图象。

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洋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戏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掀世事之已然者，皆

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邵子《无名公传》曰：朝廷授之官，虽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义，授之以六经。举世尚虚谈，未尝挂一言；举世尚奇事，未尝立异行。故其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游天地。家素业儒，口未尝不道儒言，身未尝不行儒行。故其诗曰：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炎炎论之，甘处其陋。绰绰言之，无出其右。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尧舜之谈，未尝离口。当中和天，同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百年升平，不为不偶。七十康强，不为不寿。此其无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志康节之墓曰：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况后此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其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醇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学者，岂所谓门户之众，各有所因而入者欤？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

《程氏遗书》曰：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地亦为之侮玩，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往时来”之类。

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又曰：尧夫道虽偏骏，然

卷舒作用极熟，又能谨细行。又曰：尧夫襟怀放旷，如空中楼阁，四通八达也。伯淳言：邵尧夫病革，且言试与观化一遭。子厚言：观化他人便观得，自家又如何观得化？尝观尧夫诗意，才做得识道理，却于儒术未见所得。

世人之学，博闻强识者岂少，其终无有不入禅学者，就其间特立不惑，无如子厚、尧夫。然其说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

邵尧夫临终时，只是谐谑，须臾而去。以圣人观之，则亦未是，盖犹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悬绝矣。他疾甚革，某往视之，因警之曰：“尧夫，平生所学，今日无事否？”他气微不能答。次日见之，却有声如丝发来，大答云：“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

尹子曰：邵尧夫家以墓志属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于庭，明道曰：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太中乃许。

《上蔡语录》曰：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明道云：待要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功夫。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尧夫惊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伊川谓尧夫知易数为知天，知易理为知人。尧夫云：还须知易理为知天。因说今年雷起甚处，伊川云：尧夫怎知某便知。又问：某处起？伊川云：起处起。尧夫愕然。他日伊川问明道曰：加倍之数何如？曰：都忘之矣。因叹其心无偏系如此。

《朱子语类》：问：康节学到不惑处否？曰：康节又别是一般。圣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术，然到得术之精处，亦非术之所能尽，然其初只术耳。又曰：想它看见天下之事，才上手来，便成

四截了。其先后缓急，莫不有定，动中机会，事到面前便处置得下矣。只是用时须差异，须有些机权术数也。

老子窥见天下之事，却讨便宜，置身于安闲之地，云清静自治。邵康节亦有些小似他。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曰：书坊自增耳。^①

《答汪尚书》曰：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以其信道不惑，不杂异端，班于温公、横渠之间，则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贬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于孔子，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识台意以为然否？抑康节之学，抉摘窃微，与佛老之言岂无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无所污染。此其所见必有端的处，比之温公欲护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间矣。

厚斋王氏曰：张文饶云：处心不可著，^②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是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著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

按：邵子之学，源出希夷，实老庄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动，无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则不尚虚谈，不立异行，不落禅机，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气象，故二程乐与之游。然观其平日所论，微有不满意于邵子者，曰放旷，曰偏驳，曰无礼不恭，曰空中楼阁，曰儒术未见所得，曰其说之流有弊。瑕瑜不相掩，亦未可谓推尊之至也。及其为墓志，则谓得之穆、李者，特因其材之所宜，以为入道之门户，则固以象数为一家之学矣。虽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传，然终不离乎象数。易道之大，无所不包，执一家之学，而以为伏羲之精

① 见《孟子》“杨子取为我章”下。

② 直略切，下同。

意，全在于此，岂理也哉。

朱子于先天方位得养生之要，于加一倍法见数学之精，笃信季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轻议，但不当列诸经首，以为伏羲之《易》耳。明道适僧舍，见其方食，而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此偶然语也。设有人焉，掇浮屠之戒律，冠于《礼经》之首，则荒矣。胡文定于内典，独称楞严、圆觉，亦谓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设有人焉，举二书于《中庸》《论语》合为一编，则悖矣。故吾以为邵子之《易》，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学者不可以不审也。

右论邵康节。

《宋史·隐逸传》：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折其礼归于儒。后学《易》于郭襄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襄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

靖康初，吕好问荐之，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弗合，辞不就。高宗即位，定犹在汴。右丞许翰又荐之，诏宗泽津遣诣行在。至维扬，寓邸舍，宴甚。一中贵人偶与邻，馈之食，不受；与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类此。上将用之，会金兵至，失定所在。复归蜀，爱青城大酉之胜，栖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谯岩”，敬定而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有绘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定学《易》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定后不知所终，樵夫牧童往往有见之者，世传其为仙云。

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篋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诂，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宪、勉之、滋，皆闽人；时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状》曰：先生学《易》于涪陵处士谯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当然。盖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先生于是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隐于故山。

《与汪尚书书》曰：郭子和云：谯天授亦伊川党。事后，门人熹见胡、刘二丈，说亲见谯公，自言识伊川于涪陵，约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则伊川已下世矣。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颇杂于佛老子之学者，恐未得以门人称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学文字推之，则恐其于程门亦有未纯。师者不知其所谓，卒业者果何事邪。

按：朱子此言，则谯定仅识伊川于涪陵，而入洛则不及见。史称先受《易》于洛，后复从游于其乡者妄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挟元祐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时胡、刘二公皆在太学，而定适至，闻其尝与伊川游，故慨然师事之。

所欲闻者，义理也，而定本象数之学，不能有所益。定于伊川不纯师，二公于定亦未纯师也，故朱子虽游二公之门，而不得见希夷之真图，晚使蔡季通入峡，乃购得之。易学在蜀，亦必非伊川语。盖其徒知象数，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张其学。修史者不能裁择，因而书之以为传，实不然也。昔严君平著《老子指归》，而郭曩氏始祖为其师。然则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余圣人之道犹燭火之于日月也，何足选哉！何足选哉！

右论蜀隐者。

李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书顷得之庐山一异人。^①或有疑而问者，余应之云：何疑之有，顾其议论可也。昔黄帝《素问》、孔子《易大传》世尚有疑之，尝曰：世固有能作《素问》者乎？固有能作《易大传》者乎？虽非本真，是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于《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虽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观其文辞议论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翩然于羲皇心地上驰骋，实物外真仙之书也。读来十年方悟，浸渍触类，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当与共之。

《正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无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会。易道不传，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又曰：易道弥满，九流可入。当知活法，要须自悟。又曰：世俗学解，浸渍旧闻。失其本始，易道浅狭。^②

① 或云许坚。

② 《卷首》题云：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跋》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亲征，麻衣语赵韩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气。未几，城陷。时周世宗与本朝太祖侍行钱文僖公若水，陈希夷每见，以其神观清粹，谓可学仙，有升举之分，见之未精，使麻衣决之，麻衣云：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耳。夫以神仙与帝王之相，岂易识哉！麻衣一见决之，则其识为何如也。即其识神仙，识帝王眼目，以论《易》，则其出于寻常万万也，固不容于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师愈孔文撰。

南轩张氏曰：呜呼！此真麻衣道者之书也。其说独本于羲皇之画，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动，论反，对变复之际深矣，其自得者欤？希夷隐君，实传其学。二公高视尘外，皆有长往不来之愿，抑列御寇、庄周之徒欤？虽然，概以吾圣门之法，则未也。形而下者谓之器，或者有未察欤？其说曰：六十四卦，惟乾与坤本之自然，是名真体。又曰：六子重卦，乾、坤杂气，悉是假合，无有定实。余则以为六子重卦，皆乾、坤杂气之妙用，真实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说曰：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足迹下盘旋。予则以为学《易》者须于周、孔足迹下寻求，然后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识。推此可概见矣。然其书之传，固非牵于文义，凿于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语也。

朱子《书麻衣心易后》曰：此书词意凡近，不类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谓雷自天下而发，山自天上而坠，皆无理之妄谈；所谓一阳生于子月，而应在卯月，乃术家之小数；所谓由破体炼之，乃成全体，则炉火之末，技；所谓人间万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语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举。要必近年术数末流，道听涂说，掇拾老佛医卜诸说之陋者，以成其书。而其所以托名于此人，则近

世言象数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学，出于希夷。于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谓麻衣而托之。以为若是，则凡出于邵氏之流者，莫敢议己，而不自知其说之陋，不足以自附于陈、邵之间也。

《再跋麻衣易说后》曰：予既为此说，后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阴主簿戴师愈者来谒，老且蹇，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语未久，即及《麻衣易说》，问其师传所自，则曰：得之隐者。问隐者谁氏，则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复问之邦人，则皆曰：书独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来者。子后至其家，见几间有所著杂书一编，取而读之，则其词语气象，宛然《麻衣易》也。予以是始疑前时所料三五十年以来人者，即是此老。既归，即取观之，则最后跋语，固其所为，而一书四人之文，体制规模，乃出一手，然后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时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复可穷诘，独得其易图数卷，阅之，又皆鄙陋琐碎，穿穴无稽，如小儿嬉戏之为者。欲以其事驰报敬夫，则敬夫亦已下世，因以书语吕伯恭曰：吾病废有年，乃复为吏，然不为他郡，而独来此，岂天固疾此书之妄，而欲使我亲究其实邪？时当涂守李寿翁侍郎雅好此书，伯恭因以余言告之，李亟以书来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为此言，亦吾所愿见也。幸为津致，使其一来，予适以所见闻报之，而李已得谢西归，遂不复出，不知竟以余言为何如也。

陈氏《书录解题》曰：旧传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宁间，庐山隐者李潜得之，凡四十二章，盖依托也。朱侍讲云：南康主簿戴师愈撰，乃不唧唧底禅、不唧唧底修养法、不唧唧底时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寿翁侍郎喜论《易》，炎尝问曰：侍郎在当涂板行麻衣新说如何？李曰：程沙随见属。炎曰：恐托麻衣耳。以扑钱背面喻八卦阴阳纯驳，此鄙说也。以泉云雨为阳水，以泽为阴水。与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两语佳。炎曰：岂非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不当于周、孔脚迹下盘旋邪？然此二语亦非也，

无周孔之辞，则羲皇心地，学者何从探之？李无语。

按：是书托名麻衣，序、跋与书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珥之说无论。独李寿翁所赏二语，贻误学者不浅。然其言实出希夷，《观物外篇》曰：先天学，心法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亦即所谓羲皇心地上驰骋，不于周、孔足迹下盘旋也。麻衣，小说家以为即白阁僧相钱若水者，其人盖孙君仿、獐皮处士之流。纵令是书真出麻衣，吾亦深恶而痛绝之，况戴师愈乎！

右论麻衣道者。

潜溪宋氏《溟津生赞·序》曰：溟津生者，盱江廖应淮海学也，抱负奇气，好研摩运世推移，及方技诸家学。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误国状。大全怒，中以法，配汉阳军。生荷校行歌出都门，道旁观者啧啧壮之。

抵汉江滨，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应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虚一尘耳，人生其问，为尘几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间，矧吾子邪？然自邵尧夫以先天学授王豫天悦，天悦死，无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吴曦叛，盗发其冢，得《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余贿盗得之。今余五十年，数当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脱其籍，尽教以冢中书。其算由声音起，生神鉴颖利，可大指画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为不及。

学既成，去隐宣歙间，遇余安裕弋阳，将教之。安裕劝生业《中庸》，生瞠目厉声曰：俗儒几辱吾康节于地下矣。复去之杭，客贺外史家。昼市大衍数，夜沾酒痛

饮。饮即吐，吐即饮，不醉如泥不休。醉中尝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语闻贾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发白时，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复召至，屏人与语，生曰：明公宜自爱，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恶其言，掩耳走，生亦径出。过曾渊子家，索酒轰饮，酒酣作婴儿啼曰：大厦将焚，燕犹呢喃未已邪！复赋歌以见意。

都人士闻之，竞指以为怪民，不与接，独太学生熊晞圣犹时造其庐。生私执熊手，谓曰：吾端居层楼，闻空中戎马百万来，人鬼作哭泣声。壬申，襄樊陷；甲戌，宫车晏驾；乙亥，长江飞渡，似道亦殛死临漳；丙子，三宫播迁，诸王大臣皆南北乱走。嘘吸事耳，子不去，欲何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风奔溃，生大恟曰：杀气又入闽广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无一不验。后四年，病死处州学中，年五十二，无子，一义女从之。

生宗尧夫先天之学，颇自谓知《易》，每见诸易师传疏，不问浅深，辄讪驳以为乐。及论后天，则尊羲画为经，《象》、《爻》、《系辞》为传，黜《文言》、《象》、《象》二传为九师之言，且谓《说卦》非圣笔不能作，上下《系》乃门人所述，《序卦》直汉儒记耳。盖生聪明绝人，未闻道而骤语数，故其论经多失中，然性使酒难近，人好讪人阴私，人面颈发赤，不顾，罕有从其学者，唯国子簿吴浚、进士彭复乐师之。浚不卒业，复屡受唾斥，不怨。生将遁时，召复至，口发例，手布筹，虽平昔所

靳，若终身不示人者，一举授复，复后又授鄱阳傅立云。

或曰：生濒死语女曰：吾死后一月，朝中命山姓鸟名使者来徵吾及傅立。立当过吾门，汝可出藏书示之，立当以此致大官。后皆如其言。所谓山姓鸟名，崔鹏飞也。生所著书有《玄玄集》、《历髓》、《星野指南》、《象滋统会》、《声谱》、《画前妙旨》数十万言，今犹间传于世。^①

余自幼即见长老谈溟滓生事，近见李淦性学及戚光子实所造文，又知生为详。以生之精艺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传》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伤易道之微，激而赞之。惜乎！予文芜陋，不能永生也，然余情亦至矣。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义配祸福，得正而毙则吉，诡遇获禽则凶，此千古格言也。严君平精于卜筮。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犹不失开物成务之意。管辂善言《易》，亦尝以谦、壮讽何晏，请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未尝近舍周、孔，远宗羲画也。

自先天之学兴。而易道之蓁芜甚矣。廖应淮自谓得康节真传，而其所谈者唯祸福，无一字及于道义。罔知忌讳，屡触危机，其不为京房、郭璞，特幸而免耳。验之最大者，莫如宋亡，而究竟分毫无补，亦安用前知为也。余安裕劝读《中庸》，盖以索隐行怪，圣人之所不为，而无道不默，亦非明哲保身之事。故微辞以规之，而应淮不自觉寤，诋为俗儒。其于《易》也，讪侮程、张，卑视周、孔，二篇独尊羲画，《十翼》专取《说卦》，鄙倍之论，全无忌惮，岂仅失中而已邪！

^① 赞不录。

世俗溺于所闻，争言象数，黄口小儿，人人欲为邵子，而二篇、《十翼》，束之高阁，邪说横行，圣真灭息矣。虽曰末流之极弊，抑先天心法之传，有以导之使然也。其后刘秉忠、李俊民等专治“皇极经世数”，而顾以《易》鸣。唯资中黄泽楚望，谓当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谓粹然一出于正。然非屏弃九图，则黄雾不披，青天白日终不可得而见也。

右论溟滓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主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然则言者，兔之蹄也；象者，鱼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①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②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③

① 所存者在意。

② 所存在象。

③ 尽和同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拔茅之画可弃。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① 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② 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③ 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陵阳李氏（心传）《丙子学易编》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寢失羲文之意，而牵合破碎，或反资以为乱。故夫子作《十翼》。专以义理明之。其后谶纬之学兴，而飞伏、互体之文，壬遁、九宫之说，纷纷然并出，皆托《易》以行世。至王辅嗣，乃独辞而辟之，其视两汉诸儒可谓贤矣。惜其溺于时好，乃取庄老之妄，以乱周、孔之实，故《易》之道终不明于世。

按：王氏筌、蹄之喻，虽出于《庄子》，而其义不同。其所谓忘言、忘象者，亦谓学《易》者观象玩辞，期于自得，久之当有所融释脱落耳。非若为先天之学者，欲尽弃周、孔之言，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也。即其卦爻之解，间有涉于虚无者，亦皆庄老之微旨，与坎离龙虎之说，精舛相去远矣。故伊川教人且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以其所主在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宋人奉陈、邵为伏羲，而顾斥辅嗣为庄老，吾不知其何说矣。

① 大壮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彖》亦云牝马。

② 遁无坤，六三亦称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称马。

③ 失鱼、兔则空守筌、蹄，遗健、顺则空说龙、马。

程子《易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遗书》：张栻中以书问《易》之义本起于数。程子答曰：谓义起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者也，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朱子曰：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合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惟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后之君子，诚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复而深玩之，如

己有疑，将决于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于事，而反之于身，以求其所以处此之实，则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将无所求而不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亦无处而不当矣。

鄱阳马氏（端临）曰：按伊川之《易》，精于义理，而略于卜筮、象数。此固先儒之说，然愚尝以为《易》之象数、卜筮，岂出于义理之外。盖有此理，则有此象，有此数，而卜筮之说，其所谓趋吉避凶惠迪从逆云者，又未尝不一出于义理。平时本诸践履，则观象玩辞，此义理也；一旦谋及卜筮，则观变玩占，亦此义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

项氏《周易玩辞·自序》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读《易》之法，尽于此矣。《易》之道四，其实则二，象与辞是也。变则象之进退也，占则辞之吉凶也。不识其象，何以知其变，不通其辞，何以决其占。然而圣人因象以措辞，后学因辞而测象，则今之读《易》，所当反覆纳绎，精思而深味者，莫辞若也，于是作《周易玩辞》。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独《易传》为全书，安世受而读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于《易传》者述为此书，而其文无与《易传》合者，合则无用述此书矣。世之友朋以《易传》之理观吾书，本末条贯，无一不本于《易传》者；以《易传》之文观吾书，则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之怒。知我者，此书也，罪我者，此书也。

鄱阳马氏《周易玩辞·序》曰：《易》有圣人之道四，变与象居其二焉。自义理之学大明，而变象之说几晦。先儒欲救其弊，则曰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爻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愚

尝以为变之说不一，有随时之变，如《彖》、《象》、《小象》、《文言》、《系辞》，各自一义是也，也有逐爻之变，如九、六、七、八，阴阳、老少是也；有逐卦之变，如刚柔往来、互体飞伏是也。象之说亦不一，有卦画之象，阴阳奇耦、三连六断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是也；有《说卦》之象，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之类是也。至简要者，随时之变也；至支离者，逐卦之变也；至精微者，卦画之象也；至琐碎者，《说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简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离琐碎者，则曰象曰变，固无非精义至理之所寄也，岂有二哉！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庵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象者，二体六爻之画是也，而王辅嗣以乾牛坤马之类当之。朱子谓如初九“潜龙勿用”一辞中，四者俱备：初九，变也；潜龙，象也；勿用，占也。愚则谓潜龙、牝马等语，若诗之比兴，总谓之辞，非夫子之所谓象。平庵云：凡卦辞皆曰彖，凡卦画皆曰象，未画则其象隐，已画则其象著，故指画为象，非谓物象也。《大象》总论六画之义，《小象》各论一画之义，故皆谓之“象”。其曰天曰龙者，自因有象之后，推引物类以明之耳。本称易象，非此之谓也。斯言可以正诸儒之失。未筮谓之辞，筮得其辞谓之占，亦非但勿用二字为占也。

京山郝氏（敬）谈经曰：义画始呈，玄旨苞络，如夜半子阳初动，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睹矣。然使其无憾，文王必不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玄

绪，但其辞旨深约，如平旦昧爽，曲房晏起，尚未知曙。迨夫子《十翼》赞扬，幽隐毕达，揭日月而行康庄，大明中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越，而《易》独存，后生捧完璧，诚斯文大幸。奈何更生异端，稂莠其真苗，磔裂其同体，妄谓羲圣有不传之秘，使纬裊蜂起，诋夫子《十翼》为一家言。离经叛道，莫此为甚。

近时博士家承邵、朱之说，谓三圣不同《易》，病分经合传之非古，归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丧，而总小功之察也。夫谓经传不可合者，以书同而道异，言同而人异，如《春秋》诸《传》于经，则诚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视三圣为古，自视为传，由今视四圣则皆古也，皆经也，孔子何遂不如左、公、穀传《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翼》合《易》，以伸四圣不同《易》之说，谬也。

邵尧夫造为先天方圆等图，好事诧为新奇，修练羽流，缘饰龙虎、铅汞、姹女、婴儿，为《参同》、《悟真》等书。乍见奇僻，叩之不过存神驭气，以求长生。而珍秘自喜，援《易》为口实。圣人作《易》，《易》简开物，患人不知。而小说诬世，唯恐人知，心术已冰炭矣。《礼》云：假鬼神时日卜筮疑众者杀，学者反尊崇其说。甚矣！人之好怪也。

《学易枝言》曰：羲圣世无文字，三才义理，无凭发挥，爰始画卦设象，不得已也。设有文字，便敷演成辞，岂好为隐乎。扬雄识字既多，而索隐钩藏，别构方、州、部、家为《玄》拟《易》，则心劳而日拙矣。

《易》爻、辞、象、义，诚有不可尽解者。前人不传，后人何述？要之精微中之易简，愚不肖可知。易简中之精微，聪明才辩者未悉，如管公明、郭景纯。卜筮焉，可谓之非《易》，然亦四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才之要，人所当知者。王辅嗣、程正叔诸君子所言，不可胜用矣。

圣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学《易》者，亦学为立人之道而已。又曰：朱元晦谓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谓孔子赞《易》，只为立人之道。学者日用切要而言，诚有之，但圣人说理发挥，人道即函。盖三才万象，无不吻合，与羲文、周公无二。

按：庄生曰：《易》以道阴阳。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盖古者三《易》之法，掌于太卜，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非但彖爻之辞自为一书，即如《春秋》内外传所载诸繇辞，亦不得与焉。其所见者，唯二体六画，刚柔杂居之象，以为道阴阳宜也。至于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则固以阴阳推之于人事，而所言无非仁义中正之归矣。孔子作《十翼》，则又发《彖》，《爻》之蕴，竭尽而无余焉。圣人之所以穷理而尽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过，皆在此书，奚止道阴阳哉！微三圣之辞，则伏羲作《易》之旨，郁而不明，万古如长夜矣。而顾谓三圣不如伏羲，何欤？

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其为性命之理则一也。《洪范》由天道以推之人道，《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盖天人之理，未有不归于一致者也。三圣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无不备焉。伏羲时，未有文

字，不得已而画奇耦以垂教。阴阳可以画见，而仁义不可以画见，故说者但以为道阴阳，而不知伏羲之旨，专在立人之道也。苟其有文字，则亦必言及仁义矣。伏羲而无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与三圣同辞乎？老庄之徒，掊击仁义，故厌薄周、孔之辞，以为不足道。儒者不能辞而辟之，反为之推波助澜，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圣阐幽之辞，岂不悖哉！仲與解经，多所创获，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独论易数，则最为精确。其曰：圣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语大有裨于来学，故特表而出之，且为人畅其指趣焉。

东涯陈氏（言）《易疑自序》曰：《易》非圣人卜筮之书也，卜筮以圣人之书尔。伏羲画卦，原神于太乙，起数于阴阳，类象于万物，通幽于神明，和顺于道德、性命，无乎弗括。文王于卦为之辞，以明其象类；周公于爻为之辞，以尽其变化。孔子于卦爻为之《彖》、《象》、《文言》、《系辞》、《说》、《序》、《杂卦》以阐羲文、周公之义理，使学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渊乎广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辞，象、变、占是也。孔子见卦爻之有辞、象、变，占，言焉而广大，动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网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偏举之矣，而未尝专于卜筮也。

夫《易》何止五经之原，天地神化之奥，而于卜筮之技精之，则末矣。秦汉诸儒考象辞则泥术数，论义理则沦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义理而托象数者也。盖体其卦爻之蕴，察乎辞、象、变、占之理，通乎言、动、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协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专于卜

筮明矣。是故学者索卜筮于卦爻之外，参《程传》于本义之中，斯孔子之《易》备矣。作《易疑》。

朱氏（绶）《易经精蕴·自序》曰：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其蕴维何？凡《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皆是。宋儒以《周礼》言大卜掌三《易》，故专作卜筮之书，历诋大圣理义之言，不少假借。愚于此大惧，深求其病，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数。理即蕴之发，象即精之寓，数因一以积，画卦示象之吉凶。系辞论理之吉凶，数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观象玩辞，圣人体《易》，君子学《易》以成，盛德大业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蓍求卦，不过筮更筮咸，尤细事耳。

《易》无不该，天地有此数，不立筮法，以成变化，则天地间缺此一艺，非谓易道、易象举在此筮，专作卜筮之书也。夫子欲加年学《易》，期无大过，岂在占筮乎？况占筮专于动，而不主于静，一于用，而不求于体，求诸神，而不求诸己，失无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无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将何以自强不息？将何以厚德载物？学者无用辨悔吝之介，无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训戒之言，皆作虚文矣。洪惟圣朝用《易》为首经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岂不误甚？无由挽之回车就道，徒抱愤耳。自知得罪于先儒，取讥当世，独赖圣人为之依归，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宝）序《精蕴》曰：《易》为性命道德之原，而开物成务，仲尼赞之详矣。惟其道无不备，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义》一出，学者翕然从之。夫方术谈于庸医，听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虽或尽变轩岐之书，人将谓其有据也。朱子名冠诸儒，道行今古，诚吾儒之和、扁矣，专主卜筮之说，畴不谓其有据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习尚成风，安固而不摇矣。呜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惧，而精蕴之书不容于不作也。书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义理之言为主。按卦推辞，随爻悉义，一览之间，而四圣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于斯道也大矣。虽然《本义》无心于晦道，《精蕴》岂有心于矫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阳有知，必将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岂然哉！

都氏（穆）序《精蕴》曰：客有问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请以水喻：昆仑上源，发而为江、汉、河、淮，以迨沟、涧、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滨涧者曰：水以涧而出也，举一废百，知水不亦浅乎？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以大成之圣，欲学《易》以免过，《易》之道可知矣，岂卜筮所可尽哉！顾氏《日知录》：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诗云：爱始爱谋，爱契我龟。《洪范》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孔子之赞《易》

也，亦曰：人谋鬼谋。^①夫庶人至贱也，而犹在蓍龟之前。故尽人之明而不能决，然后谋之鬼焉。故古人之于人事，信而有功，于鬼也，严而不渎。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圣人之徒欤？

《卜居》屈原自作，设为问答，以见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往之太卜之家，决之蓍龟，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则与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兴祖《补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从，下句皆原所去，时之人去其所当从，从其所当去。其所谓吉乃原所谓凶也，可谓得屈子之心者矣。

《礼记·少仪》：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子孝臣忠，义也；违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

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南蒯将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

^① 祖伊告纣，言格人元龟，亦先人后龟。

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南蒯果败。是以严君平之卜筮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而高允亦有筮者，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之论，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鉴》^①：或问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损，曰何谓也？吉而济，凶而救，之谓德；吉而悖，凶而怠，之谓损。

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告其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是，则无可为也，无可行也。不当问，问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也。是以少仪之训曰：毋测未至。

郭璞尝过颜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著龟。

《文中子》：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寢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金史·方伎传·序》曰：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以休咎导人，而为不善。

《易》为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并称，秦人之见也，然其说亦有所自来。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来相传之《系辞》，如左氏之所载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书，则藏于周、鲁之太史氏。故陈历公时，周史始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而有观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韩宣子来

① 后汉荀悦撰。

聘，观书于太史氏，始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易象》之书，他国不皆有。孔子《十翼》，则作于晚年，而传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于世。^① 秦僻在西垂，何由得见？李斯未必知。即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为卜筮之书，无足怪者，而儒者遂谓《易》专为卜筮而作。

夫伏羲既画八卦，而即制着为筮法，孔子赞《易》，亦以著龟为神物，而深明其用。谓《易》为卜筮之书，无甚碍，但谓伏羲作《易》专为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却说出许多义理，非伏羲之本义，是则大可疑耳！夫义理必藉文字以传，伏羲时书契未兴，故立象以尽意。卦画有形，而义理无形，有形者可见，而无形者不可见，然其意实在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三圣递相祖述，发挥仁义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于天下。安得谓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乎？

伏羲之《易》，有画无辞，农夫、红女、百工、商贾皆得而用之者也。^② 若夫夏商以来之《繇辞》，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于孔子之《十翼》，则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学深思者能知之耳。

盖《易》至孔子，而其道始为处忧患无大过之具，与《诗》、《书》、《礼》、《乐》同其切要，人伦日用所不可斯须去者，而非徒卜筮之书矣。幸而秦火不及，学者得见完书，上之可以穷理而尽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过。顾徒以农夫、红女、百工、商贾不能用，而欲崇不言之教，视《系辞》如糟粕，毋乃过为高论，堕老庄之环中而不觉也乎？

① 杜预曰：汲县有发旧冢者，得《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② 如后世楚巫打瓦，越人鸡卜，虽无辞，亦自有占法。

且夫卜筮之事，非君子所常有也。善当为，恶不可为，乃心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贵，非人之所能为，亦焉用筮。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气数推移，有非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谓大疑，于是乎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而复谋及卜筮焉。故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然必其居也，有观象玩辞之学，而后其动也，有观变玩占之明。^① 计一岁之中，居之时多，动之时少。及其动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于卜筮，亦未尝数数也，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林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肓，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日知录》曰：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到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

^① 动谓将有为，将有行。《洪范》曰。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静即此所谓居，作即此所谓动也。

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

黄氏《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菑川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易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

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

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

《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颂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盖仍如京、焦之时矣。

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是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庄书，祖尚虚无，以六经为圣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风，迄江左而未艾。故范宁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周、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地上寻求，是

其罪更浮于王、何矣。儒者不之辟，而反助其狂澜，以为三圣人之《易》，非即伏羲之《易》，何邪？亭林、梨洲之论，大有造于易学，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习非而不悟者。

右论学《易》正宗。